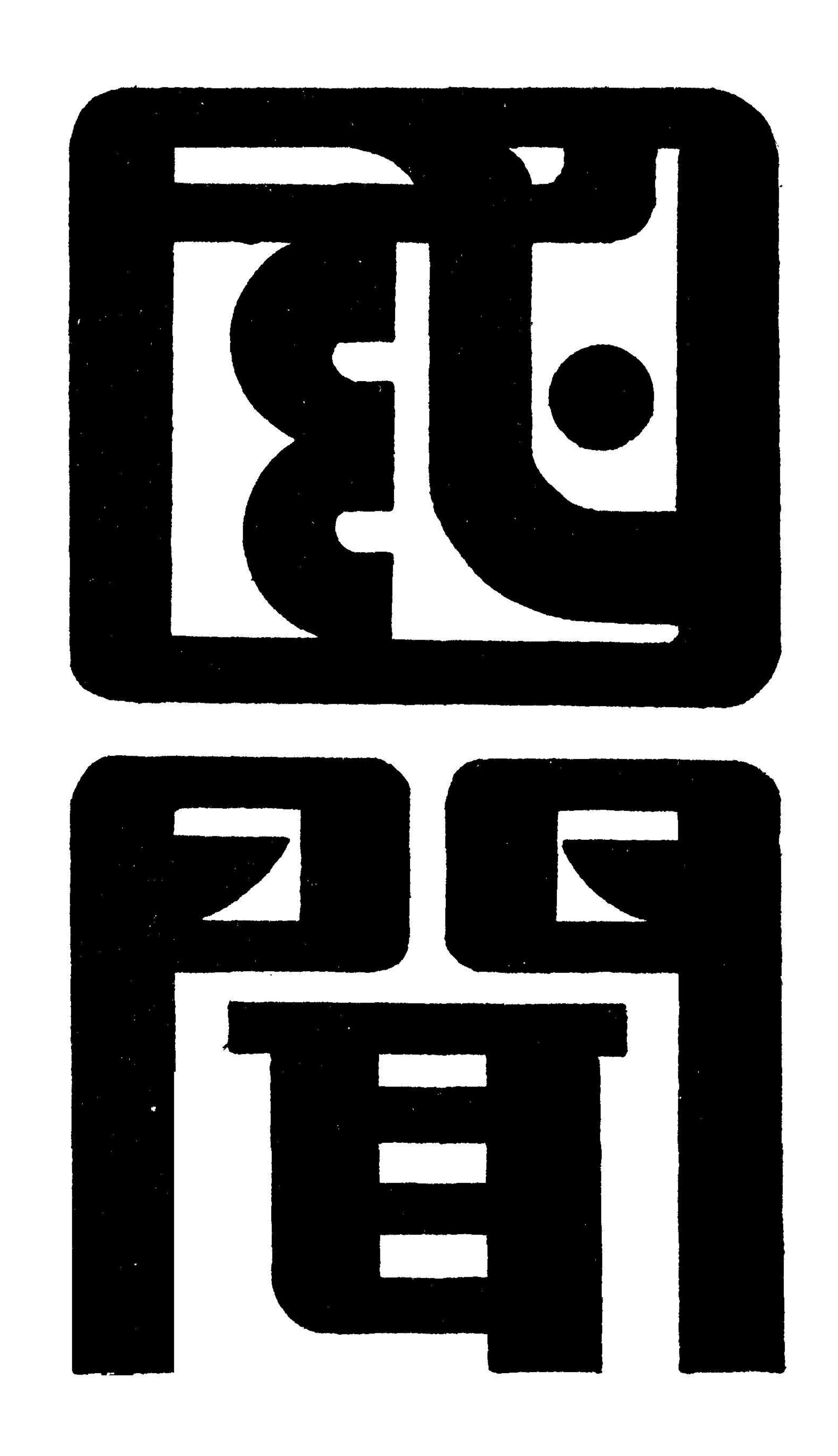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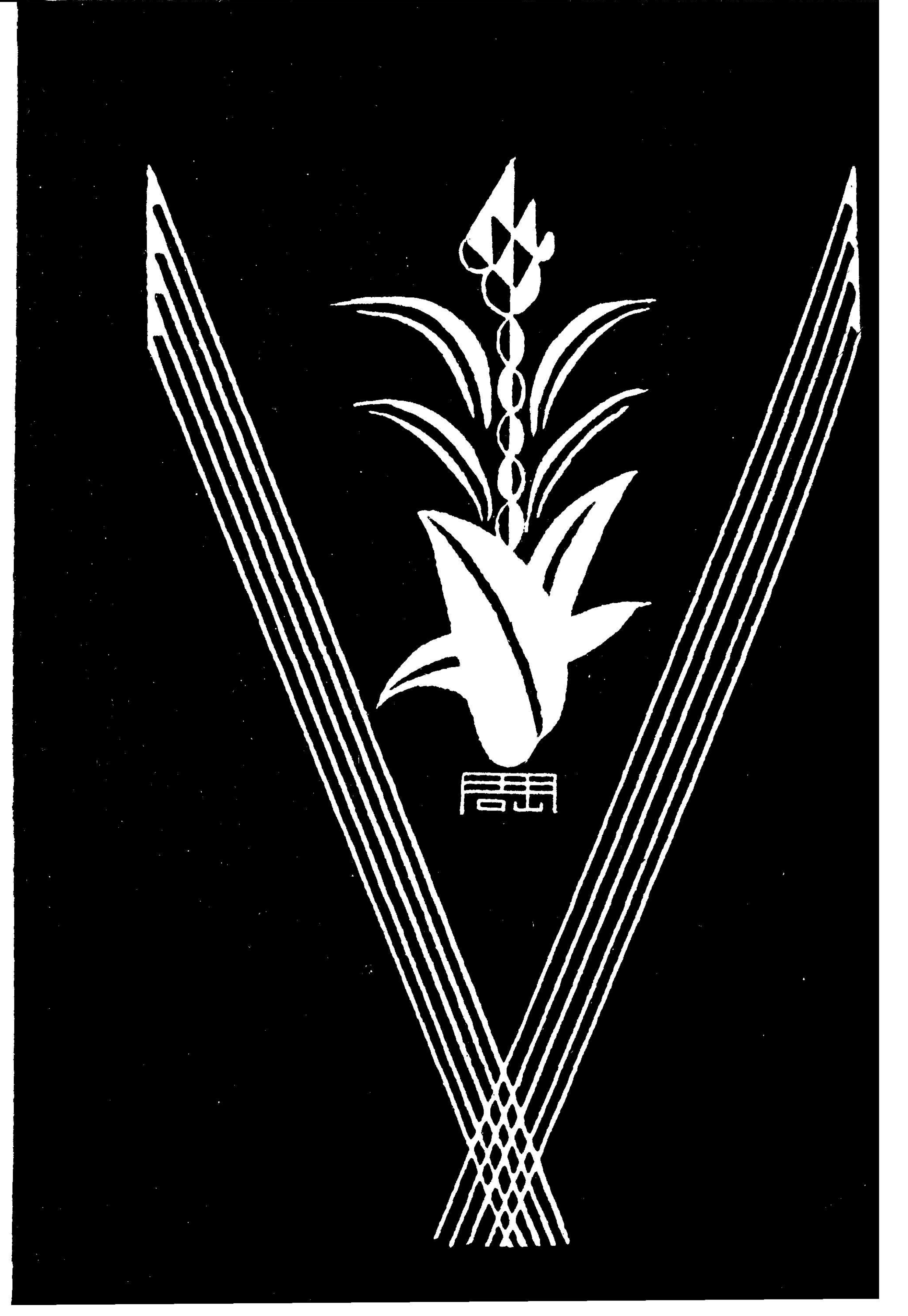




第十四卷 第十七期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三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重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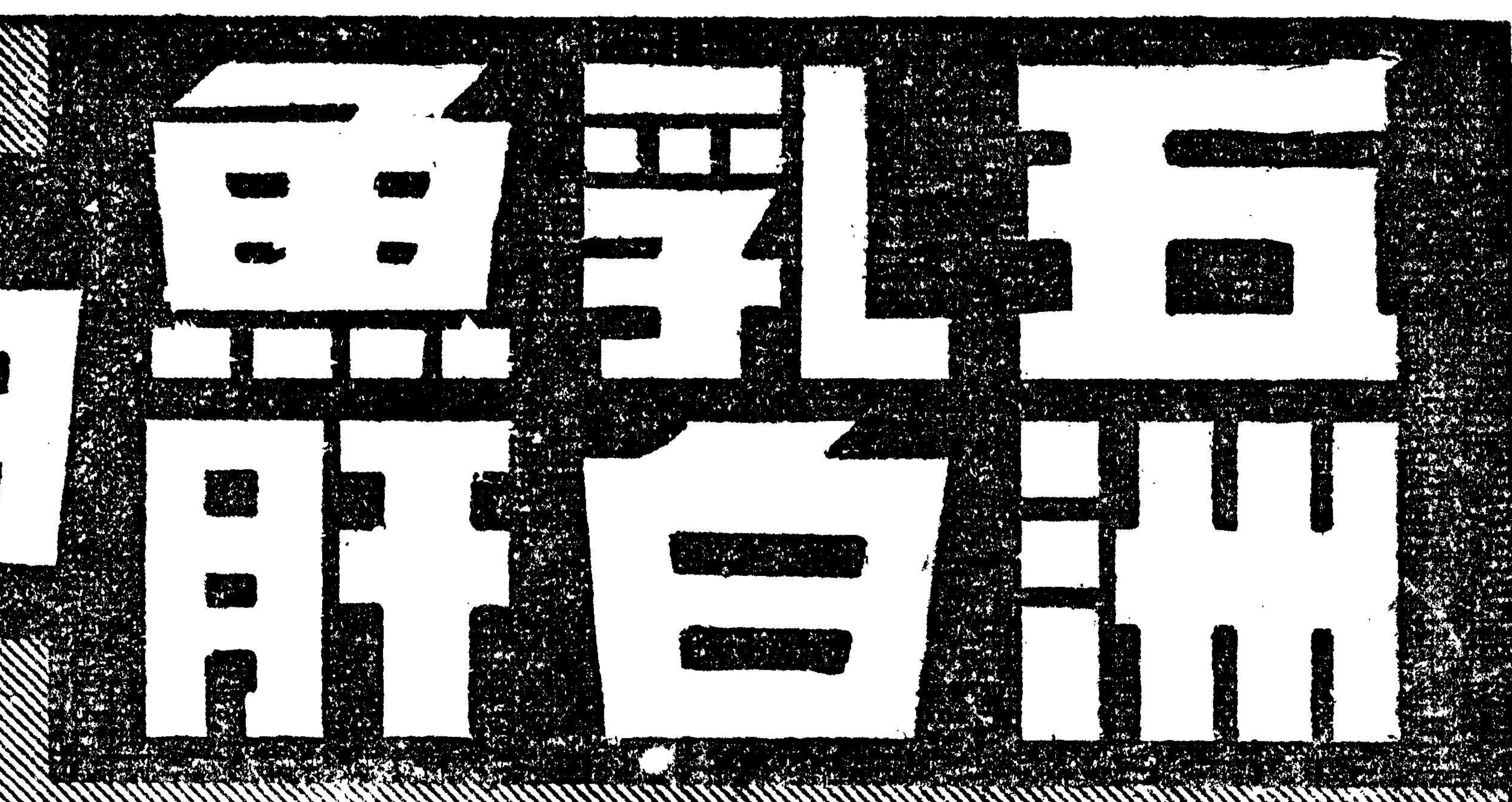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車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21次 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平唐特快 膳車各等	4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貨	3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慢車 各等	下行車 ↓	站名	上行車 ↑	22次 快車 膳車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快車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車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24次 唐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特快 膳臥各等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車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慢車 各等
6·00	6·30	6·45	8·00	10·00	13·00	16·00	18·00	20·15	21·00				開	北平前門	到	9·50	11·30	13·55	16·46	17·30	18·30	21·12	23·00	23·20	2·40			
	6·48	7·27			13·16			21·28					開	永定門	開	9·35			16·13	17·13	18·15				2·13			
6·23	7·03	8·40	8·26	10·26	13·32		18·25	23·00	21·26				開	豐台	開	9·22		13·31	15·35	17·00	18·00	20·44	22·35	22·58	1·35			
	7·26	9·46			13·50			24·00	21·45				開	黃村	開	9·03			13·51	16·33	17·41				0·08			
	8·16	12·40	9·20	11·25	14·39			1·35	22·33				開	廊房	開	8·16			10·49	15·41	17·06	19·42	21·36		22·28			
	8·35	13·34			14·55			2·28	22·50				開	落垡	開	8·01			9·36	15·21	16·43	19·32			20·48			
	9·03	14·58	9·59	12·05	15·23			3·37	23·12				開	楊村	開	7·39			8·10	14·53	16·21	19·07			19·53			
8·02	9·39	16·46	10·24	12·32	15·57	17·53	20·16	4·53	23·38				開	天津總站	開	7·12	9·38	11·40	6·15	14·20	15·53	18·41	20·39	21·15	18·10			
8·10	9·48	17·03	10·32	12·40	16·05	18·00	20·25	5·10	23·47				到	天津東站	開	7·00	9·30	11·30	5·40	14·05	15·45	18·30	20·30	21·05	17·10	停		
8·20	10·00	停	11·05	12·55	16·20	停	20·50		24·00	7·10			開		到	6·45		11·00		13·55	15·30	18·18	20·00	20·55		12·12		
9·14	11·03		開	13·58	17·28		開		1·04	10·00			開	塘沽	開	5·45		自		12·52	14·36	17·20	自	20·04		10·35		
10·07	12·29		往	15·06	18·33		往		2·09	12·52			開	蘆台	開	4·41		上		11·42	13·41	16·12	浦	19·09		7·55		
	12·59		浦	15·50	19·26		上		2·57	15·17			開	胥各莊	開	3·45		海		10·48	12·57	15·15	口			6·05		
10·59	13·12		口	16·03	19·40		海		3·10	15·40			到	唐山	開	3·30		開		10·30	12·43	15·00	開	18·15		5·00	停	停
11·02	13·17			16·08	停				3·15	停	5·30	7·30	開		到	3·25		來		10·25	12·38		來	18·1			22·35	17·15
11·13	13·31			16·19							6·10	7·45	開	開平	開					10·12	12·27			18·02			22·13	17·02
11·37	14·04			16·44					4·02		7·20	8·14	開	古冶	開	2·49				9·45	12·07			17·45			21·18	16·36
12·09	14·56			17·18					4·53		9·45	9·07	開	灤縣	開	1·52				8·45	11·20			17·04			18·22	15·43
12·50	15·58			18·07					5·58		12·58	10·10	開	昌黎	開	0·51				7·40	10·30			16·23			14·54	14·41
	16·21			18·26					6·23		13·51	10·34	開	留守營	開	0·21				7·12	10·05						13·39	14·13
13·23	16·41			18·44					6·46		14·38	10·54	開	北戴河	開	0·02				6·54	9·50			15·53			12·57	13·56
13·42	17·08			19·07					7·16		15·45	11·23	開	秦皇島	開	23·29				6·25	9·23			15·30			11·30	13·27
14·00	17·30			19·25					7·40		16·25	11·45	到	山海關	開	23·00				6·00	9·00			15·10			10·25	13·00
14·35									8·20				開		到						8·15			14·30				
21·40									15·35				到	瀋陽(南站)	開						23·10			7·20				

北戴河海濱支綫

85次	87次	91次	93次	95次	下行 ↓	站名	上行 ↑	86次	88次	9[illegible]次	94次	96次
7·00	9·50	13·30	16·00	18·50	開	北戴河	到	6·35	9·30	13·10	15·35	18·35
7·20	10·10	13·50	16·20	19·10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9·10	12·50	15·15	1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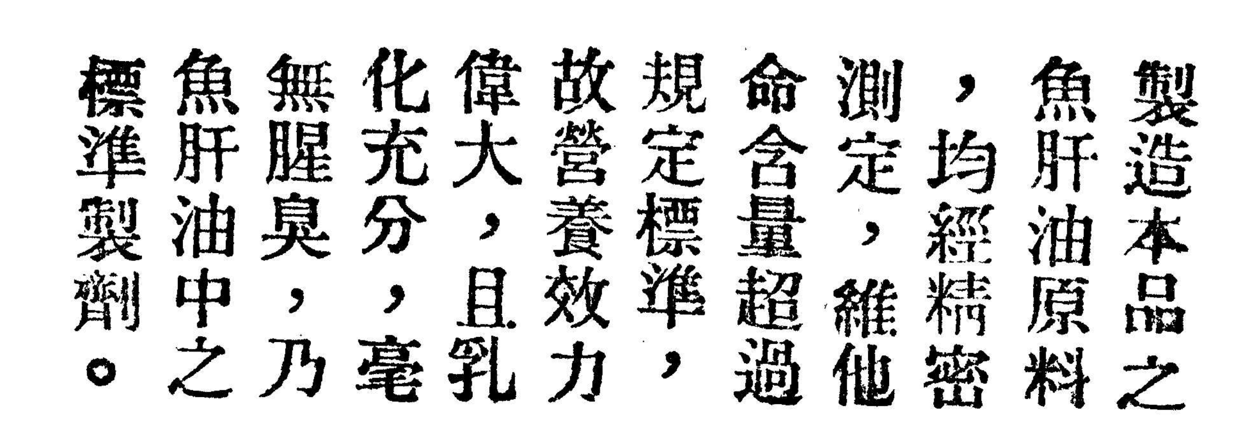
通縣支綫

501次 輕油車	503次 輕油車	81次 客貨車	505次 輕油車	507次 輕油車	53次 客車	509次 輕油車	55次 客車	511次 輕油車	513次 輕油車	83次 客貨車	下行 ↓	站名	上行 ↑	502次 輕油車	504次 輕油車	82次 客貨車	506次 輕油車	508次 輕油車	54次 客車	510次 輕油車	56次 客車	512次 輕油車	514次 輕油車	84次 客貨車
7·30	8·30	9·30	10·45	11·15	12·50	14·00	15·30	16·30	7·50	18·40	開	北平前門	到	9·15	10·25	12·10	12·40	13·40	14·48	15·29	17·20	18·37	20·05	21·25
7·35	8·35	9·38	10·50	11·20	12·56	14·05	15·36	16·35	17·55	18·48	到	東便門	開	9·10	10·20	12·02	12·35	12·35	14·40	15·24	17·14	18·32	20·00	21·17
7·36	8·36	9·40	19·51	11·21	12·57	14·06	15·39	16·36	7·56	18·50	開		到	9·09	10·18	12·00	12·34	13·33	14·40	15·23	17·1	18·30	19·58	21·15
7·52	8·52	9·59	11·07	11·37	13·14	14·22	15·56	16·53	18·12	19·09	到	雙橋	開	8·53	10·02	11·41	12·18	13·17	14·23	15·07	16·55	18·13	19·42	20·56
7·53	8·53	10·02	11·08	11·40	13·17	14·23	15·57	16·55	8·3	19·11	開		到	8·51	10·01	11·30	12·6	13·16	14·20	15·06	16·54	18·11	19·41	20·54
8·03	9·03	10·16	11·18	11·50	13·30	14·33	16·09	17·05	18·23	19·25	到	通縣南	開	8·41	9·51	11·25	12·06	13·06	14·07	14·56	16·42	18·01	19·31	20·40
8·05	9·05	10·23	11·20	11·52	13·32	14·35	16·10	17·07	18·25	19·33	開		到	8·40	9·50	11·17	12·05	13·05	14·06	14·55	16·41	18·00	19·30	20·32
8·10	9·10	10·30	11·25	11·57	13·38	14·40	16·16	17·12	18·30	19·40	到	通縣東	開	8·35	9·45	11·10	12·00	13·00	14·00	14·50	16·35	17·55	19·25	20·25



五洲乳白魚肝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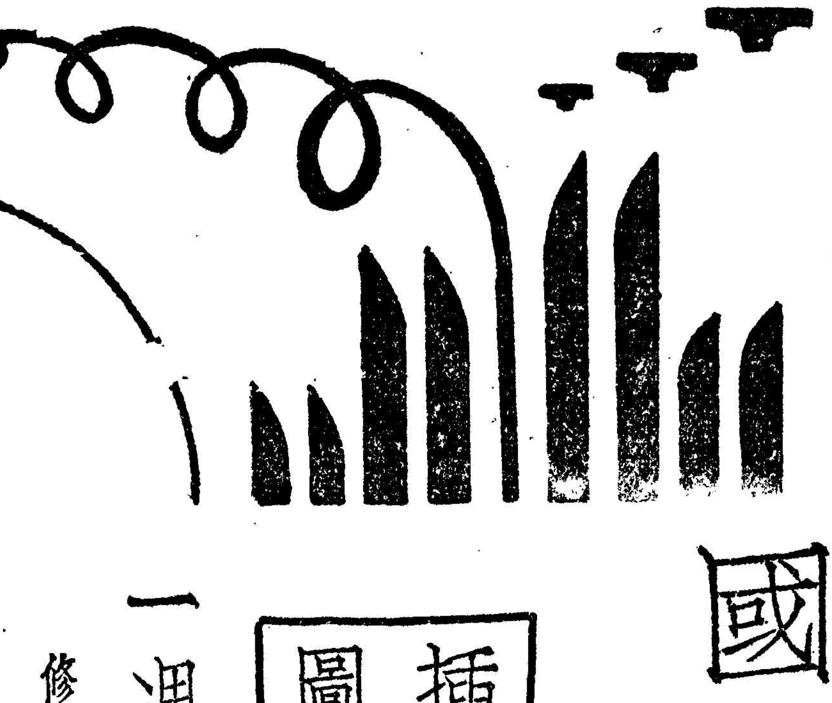
製造本品之魚肝油原料，均經精密測定，維他命含量超過規定標準，故營養效力偉大，且乳化充分，毫無腥臭，乃魚肝油中之標準製劑。



地球牌麥精魚肝油

魚肝油之滋補功效，已爲舉世所公認，但其味腥臭，非一般人所能服用，地球麥精魚肝油調製精美，香甜適口，人人可服。

五洲藥房發行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十七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五月三日出版

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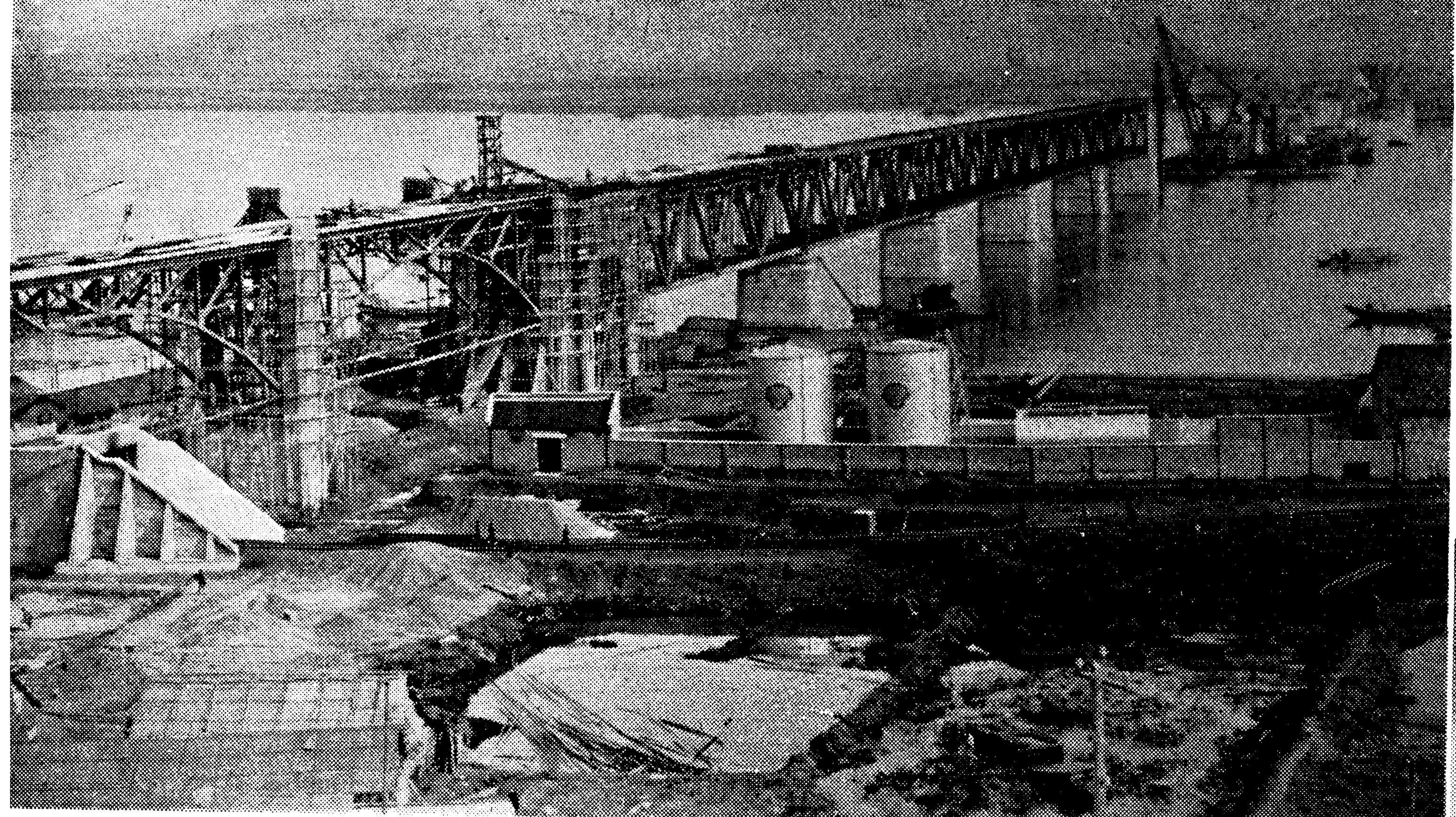
外論介紹

國際新語

論評選輯

文藝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一般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SHANGHAI
50 CIGARETTES



錢塘江大橋最近工程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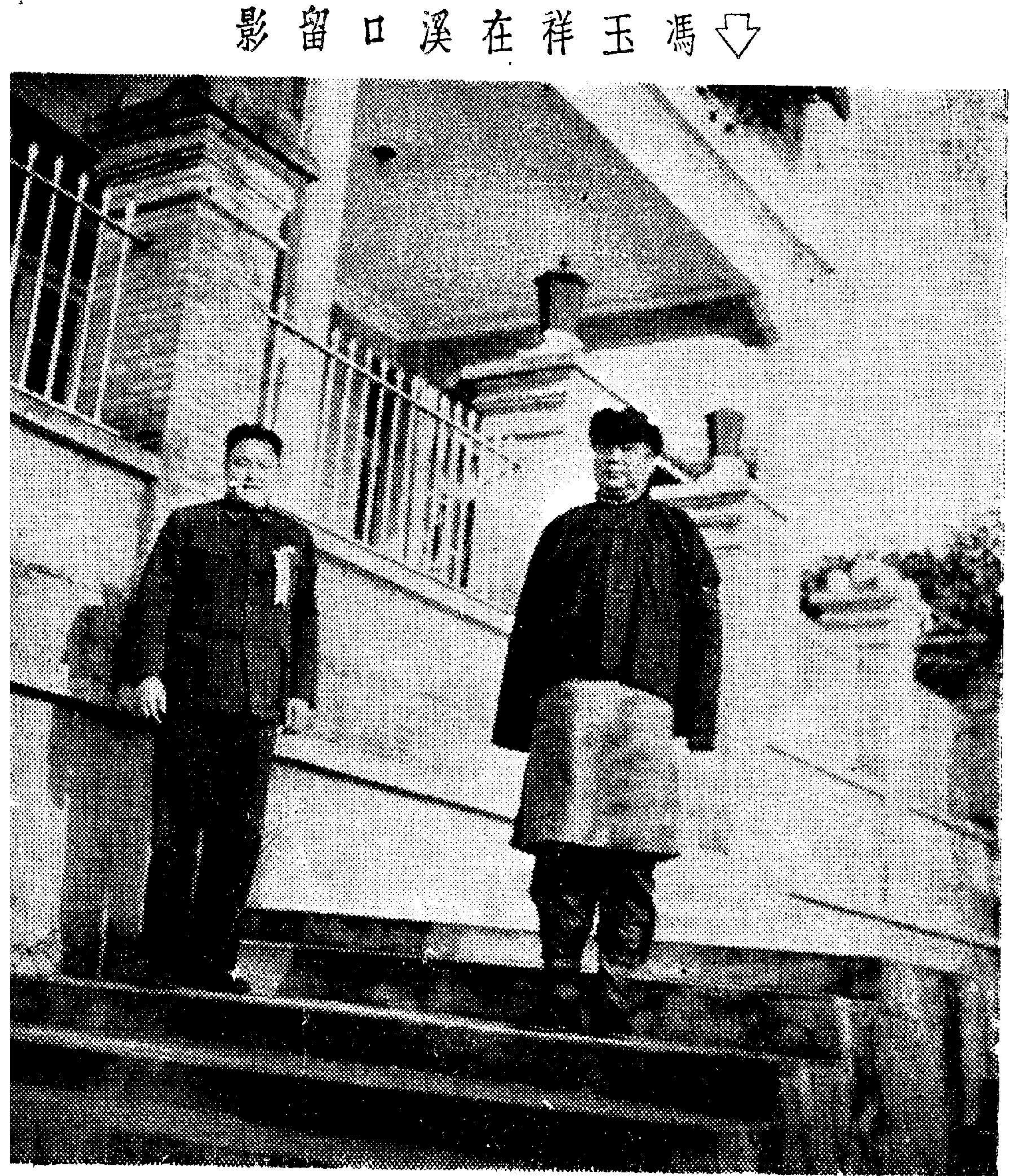
孔祥熙特使一行抵新加坡僑胞歡迎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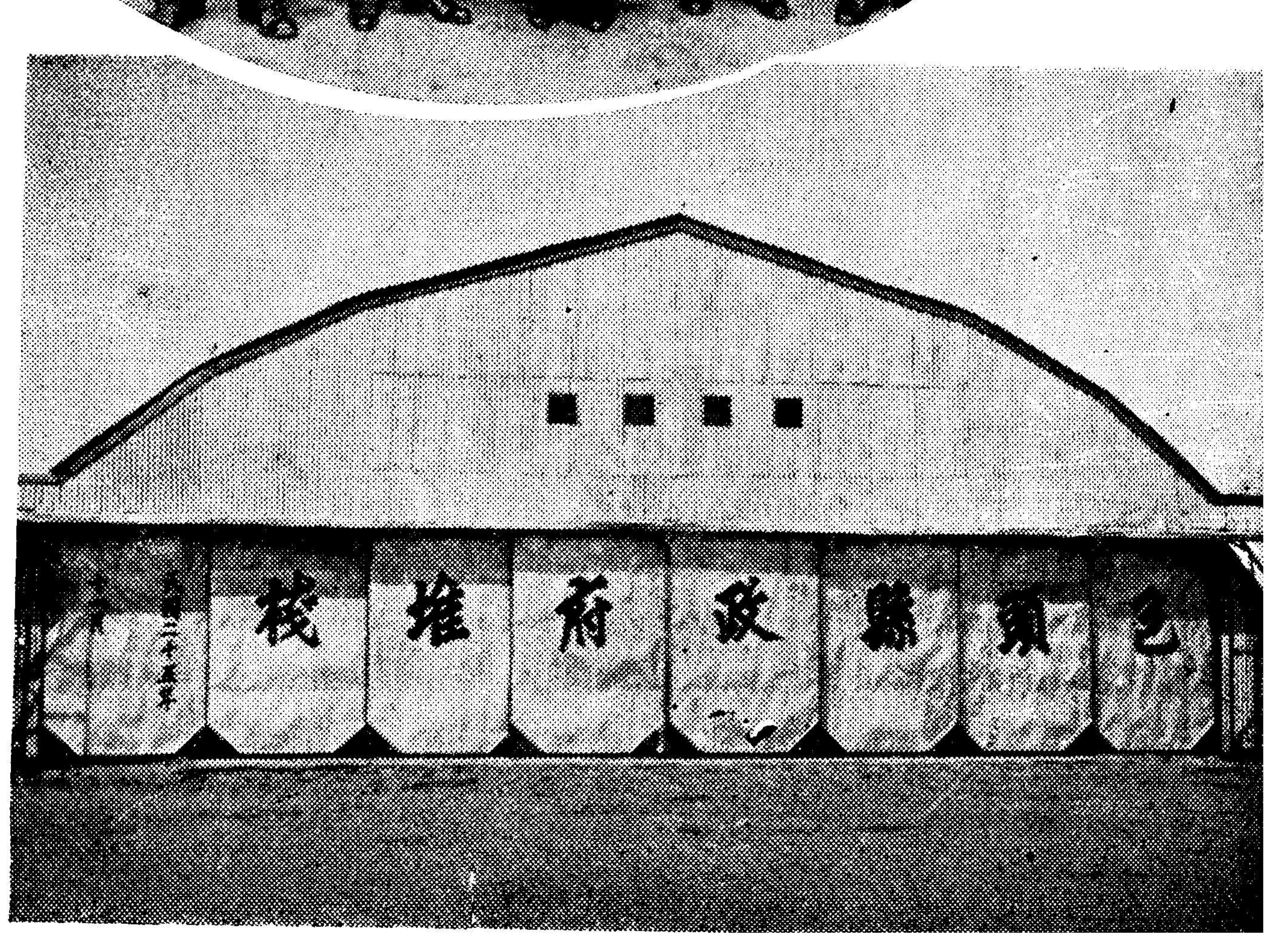


林主席在桂林遊覽山水

馮玉祥在溪口留影

粵省主席吳鐵城（中）就職後與全體省委合影





日人在包頭所建之飛機庫現已改為堆棧

紅軍重要的領袖

本報第九期曾轉載美國「生活」畫報所刊紅軍重要首領相片，茲又覓得數幅，刊布於次。

⇧由右至左，一，美國女記者史沫特列，二，丁玲，三，成仿吾。

⇨女作家丁玲近影，攝於陝北膚施。



⇧紅軍總司令朱德近影，朱爲四川儀隴人，現每五十。

⇩紅軍大學校長林彪，湖北黃岡人，現年二十八歲。





⇦紅軍教育部長徐特立，湖南長沙人，現年六十歲。

一週簡評

修正國大法案

本週政治上最値注目之問題，爲國民大會法案之修正。立法院審查已完竣，日內即將正式發表。此次修正要點：(一)職權限於制憲，(二)廢止初選圈定，(三)另加政府指派之代表二百四十八。

國民大會問題，有幾點事實。(一)過去屢經展期，今冬無可再延，換言之，非開不宜。(二)去年初選辦竣的地方甚多，未辦者甚少，初選之致力，以理以勢，都不能否認。(三)然同時去年初選之實際的人選不甚佳，所網羅的人才不彀。此次法案修正之背景如此。

憲法問題，實際關係重大，應當愼重。憲政是打開政治新局面的最後一劑藥，倘若有名無實，或不符人望，反不如緩些開始。所以此次縮限本屆大會，專門制憲，憲法實行另外決定，毋寧是可以同情的。現在的問題，是憲草的內容，是否應當根據現時政治上的新情勢，再用集思廣益的方法，重新加以硏究與檢討？

去年初選，冀察平津與廣西未辦。廣西政情現時改變了，已不成問題，冀察平津的選舉，甚關重要，今番想必能從速補辦。今年大局與去年不同，這個重要的選政，斷不許有一省一市不辦，更不能想像可以容忍外力的阻撓。

陝變善後的最後階段

西安事變的善後，最近已達最後階段。

第一，關於東北軍，已有重要的新任命。曰于學忠綏靖江蘇，曰王樹常豫皖副主任，曰何柱國西安行營副主任。此外又新設豫皖蘇軍事整理委員會，其目的爲對東北軍各師加以整頓補充，使其一切完全國軍化。第二，關於陝軍，最近楊虎城決計離職出洋。第三，關於陝北共黨部隊，所有改編爲國軍及取消蘇維埃，皆將逐漸實現。

軍事問題，大致已告終結，東北軍更得到新的前途。現在的困難，是陝甘民政財政上一些實際問題。甘肅省府改爲賀耀組代理，現在蘭州政治的推進與整理，更是刻不容緩。張學良個人的出路問題，在軍事善後辦了以後，大概也要有相當的下文。

最近的外交

近來外交上無特殊發展，大體情形，還是如前數星期一樣。

孔特使的赴英，日本報多所揣測，本來此次英皇加冕禮，其本身就是國際外交舞台很重要的一幕，各國代表赴英者，都帶着外交性質。我們盼望孔特使一行，至少能藉此有明瞭國際問題的收穫，至於實際上中國外交有若干活動，却不可作過大之想像。

關於對日外交，近來毋寧在停頓着，這是當然。因爲(一)日本已明瞭中國全國一致的意旨，最小限度，需要消除冀察方面之不良事實，而日本現狀，並不能應此要求。舉例言之，關東軍對於取消冀東改善察北，可推料其距題甚遠。(二)中國態度就是所謂不惹事，亦不怕事。不惹事所以不挑動問題，然不怕事，所以日方亦不能不較持愼重。(三)至於經濟問題，凡平常的合法的商業問題，不成交涉，若是成爲交涉之特殊問題，則中國需要先消除政治性質的障礙。

日使川越氏回國去了，而日本正在總選舉。此次選舉，在五月二三日可以明瞭結果，大勢上政友民政兩黨必勝，內閣怕要變動，預料一月之內，日本要忙於政潮，因此對華外交，不容有活潑的表現。

中日問題，論大形勢，一點未變，而就小段落說，則現在是停頓時期。察北匪僞，近日正擴張而集中，但再度侵綏，目前還不能想像，因爲若無大的計畫，不容其再作嘗試的企圖。（知非）

保証比國中立

在愼重的協商下，英法保障比國中立的宣言，已於二十四日發表。比國因此解除了（一）羅迦諾公約下的保障義務以及（二）英法比三國參謀部協定的互助辦法。此舉從大體上觀察，可發生下列的影響：第一，將促令西歐公約的談判，早日進行，藉使德國廢止羅約一舉，得着一個善後。現時有一種很明瞭的傾向，就是英法不願意德比締結任何雙方的協定，使英法在政治和策略上遭受不利，因此他們不得不急謀新西歐公約之實現。

第二，預料英法關係，此後將日趨密切。這理由是十分明顯的，因爲比國中立後，英法共同的利害，愈形迫切。在未來西歐公約的談判中，形勢的棘手，可以預料，所以英法將不得不格外努力合作。

第三，西歐局面，暫時可保持小康。據以上的推斷，我們姑且把西歐新公約的成立，置諸不論，即以英法能眞正密切合作一點言，亦可收穩定歐局之效。我們觀察最近歐洲危機的發生，野心國家時常利用英法政策的歧異，而達到他們的慾望的目的。今後英法如能步驟一致，那末野心國家在勢不能不有所顧慮，所以縱令西歐新公約一時不能成立，小康的局面，至少亦可以維持。況且比國宣布中立的裏因之一，是爲了感到法德國勢强弱的軒輊。弱小國家依附强大，是自然不易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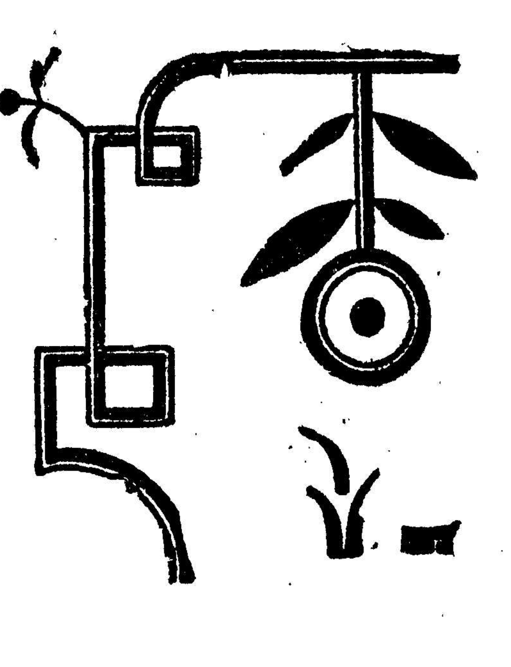
總之，此次英法當局能以圓轉愼重的手腕，解決了一個極窘迫的情勢，這確是值得慶幸的一件事。

羅馬外交談話

當英外長艾頓在比京進行會商的同時，本週羅馬方面也有很活躍的外交談判，奧揆舒斯尼格與墨索里尼密談後，繼以義相與高林的會見。談話的內容，關係方面，雖未明白揭露，但是「德義軸心」之有待鞏固，却是很顯明的事實。德奧關係自二月間德外長紐拉特訪奧後，反形逆轉，奧國更因復辟問題，遭遇德義共同的壓迫，所以奧國與捷克的關係，一時頗見接近。此舉可視作奧國對德義軸心疏遠，而趨向英法的見端。所以德義關於對奧的關係，不得不亟謀調整。此次義奧首揆會晤後，奧已放棄與捷克締約的企圖，這點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另一方面，最近德義外交的態度，也顯有逕庭。義大利正在力謀樹立地中海的霸權，一方公然作西亂的後盾，一方自命爲回族國家的保護者。其政策的成敗，姑不置論，然確已挑動英國的反感，兩國關係，極形緊張。至於德國近來的外交姿態，如表示願參加國際和平談判，撤退西境志願軍等等，頗能博得國際的稱道。「德義軸心」如果欲維持其存在，那末如對奧對西等問題的態度，自有調協的必要。所以義相與高林的接談，其重要性顯然可見。

從比義兩京本週的兩組外交談話中，我們對於歐洲外交的動態，不難看出輪廓。（素）



心理建設與物質建設

閔仁

什麼是物質建設？用我們的老話來講，便是實行利用厚生之道。這個道，大約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我們的老祖宗便已認爲是從政者應當遵循的途徑了。（註一）不幸自漢初以還，我們的思想文化走了錯路，秉國鈞者崇信黃老，講治道貴清靜；爲學者也把那宗爲個人和社會生存的要道棄而不講，將所有的心思才力，不用於向自然進攻，而掉過頭來只在文字上推敲，或只在故紙堆中打絲絞。上焉者以爲宇宙間的一切大道理，盡在於經傳（註二）；次焉者專做校勘訓詁的工夫；下焉者則詩詞歌賦，起講破題。這麼一來，你說科學怎能發達？制天而用怎麼可能？理想中的「厚生」怎麼可以實現？結果無怪我們時常貧病交加，無怪我們天災流行，（註三）無怪我們飢饉荐臻，禍亂並作，（註四）也無怪我們被別人目爲所度的生活是非人的生活，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可憐最悲慘的生活。（註五）

居今而想正本清源，一則往昔勞心者的錯誤應當糾正，再則袞袞肉食者的玩忽因循也不可不痛自改悔。近年於天災之中，益以國難紛乘，這本是在明治維新以後，遠見者便可預料的事。所謂履霜堅冰，順序如是；曲突徙薪，高明者應早自爲謀。無奈曩者國恥重重，總不能使睡獅的眼簾多睜幾時，更未能使牠於上世紀即一躍起來，振鬣向前大踏步走去。時機一再錯過，疏懶之上重以麻痺，於是湊成現代的大禍臨頭，金甌傷缺。昔人道：「空穴來風，桐乳致巢」。地大物博的中華，自己久久不能利用厚生，其引起他人的垂涎，其成爲他人的俎肉，洵屬理有固然，勢有必至。

好在如今朝野都已認識物質建設的重要了。雖然猛進的效率尚不及蘇俄，但近年建設已成爲風氣，成績亦已有可觀。（註六）循此以往，準於加速的原理，十年或二十年後，老大衰弱的中華，不難面目一新而與人並肩揚眉以雪一世紀以來不計其數的恥辱。故物質建設是誠民族自救的起點，當今的國是，也是睡獅站起來開步走的第一着。

但僅有物質建設不夠。除此以外，至少必需有心理建設無之同時並進，方可以蒙其益而不至罹其害。從哲理上看，世間事有利便可有弊：有小利者可有小害，有大利者亦可有大害。舉例來證：一百幾十萬人的故都，從前用井水，現在

已大部份改用自來水，誰也知道，用自來水比井水衛生，方便，省力……。這是好處。但萬一公司人員不謹愼，忽視責任，甚至故意胡爲，致水裏偶涵病菌，則結果受害的人數，必然可驚。反過來，若一口小井裏被人下毒，則遭殃者只寥寥數人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自來水如是，電燈亦然。電燈公司的職員若搗鬼，其結果可以使全城人同時吃昏暗的苦頭，甚至可以如入阿鼻地獄，不辨西東。若點靑油燈，則不亮只限於一間斗室而已，或某一人家而已。即此兩例，已可悟公共事業越發達，則一般的公德必須越高纔成。否則人們對於物質建設，將未得其利便已先受其害了。

惟其如此，故有人曾反對建設道：以這般公德而作建設事業，不啻爲壞人多造些侵呑公欵，或魚肉鄉民的機會！誠然此種看法未免過於悲觀，但也不是全無理由。不幸國勢阽危，不能久待；因噎廢食，也非良謀。故物建仍應積極進行，惟流弊則必需設法防免。欲免此弊，則除改良制度力行法治外，必需注意心理的建設。

什麼是心理的建設？依我們在另文內的界說，是消極糾正以往種種錯謬的思想和習慣，並積極提倡今後亟應培成的行爲與風俗。茲謹就所見，試行分析心建對於物建的效用，約有三端：

甲，消除物建的內憂；

乙，增加物建的效率；

丙，保持物建的成績。

以下依次略加詮釋。

×　×　×　×　×

（甲）消除物建的內憂　西方有人曾說：最大最可怕的敵人是自己。同理，物質建設外在的困難雖多，尙比較容易克服：例如資金問題，人才問題，此前雖然缺乏，但尙非致命傷，因爲我們都有法可以解決。（註五）惟有病患在牠的腹心，尤其是深入膏肓，則和扁亦不能不束手無策。這種病是什麼？便是執行物建的人員只知有個人，不識有社會；只知有家族，不識有民族。結果遇有欵可呑便呑，有假賬可報便報。（註八）羊頭狗肉，美其名曰建設，實則藉此刮地皮。例如四川從前的市政府，馬路局，誰也曉得是肥缺，誰也知道是酬庸或位置私人的處所。比如籌了二十萬，據說有良心者方以半數來用。其餘的呢？儼如石沈大海。究竟那些袁頭的歸宿如何，恐非是全知的上帝，不能深悉。記者於西渡以前，曾返川旅行，路過瀘縣。那時三牌坊白塔街一帶的街心不能行人，行則將難於自拔。於是大家只有在兩階上擠來擠去。不幸天降小雨，階上亦泥濘不堪，人民自然怨聲載道。更不幸這個翻修，並不是歷時若干方有一次，乃是相續而來，因爲一次修來要不得，再修；再修也要不得，三修。如是修修不已，捐乃可一徵再徵；結果市民雖皺額蹙眉，但市政督辦（按係一丘八自兼）及其親信，固已腦滿腸肥，不愁濫賭

狂嫖的生涯之不能久續矣。

嗣後北上成都，途中也看了等於法蘭西之所謂省道，並坐了一段汽車。這事看似平常，然在當時的西蜀却不容易。因爲爾日有許多地方，老百姓的孔方雖是年年輸納了，而馬路呢？猶如川漢鐵道一樣，需要咱們有耐心，尤需要壽延長，也許纔能看見。假如你不幸短命死矣，那是你的福氣薄，怎怪得！僥倖這東大路——由重慶至成都的大路——的沿線還好，所謂馬路也者，居然也出世了。但是，敷衍了事的結果，在雨天是泥田一長條，在晴天與犁久未植之土相伯仲。汽車開行，以不「掉點」爲條件。如果不揣冒昧，則大有「晉戎馬還濘而止」之憂。那時雖「公號慶鄭」，也沒辦法。湊巧西陲春冬不少細雨，秋夏又時降滂沱，因之車子休息的機會多，倒也不至於如西方之不講「車道」。就是恭逢開行之期了，我們這一行乘客也爭先恐後地擁擠上去了，（註九）若干前後俯仰的回合，甚至騰空拋擲的震盪，可以使你得着在印度洋風濤中相似的感覺。汽車易名爲搖籃，一點不假。有些先生們或太太們小姐們太不客氣，在亂糟糟的人叢中，箱籠側，突然愁眉愁眼，「哇」的一聲！這未免眞缺涵養，得請馬路局長來敎訓他或她們一頓。諸如此類名爲建設而實則掩耳盜鈴偷雞摸狗的勾當，在曩者是常情，是屢見不鮮；而今也許改善了，進步了，不復再爲建設的阻障了。試問如果那般的心理不改，則良好的物建怎麼可能？故要消滅物建本身的阻力，除嚴刑峻法以外，還必需在心建上做工夫。否則防不勝防，派去監察的人可和機關裏狼狽爲奸，連同舞弊，於是又不得不派人去監察監察者。但這種監察監察者也未必可靠，故往往防弊的方法愈多，而閃躲的技巧也愈妙，其結果不鬧到亡國不止。陳受頤先生對於心建與物建的關係有這麼幾句：

現在立國，假如人民的思想太懶惰，判斷力太薄弱，公共精神太缺乏，則不知榮辱，衣食有時反無從而足，不教反無從而富，一切大規模的有計畫的物質建設和經濟設施反無從而談。（獨立評論一〇一號頁三六）

在如今大家都喜歡認識片面眞理的時代，這幾句教我們看到另一重要方面的話頭，似很值得特別注意。其次講第二點：

（乙）**增加物建的效率**　國人做事，以大體來說，總比高鼻子慢。尤其是在官場中，格外慢。（註一〇）許多公事若易爲私事，也許還可快點。但既名爲公事，則其慢似已爲命運所註定，眞可以使你等得心慌。（註一一）有人說：在公事房裏一人一天所做的事，不够美國人做兩個鐘頭。這並非過甚其詞，這是實在的情景。因爲美國人講究的是快和多，不像我們所崇尙的是從容不迫。在美的留學生，說到了新大陸，不但若干的舊習要更變，方能適應新環境，就是走路的方式也得改良，纔可以不至於走不過女學生，弄得自愧無地。

講快不僅美國如此，西洋大抵皆然。有位明生先生說：

現在有許多人注意到東西文化的不同，指出兩種文化的特色。因

為文化的不同，所以生活的情形，便也顯出很大的差別。……據我們看來，在西洋文化裏生活的一個最顯明的特色，一般人還沒有充分注意到的便是速度逐漸的加增。

「關於西洋生活速度加增的例，不可勝數，處處都可看得到。最顯而易見者是交通。拿運輸來說，火車，輪船，汽車，飛艇，已經將人或物的移轉，加快了幾十乃至千倍了。以先乘帆船繞地球一週要用三年，現在乘輪船火車，只用一個月；航空，則四五天就够了。消息或聲音的傳遞速度，增加更為可驚：電話電報（有線及無線的），差不多將距離化為烏有，傳遞的時間便可縮到最低限。運輸傳遞而外，一切事情也都在逐漸加增中。生產事業如織布，做衣，開礦，印書，等等不必說，即其他活動也趨於敏捷化。寫字要用打字機，現在並已有電動的打字機了。說話不能不快，因為常在電話裏講，不能慢吞吞的。走路也不能不快，因為電車火車飛機不能等着你；你要不肯脫班，便須快快地追趕牠；街市上往來的車輛，特別是汽車，要行路的人躲避牠，牠不能躲避你。總而言之，現在西洋人的生活，，無處不是在極大的速度中進行着」。（註一二）

我們生在這樣的國際環境內，為免於自然淘汰計，似乎當用「時中之聖」的精神，迅速改變向來不慌不忙的習慣。事實上百年來如果少玩日愒歲一點，如今也不至倒霉到這麼一個田地。請看，蘇俄的第一五年建設計畫，是以四年零三月完成，而我們各種的計畫其效果如何？，國難已至如斯，而橫貫西南西北各省的鐵道，恐尚需五年八載；即全國的公路也尚未完全。交通如此，工業自更堪悲。我們的重工業既猶未建立，輕工業自然發展維艱。年前在大規模走私壓迫之下，連苟延殘喘的經濟生命也幾乎斬絕。關稅聞嘗損失到三分之一，私貨自北而南，侵入腹地。遙想國家的前程，真令人不寒而慄！

然要使今後的物建加速，則大衆一改怠忽公事而為認真公務的新習，是為必不可少。不過有了這點還不算够，以下講第三件：

（丙）保持物建的成績　除開怠忽公事的劣習外，我們還有損毀公物的行為。為什麼我們素以講德說義著稱的民族而多有此行為，歐美國民反而罕見呢？因為（一）我們的社會在演化的長途中，三千年均停滯於家族為主的階段裏，倫理思想亦然。因是我們此前大多數只知有家，不明有國；只好鬩牆，不善禦侮；只識家財可寶，不懂公產尤當貴愛。（註一三）歐美早已進入國家為主的階段，故他們對待國的態度，大體猶如我們對待家的態度。有人說：我們有多少家庭，便有多少國家。事實上真是如此，因為我們此前農業社會的經濟單位是家，他們工業社會的是國；他們知道全國的休戚相關，我們則只曉得全家的禍福與共。結果他們對公物有公德，而我們則相形見絀。

（二）工業社會交通便利，他們此往彼來，對於國家的各地有親切的認識，有深刻的印象，因之有不能割捨的情感。換言之，即他們真能愛國。我們農業社會對於交通的需要不大，再加以老子提倡老死不相往來的思想，於是大家除了

故鄉的山水還能留戀外，其他則不免茫然。九一八別人把等於德法兩國的面積搶去了，雖然那些地方在工農上均占極重要的位置，然不識不知者並無甚切膚之感，漢奸且藉此漁利。反過來，你若侵占了他的祖業一尺一寸，往往可以同你打幾年官司甚至拚命。這種心情，與歐美人民對於國家疆域產業的愛護正相似，只是他們比我等高了一籌。

（三）歐美的政府所奉行的是有為的政治哲學，所抱的是職務的國家觀，故對於公共事業盡力規畫，盡力指導，並盡力經營。前此我們的政府所崇拜的是無為的政治哲學，是省事主義，是「我無事而民自富」。因之以前我們的公共事業不發達，公共財產也不多。公產既不多，則一般寶愛公物的公德自未能普遍養成，這是一件昭然若揭的事實，結果縱然有少數人茹苦含辛地努力得來一點成績，大家不惟不能繼續維持發展，反有意或無意地加以破壞；而所謂建設也者，不幸可以成為曇花一現，歸於烏有。

建設難，破壞易。「十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故我們一方面要努力建設，一方面也要設法防止破壞。比如巴黎魯浮宮（Le Louvre）的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是由漸漸積累而來，是若干世紀的收穫，是無數天才心血的結晶品。假如他們保管人也如我們故宮博物院的往昔，則遊人進去，那裏會跑得腿酸，看得眼花，還並未得窺全豹呢？假使他們的士兵，也和長腿將軍的丘八一樣，內戰起來，炸彈可以亂扔，萬一團城旁邊的那枚再正確一點，則巍然高坐的無價玉佛，不是也早已於須臾之間，便碎屑紛飛，徒供我們事後的憑弔嗎？

這不過一個譬喻。要點是國民當知創業艱難，應養成愛護公物甚於私有的習慣。必如是，公物方能耐久，必如是建設纔不至徒勞，也必如是其父析薪其子始克負荷。文化本由積累而高，民族競爭猶如接力賽跑。故一代努力不够，要世世子孫繼續幹纔成功。我們今後對於建設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同時並須有如德人不損公園中一花一草的美德。

× × × × ×

我國在亞東，本是文明古國。不幸以環境缺乏競爭推動的關係，致文化於不知不覺中，停滯了二千多年，被後起者趕上前頭，而我們反為落伍。現在我們應當澈底覺悟：不僅是物質上落伍，就是精神上也落伍；我們不僅物質上要邁進，就是精神上也要邁進。換言之，即不僅物質上要努力建設，就是精神上也要努力建設。蓋非如此不能救亡，非如此不能圖存，也非如此不能實現復興民族。

物質建設與心理建設息息相關，公業與公德應當齊驅並轡。此前大家的目光多射向前者而忽視後者，故物建的內憂未除，物建效率不大，同時物建的成績也無保障。人民懷疑者有，怨讟者有，甚至公然反對者也有。（註一四）這是國家前途的隱憂，但這不能專怪人民。我們今後一方面當認清出

路，趕快去走，但一方面必須留神脚下，好好地走，走得不好，拌了交，這是我們人的過失，不是根本不該走路。路有高低，在所不免。如果怕登山涉水的辛勞，便頹然坐下，那只有等死，只有一方面永遠受大自然的壓迫，一方面永遠受人家的欺凌。直言之，即只有預備長期當牛馬，作亡國奴！

處於現在的國際局勢內，我們惟一自救的途徑是向前，決不能退後；我們解决問題惟一的態度是積極，不應抱悲觀。二千多年以來，我們中道家的流毒太深了，受佛教的影響也太大了。故我們醉生夢死，拖延到了刀加於頸的時代，除少數先知先覺外，還不乏希圖苟安，得過且過者。從復興民族的立場看，這種錯誤的心理必須糾正，新時代乃可以來臨。常言道：「世間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們的國家不是沒有辦法，沒有辦法的是舊時代的僵屍，不是二十世紀的活人。日本在前的境遇何嘗比我們好？蘇俄在前的境遇何嘗比我們好？土耳其在前的境遇也何嘗比我們好？只因他們能一致奮鬥，能共信維新，能將物建與心建均勇猛進行，故不多時便打開難關，進入坦途。從前的伴侶，現在拉下的只有我們了。他們是人，難道我們不是嗎？他們能做的，難道我們眞不會嗎？天演公例，後來居上。我們要有决心，我們要有毅力，我們要拚命做已經開始的物質建設和心理建設。

註一：左傳釋夏書的九歌有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文公七年）

註二：證據：朱子於六十二歲致曹元可書有云：「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而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注意，如此做在朱子便是格物致知。

註三：據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北平世界日報的估計，吾國自紀元前三世紀以至今日，約經二千一百餘年中間，共有旱災一〇五七次，水災一〇三〇次。其中無水旱之災者，僅有二十年而已。民國以來，幾於無年不有。

註四：不說遠了，請看最近四川吃觀音土的慘象和民國以來的內戰史。

註五：西人遊華的報告中有此說，巴黎人道報（L'humanite）亦曾爲此言。這不能認作純粹的譏評，其中有同情心的流露。以他們的生活與吾人多數的相較，所論並非過甚其詞。事實上我們苦同胞的生活，不僅不及他們的人，有時還不及他們的犬馬。你看，人家的犬馬何等肥壯，我們的圓顱方趾何等枯瘦！去年川北至於以死屍充饑，甘肅有餓莩數十萬，目前又以災聞；前年淮北有人肉市場，此眞天下所稀聞。以這些事與英美的過剩生產相比，距離眞可謂不可以道里計！

註六：以交通論，民十全國公路不過一千餘公里，民二十增至六萬六千餘，民二十五已成者有九六三四五公里，在建築中者有一萬六千公里（參 Escarra: La Chine; Passe et Present, P. 185 Paris, Colin, 1937）。平津泰晤士報曾說：「這三年內，中國地面上的改變，可以說是比以前三千年中的改變還大」。

註七：參閱獨立評論第六八及六九兩號「我們還需要提倡無爲的政治哲學嗎」？又九三號「答擁護無爲政治的主張者」。

註八：查獨評第一七七號勃盻的「故鄉所見」和第二〇二號李樸生講公務哲學第八條。這條說：「有機會舞弊揩油，不可做傻瓜，也不可太眼饞，想獨佔，要讓大家都過得去。又只要彌縫得巧密，嘴上還可以掛着禮義廉恥，阿彌陀佛一套」。

註九：這些事在西方雖屬罕見，在我國却很平常。如果某一人客氣，則他只好老等。先來後到的次第，大家既無此感覺，恐非用客觀的制度（如按號碼）來維持秩序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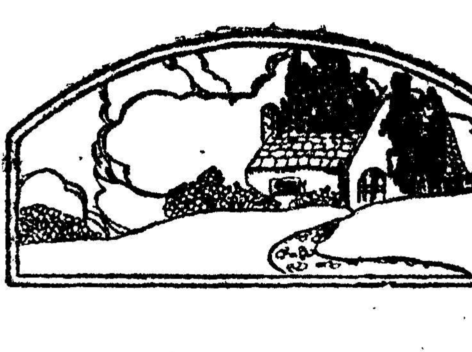
註一〇：慢的緣由，於風習內據說還有哲學作背景。李先生講公務哲學的第三條有云：「做事不可快，快中會錯，故宜慢。時間若過去了，便很多不必做，故慢是省事的一個方法」。（同前）

註一一：這不僅國內的機關爲然，在國外者亦復如是。例證如巴黎總領事館，請大家査一査牠的官氣並與西人辦事的效率比較比較。

註一二：獨立評論第一二六號頁二三。

註一三：參國聞週報第十二卷第十七期「倫理演進的階段」。

註一四：査獨評第四九，七六，一〇八等號。



近代蒙古政治地位之變遷

札奇斯欽

蒙古之歸附滿清多係自動，清太宗崇德改元之際，漠南蒙古諸部會上以「博克多徹宸汗」（Bogda Sechin Khan）之尊號，自動承認滿清皇帝爲蒙古可汗之正統，故有清一代對於蒙古在名義上雖稱爲藩屬，然並不視作被征服的民族，而待以同盟之地位。清政府雖對於蒙古施以種種毒惡之手段，但對蒙人固有「蒙人治蒙」之權利則未加以剝奪，並許以有限度之自治。即自「南不封王，北不罷親」之諺語觀之，雖爲滿清利誘懷柔蒙人之政策，然亦足証明滿人待蒙古之地位實較滿人對漢族略優也。清廷既視蒙古爲藩屬，蒙人爲藩民，故其待遇及地位自與內地人民有所不同，只許蒙人治蒙，而不使蒙人過問中央及內地之政治。故清代除只有極少數之蒙人任職於專司蒙古政務之理藩院外，其餘機關可謂概無蒙人。清代雖於蒙古設置監視蒙人之機關，如：將軍，大臣，都統等，然皆以處理國防，通商，及旅蒙滿，漢人之訴訟爲首務，對於蒙古之行政則不加干涉。清中葉以來蒙古民族日衰，漢民之移入者日加，都統衙門一類之機關，勢力日增，故於蒙地漢人集中之區創設縣治，亦以處理旅蒙滿，漢人之事務爲對像，至於各蒙旗之行政，則不問及，然內蒙各盟旗之地位終因縣治之設置而受影響。迨至清末外蒙一帶之大臣等曾極端跋扈，欺壓蒙人，而引起外蒙之獨立。內蒙境內之都統等於清末之際尙無此種暴行，縣府等機關亦未越俎代庖，干涉各旗之行政。總之有清一代，二百數十年之間，蒙古始終享有其與滿清爲同盟之地位，及完整的地方自治之權利，惟因民族之衰弱，及都統，將軍，府，縣勢力之日增，而使蒙古之政治地位逐漸低落。

辛亥革命之際，適值外蒙獨立，內蒙不安之時，中央政府乃以五族共和，一律平等爲口號，懷柔滿蒙回藏四族，並爲撫慰蒙古，特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公佈蒙古待遇條例，聲明視蒙古與內地一律，不以藩屬待遇之，中央對於蒙古行政機關不用理藩等字樣，蒙人通曉漢文者，得任用京外文武各職，一變蒙古二百數十年來之藩屬地位，而認爲國內一律平等之民族。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公佈之中華民國約法，規定議會中蒙古代表之參加，是爲蒙古有權過問中央政治之始。此外並承認蒙人享有其他地方自治之權判。茲就以上諸點觀之，則蒙古之政治地位，似已提高；然實際上因內蒙境內熱察綏三區之計分，縣治之增設，及其權力之擴張，屢屢越權干涉蒙旗之行政，而影響蒙人之自治權利非淺。一九二八年以來，又改區爲省，擴張職權，並擬廢旗爲縣，雖經蒙人之力爭，未克實現，然省縣對蒙旗行政之干涉，亦更較前爲積極，而使內蒙之政治地位，極度降底。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內蒙東部隨之變色。一九三三年西部內蒙因省縣之壓迫，以「蒙人治蒙」爲標題，援據建國大綱「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之主旨，要求高度自治。後蒙中央之許可，於一九三四年春設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於百靈廟以爲蒙人自治綜攬全蒙政務之總機關，使內蒙之政治地位爲之抬高，而蒙人與省縣之衝突，亦因之更趨嚴重。一九三六年春察北喪失，使察部錫盟又入於某方掌握之中，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因之撤消，而代之以綏境，察境兩蒙政會，至是內蒙自治運動之黃金時代又成過去。

民國成立以來，即聲明五族共和，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關於此項，前已略言之矣。茲再就屢次公佈之憲法，約法，憲法草案等各基本法中，對於蒙古不同之規定，及歷屆議會蒙古代表出席額數之改變上，觀察蒙古之政治地位於左：

一，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二月公佈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二章「人民」第五條：「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二，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五月公佈之中華民國約法第二章「人民」第四條：「中華民國人民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法律上均爲平等。」同法第十章「附則」第六十五條：「中華民國元年……宣佈之……滿，蒙，回，藏，各族之待遇條件，永不變更其效力。」按民國元年公佈之蒙古待遇條例第一條規定：「視蒙古與內地一律，不以藩屬待遇……。」

三，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憲法會議制定公佈之中華民國憲法第四章「國民」，第五條，「中華民國人民於法律上無種族……之區別，均爲平等」。

四，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國憲起草委員會起草之中華民國憲法案第四編「國民」第一百三十條：「中華民國國民於法律上，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一律平等」。

五，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十月擴大會議制定之中華民國約法草案第二章「人民之自由權利義務」，第二十七條：「人民於法律上一律平等，無種族，宗教，階級之分」。

六，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國民會議擬定，由國民政府公佈之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第六條「中華民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七，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五月立法院公佈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一章總綱，第五條：「中華民國各民族均爲中華民國國民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

關於蒙古民族在法律上與內地各族一律平等之規定，其憲法條文已列舉之於上。此外尙有以明文表示蒙古民族在法律上得有自決自治之權利之條文一項，茲引其原文於下：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擴大會議制定之中華民國約法草案第一章「建國大綱」，第四條：「… 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

關於內蒙古在法律上是否單獨成爲一行政區域之問題，歷次公佈之憲法其規定亦皆不一。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三月公佈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一章總綱，第三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爲：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觀此條文之意義，確以憲法承認內蒙古，外蒙古，青海，等地爲特種行政區域，並承認其爲地方區劃之地位。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八月國事會議所擬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一章總則，第三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國土如左：一，二十二省……二，特別區綏遠，熱河，察哈爾。三，蒙古，西藏，青海。」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二月國憲起草委員會所起草之中華民國憲法案第二章第三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總括直隸，奉天……各省，京兆，熱河，綏遠，察哈爾，各區及蒙古，西藏，青海。」是爲憲法中蒙古與熱，察綏併列，而承認二者同爲法律的地方區分之始。觀此兩條文之意義，除承認內蒙境內重複劃分之熱，察，綏三區爲法律上之地方區劃外，對於蒙古不云內，外蒙古，似專指未設省區之外蒙而言，對於內蒙則有在憲法上，廢除「內蒙古」之名稱及其地方區劃之地位之含義，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六月公佈之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一章總則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爲各省及蒙古，西藏。」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五月立法院公佈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一章總綱，第四條：「中華民國領土爲江蘇……青海……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古蒙，西藏等固有之疆域。」上述兩條條文皆只提出蒙古二字，而其所以不稱爲內外蒙古者，即擬以熱，察，綏三省代替內蒙，而爲憲法上承認合法之地方區分也。總之，自規定國家領土一類之條文觀之，則「蒙古」三字只見於民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其他憲法，約法或草案皆以蒙

，察，綏，三區代之，而不承認內蒙古單獨自為法律的地方區分也。

關於蒙古之政治地位，政治制度，及蒙古各級地方政府之政治地位，民國元年公佈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未加規定；然於同年八月公佈之蒙古待遇條例則承認蒙古與內地平等，並承認其固有之政治制度，民國三年五月公佈之中華民國約法第十章附則，第六十五條規定：「中華民國元年……所宣佈之……滿，蒙，回，藏，各族待遇條件永不變更其效力，」依據此條，則蒙古固有之一切地方政治制度皆得憲法之承認。民國十二年十月憲法會議公佈之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二章地方制度，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因地方人民之公意，得劃分為省縣兩級，適用本章之規定，但未設省縣以前，其行政制度以法律定之。」是為廢除蒙古盟旗制度，改設省縣之先聲；惟因當時改省設縣之事，並未實現，對於蒙古之地方政制，亦未另定法律，故此條憲法之公佈，除使蒙古地方政治制度失其於民國三年已得之憲法之保障外，對於蒙古地方政治制度，實未加以任何之規定也。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國憲起草委員會起草之中華民國憲法案第九章，省區，第一百十一條規定「……省區各得制定憲法……。」第十章蒙，藏第一百十八條規定：」內蒙古各旗於其關係各省區制定憲法時……有與縣同等之權」。第一百十九條：「內蒙古各旗於其關係各省區之議會，有與縣同等選出議員之權」。第一百二十一條「外蒙，前，後，藏各得制定憲法但不得與本憲法抵觸」。第一百二十三條「外蒙古……設最高地方議會……於地方自治事項有立法權。第一百二十五條：「內，外蒙古……所屬之行政區各設議會，以本區域選出之議員組織之，於其區域內之自治事項有立法權」。綜以上諸條觀之，此憲法草案承認外蒙古之地位略等於省，有單獨制定憲法設立議會及自治權；對於內蒙除只規定各旗之政治地位與縣相等，承認旗有地方自治之權利外，而不承認內蒙古自為一區，有權製定憲法並分割內蒙於各省區之間，無整個的自治權，故其政治地位當遠不及於外蒙矣。同草案第五章國民議會，第二十八條規定：「參議院以左列各議員組織之，一，由各省選出者每省三人。二，由各區選出者每區一人。三，由內，外蒙古選出者各二人……」。依此條之規定，則蒙古之政治地位如內外蒙古聯合之總體，則高於省之地位，內蒙或外蒙之單獨個體之地位，則又不過介於省與區之間耳。民國十九年擴大會議制定之中華民國約法草案雖於第一章第四條規定國內各民族之自決自治，但第五章「地方制度」第一百六十二條只規定「外蒙古，西藏，等未設省之地方制度，應參照其宗教，風俗習慣另以法律定之。」此外對於內蒙之一切問題概未訂定，是不締以憲法否認內蒙古之一切政治地位政治制度之存在，而代之以省縣之組織也。民國二十年國民會議制定之中華民國約法第七章政府，第二節地方制度，第八十條：「蒙古，西藏之地方制度得就地方情形另以法律定之。」此條只言蒙古雖專指未設省之外蒙而言，然對於內蒙亦未嘗不能施用。同年十一月公佈蒙古盟部旗組織法，規定蒙古一切之政治制度。該法第五條：「蒙古各盟及各特別旗直隸於行政院」如是則蒙古各盟之地位與內地各省相似矣。民國二十五年立法院公佈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五章第一百〇二條：「未經設省之區域，其政治制度以法律定之。」此條文只云「未經設省之區」似已暗示業經設省之內蒙當然不能另有特殊之制度。此條雖然與訓政時期約法第八十條之規定同有專指外蒙，西藏之意義，然因訓政時期約法明定有蒙古，西藏等字樣而使內蒙各盟得以內蒙係蒙古之一部為理由之根據，請求另定合乎蒙人期望之制度。此條則規定「未經設省之區域其政治制度另以法律定之」使業經設省之內蒙蒙人不能根據憲法要求設立合乎蒙人期望之制度也。即中央特許蒙人之請求而施以合乎蒙人希望之制度，然此種制度非只無憲法之根據，且更有因違憲而被取消之可能也。

憲法，約法因為國家神聖不可侵犯之基本法律，憲法（約法）草案雖無法律之效力，然亦為反映當時政治社會之寫眞，故於以上諸段特將憲法約法及草案並列一起，用以說明歷年蒙古（或專指內蒙政治地位在實際上之改變即提高或降低也。

凡一地方區分之代表如在國會上獲得多數之議席時，其所代表之地方

區分之政治地位亦必因之而提高；反之如一地方區分之代表在議會上僅佔最少數之議席時，則該地方區分之政治地位亦必因之而降低。茲將北京政府時代蒙古出席國會議員之名額與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五月公佈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上規定蒙古代表名額比例之於次，以爲蒙古政治地位愈趨低降之証明。依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八月公佈之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參議院之議席共爲二百七十四人，其中蒙古議員爲二十七人，約佔全議席十分之一；衆議院之議席共爲五百九十六人，其中蒙古之代表名額亦爲二十七人，約佔全議席二十二分之一。將兩院之議席總和之，共爲八百七十人，其中蒙古議員名額共爲五十四人，約佔全議席十六分之一。民國七年二月公佈之修正國會組織法，參議院之議席爲一百六十八人，其中蒙古之代表爲二十人，約佔全議席八分之一；衆議院之議席爲四百零七人，其中蒙古之代表出席額數亦爲二十人，約佔全議席二十分之一。參衆兩院議席之總和爲五百七十五人，其中蒙古共佔四十議席，約佔全數十四分之一。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五月公佈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國民大會之代表總額爲一千二百名，其中蒙古之代表爲二十四名，僅佔代表總額五十分之一。茲以數學之方法比例於次：（一）使民國元年參，衆兩院總聯合之蒙古代表名額與總額之比例——十六分之一，與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中蒙古代表名額之比例——五十分之一相比，則後者較前者小三·一一…倍 $\left(\frac{1}{16}:\frac{1}{50}=3.11\ldots\right)$。（二）再使民國七年參，衆兩院總聯合蒙古代表名額與總額之比例——十四分之一，與國民大會中蒙古代表名額與總額之比例——五十分之一，相比，則後者較前者小三·五七…倍 $\left(\frac{1}{14}:\frac{1}{50}=3.57\ldots\right)$。是足以証明今日蒙古在國會內，其政治地位較民國初年，確爲低降，並可以數目字表示於二十餘年內蒙古在國會之地位，竟降低三倍有餘也。

總之，民國成立以來，蒙古之政治地位在表面上雖已提高；然實際的政治地位反日趨低落，其中尤以內蒙爲甚，此固無可諱言。深望中樞當局注意及之，則蒙古民族幸甚！

胖了丁玲

大夫

現在許多人都知道了丁玲已經到了陝北，看了二月初馬華先生在大公報上發表的「丁玲會見記」，知道他對於轉入西北後的丁玲踪影，只有片斷的記述，友人在馬先生之後還和丁玲見過面，他談那次見面的印象，現在還很清楚的留在我的腦際。

西安事變之前，丁玲已到了西安，但是她並沒有公開和人見面，許多青年學生知道她到了西安，到處打聽她的消息，結果是毫無下落，大家只是在報紙上雜誌上寫些歡迎的文章，並且預備開盛大的歡迎會，然而這衆人想望的女作家始終是千呼萬喚不出來。

她離開西安之後，就到彭××的軍隊裏去，後來更深入陝北，寄足在陝北某有名大城中，約些朋友組織文藝協會，蒐集些「長征」的材料預備寫些驚人的長篇東西。

當他達到陝北某城後，因爲早知道她在那裏，剛剛下車，就請××大學校長林×通知她，想和她見面，這位被稱爲與陳誠將軍有相同作風的林×先生馬上在信封上寫了幾行字，叫傳令員去通知她，請她到××大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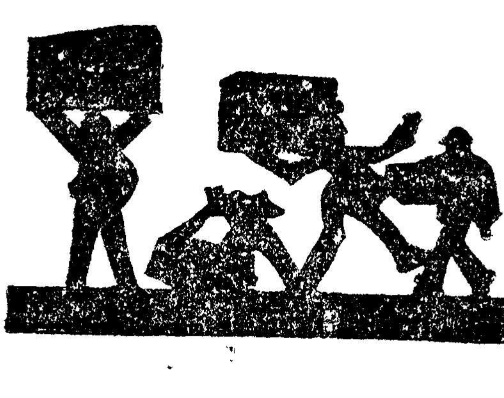
油燈新着，爐火正紅，許多神秘的人物圍着火坐了一圈，大家談得高興的時候，突然發現一位女性潛到人們的圈外，不知誰叫了一聲，「丁玲來了！」所有人的視線，都集中在這個女人身上，林×立刻起身爲他介紹，「這是××先生」，「這是丁玲女士」。「久仰！」「彼此都是一樣的傾慕！」

丁玲現在發胖了，眼還是那樣大，睫毛還是那樣長，臉還是圓圓的，穿上幾件粗布便衣，在這一羣男人中，顯得她相當的矮小了。

記得在去年她在北平曾經說過這樣一套話，她說：一個現代女子要能作社會事業，必須第一克服「女性」，第二，克服「母性」，這次那位朋友特別問她說這個話的理由，她說這是爲她一位已嫁的朋友而發，她的朋友一面很想作事，一面非常痛愛她的丈夫和子女。她以爲這樣兩全是不可能的。

最近他聽到許多人說，她將和彭××結婚，當晚在許多神秘人的讌會席上，他當衆問她，上述消息是否確實，她笑着說：「沒有的事」許多人都鬨然大笑起來，有人逼她說：「如果你確實沒有意思，請你正式加以否認！」她爲難了半天說：「我不必否認……因爲沒有的……事！」

（二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南京）　（參閱本期插圖）



洋米免稅與調劑國米供需

周承考

一　國內米穀供需概況

我國北部人民食麥，南部食米。食米省區，若湘，皖，贛，年有餘米，運濟他省。據各方估計，湘皖二省每年皆可輸出四百萬担米穀，贛省每年可輸出三百萬担。湖北省若無天災人禍，稍有出超，一遇災荒，則難自給。四川本年米糧對湖北貴州略有輸出，惟爲數甚微耳。廣西本年能出米助粵，惜爲量無多。雲貴二省，勉可自給。至廣東爲缺米最鉅省份，每年缺米自一千萬担至一千二百萬担。福建缺米約二百萬担。江蘇及上海缺米約三百萬担。浙江缺米約二百五十萬担。河北，山東，河南，陝西皆不產米，而每年銷米約二百五十萬担。

總計湘，皖，贛每年餘米約一千一百萬担，其他各省缺米約二千一百五十萬担，虧短之數在一千萬担以上。故十餘年來每年洋米入口，皆達一千萬担以上，有時因國內荒歉，洋米入口數額且達二千萬担以上，例如民國二十一年入口洋米達二一，四八六，六三九担，二十二年達二一，四一九，〇〇六担。

自九一八瀋陽事變以後，各方深切認識國家之危殆，莫不發生風雨同舟之幾，五年以來，從未發生內戰，國內政治經濟情況，日趨安定，各地農人亦得安心耕耘。同時中央地方一致努力於改進農事，力求食料自給，農產增加，業已顯著成效，尤以二十五年份歲占大有，據各方紀載，江西一省去年輸出米糧已達四百萬担，湘皖輸出更多。

中國糧食自給，假以相當時日，或不難做到。

二　洋米徵稅略史

我國向以內地交通之不便，農村米穀難以運赴市場，洋米皆係來自安南暹羅香港日本。以上各地，農場係大規模經營，大量運銷，與中國一航可通，運銷粵，滬，閩，實較湘，皖，贛尤爲便捷省費；且洋米經過檢驗，品質劃一，價復低廉，傾銷結果，各地農村同感威迫，糧價壓低，農民生活益苦，工商各業，交受其困。民國二十二年南昌行營召集八省糧食會議，全體一致主張電請中央立刻徵收洋米入口稅，以蘇民困，由蔣委員長致電行政院速行，並列舉四項辦法：（甲）稅率從重，迅速實行。（乙）外來米麥麵粉，同時征稅。（丙）各國統制糧食採用「輸入禁止制」，我國應採「輸入許可制」，每年估定需要外糧數額，在此限度內，發給商人許可證，超過此數，一律不許進口。（丁）徵收之欵，專備救濟農村之用。

財部經過相當之研究，於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徵收外糧稅。其稅率洋米進口每担徵收一·〇〇金單位，（金單位之價格，時有漲落，每

金單位當盤旋於國幣二元五角至三元之間。）穀每担〇·五〇金單位。財政部旋於二十三年七月一日起，又改訂稅率洋米每百公斤徵收一·六五金單位，洋穀每百公斤征收〇·八三金單位較前略爲提高。

三　粵省糧荒實況

我國古代米穀之調節，往往移川粟以濟湖廣，移湖廣以濟江浙，移江浙以濟閩粵。廣東人口繁密，缺米特多，昔日多由蕪湖裝運皖米順流而下，（贛米運至蕪湖轉運）在上海轉船運粵，僅以安南暹羅產米輔之。十餘年來，洋米反賓爲主，已奪皖米之地位而代之。杳民國元年皖米之入輸廣東者爲百分之五八·〇八，洋米爲百分之四一·九二。至民國十二年，本國米之入廣東者僅有百分之一二·八四，洋米竟達百分之八六·一六。洋米侵銷其勢咄咄逼人。茲將洋米輸粵近況，列表以明之：

民國十年	八·二一四·四四九担	民國十一年	一三·六三七·〇〇七
民國十二年	一七·一二三·四四〇	民國十三年	一一·六四四·三〇二
民國十四年	八·九〇四·〇〇二	民國十五年	六·〇六一·八五九
民國十六年	一一·〇三五·一四〇	民國十七年	九·三八八·九四一
民國十八年	七·三五四·一四六	民國十九年	五·一一七·八〇一
民國二十年	五·四四七·〇四六	民國廿	一三·五四六·五四二
民國廿二年	一六·九七四·五八一		

自兩廣問題解決以後，洋米入粵同受關稅限制，不能源源而來，行政院特一再令飭湘，皖，贛餘米省份，積極籌劃運米濟粵。粵漢路通車未久，車輛不敷支配，鐵道部特令該路對於運米折半收費，並提前調撥車輛裝運米穀。同時皖贛兩省亦經由海道大量運米赴粵。實際情形，並未發現糧荒。惟以各省舉辦農貸，建設農倉，內地米穀，價未暴跌；加以年來世界局勢緊張，各國紛紛購儲食糧，糧價因之提高，粵省爲銷米之區，尤其切感米貴之苦。

四　粵省洋米免稅及其影響

米貴傷民，粵省各界羣感米貴之苦，粵省政府乃組織民食調節委員會，籌謀救濟。粵省府並電懇中央免征洋米入口稅，用以抑平米價。中央以洋米征稅，乃保護國內農業重要有效國策，自不能輕易准許粵省之請。乃粵省再接再厲，各界之有力分子，羣向中央籲請。餘米省區如湘，皖，贛各該地米商，以利害關係，紛電中央請勿准粵省所請，繼續對洋米課稅。中央終以粵省各方一致要求，曲徇其請，准許洋米半稅記帳進口一百萬担。粵方仍認爲數額太少，難以抑平米價，復要求洋米洋穀各二百萬担免稅輸粵，以濟青黃不接。旋復經中央核准，於四月一日起分批入口，至八月三十一日截止，由粵省民食調節委員會分配監督。中央眞實意見，外間多所揣測，茲錄財政部復南昌米業工會電，以明中央意向，該電略云：『粵省進口洋米免稅暫行辦法，係救濟粵省靑黃不接時之民食，既有數量及輸入時間之限制，一切管理分配又由粵省民食調節委員會負責，實與國米在粵之銷路統籌兼顧。現在粵省洋穀米免稅辦法，已核定自本年四月一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止爲施行期間，並飭由海關遵照辦理，除由部再電余主任及廣東省政府轉飭民食調節委員會對於米穀供求妥爲分配監督，務使米價調節平穩，勿碍米市外，並由實業部與本部督飭農本局糧食運銷局會同考察國米存銷數量及流通狀況，以謀國米產銷之調劑。……』觀此電文，可以察知財政部對於處理此事，相當愼重。惟電文所叙『督飭農本局糧食運銷局會同考察國米存銷量及流通狀況，以謀國米產銷之調劑』，此舉誠屬根本要圖，如考察結果，認爲各省存米求過於供，粵省有發生米荒可能，自應設法輸入洋米，以資救濟。惜財政部業已核准粵省洋米免稅進口，既有數量，復定期限，萬一農本局與糧食運銷局會同考察結果，發現國內

存米足可自給，無運入洋米之必要，未卜財政部何以善其後？此乃以禮義責備賢者態度，喚起財部之注意耳。

滬，蘇，浙，皖，湘，鄂，贛等省市米商，聞此消息，一致譁噪，七省市米商代表前後三次前往南京請願，要求中央顧念商艱，維護國本，中止此事。米商列洋米免稅入口主要弊害有二，且絕對無需輸入洋米：（一）洋米稅規，定於現行關稅稅則之中，關稅在同一版圖內，應採同一制度，洋米征稅之始，粵閩二省獨持異議，其後閩省政令統一，此稅即照征。粵省在陳濟棠主政時代，任令洋米大量輸入，在國際貿易上，成一極大入超，幸去歲粵省政令統一，則此稅之統一征收，殊不應再有所瞻循，以符關稅完整之旨。（二）去年粵省請求免征洋米稅時，經行政院令行湘省速籌湘米銷粵之救濟便利辦法，並飭鐵道部速訂湘米輸粵減價辦法，同時財部亦確認洋米稅爲保護國內農產而設，且以去歲湘，贛，皖等省農作豐收，均有餘糧可供粵省需要，粵省糧食不足，應即儘量採購國米，否則內地農民將以米銷阻滯，重陷絕境，殊非發展國民經濟之道。（三）以粵省言，中央雖許洋米半稅記帳輸入一百萬担，（此乃中央第一次之決定）並粵漢鐵路增開專車運往湘米，糧食運銷局特雇專輪運往皖米之後，據運銷局調查報告，所謂缺米恐慌，已成過去。即最近各產區挾其去歲豐收之餘，源源輸粵供應，如滬地目前待運之米約有十餘萬担，贛，皖，湘，鄂等省餘糧之輸往者尤倍其數，足敷青黃不接之需而有餘。加以嶺南氣候溫暖，禾稻早熟，刈穫之期，已不在遠，絕無缺米之虞，何必輸入洋米，貽患無窮。

吾人以客觀態度研究洋米免稅輸粵一事，輒覺其影響太大：

（一）凡屬獨立國家，食料應絕對自給。我國以農立國，而每年皆有大量洋米洋麥入口，且逐年增多。此種趨勢，如任延長，潛伏危機實多。重要原因當爲我國農作墨守舊法，且係小農場經營，不若外國農作物成本之低廉；加以內地交通不便，穀物不易運赴市場，運至滬粵，如米又須加上較大運費，致不能與大規模經營大量裝運之洋米競銷。賴有二十二年冬之洋米入口稅，國米始得暢銷，直接裨益農村，間接繁榮工商，殊非淺鮮。今一旦洋米免稅，每百公斤洋米減去三元之關稅，壓倒國米，殆無疑義。

（二）去年歲歌大有，長江各省農產豐收，且因關稅保護，及各方倡導農貸與廣設農倉，雖在秋收之後，穀價未見大跌，糧價平穩，爲數年所僅見。農民收入較前增加，乃出餘資添購耕鹽布匹。故去年各地商業一致欣欣向榮，尤以匹頭業，無不拋售一空，獲利豐厚。多年虧累疲敝之紡織業，無一工廠不是日夜開工，猶感供不應求，此種景氣，完全爲農產豐收，尤其爲農產保護關稅所造成。今自撤藩籬，准許洋米免稅輸粵，實予甫現曙光之農工商各業，以致命之打擊，貽害不堪設想。

五　調劑國米根本辦法

粵省各界一再籲請洋米免稅，亦非毫無理由。最大論據，爲米貴傷民，尤以貧苦農工及以薪給爲生者，對於昂貴之米，殊有不勝負担之苦。此種痛苦，爲外省人民所不悉。再者所謂洋米，大部來自安南暹羅。彼處經營米業者，十九爲華僑，尤以廣東人佔最多數。因洋米征稅，不能進口，影響廣東旅外華僑殊巨。此層理由，似是而非。因華僑所經營者爲礱米業，而得利最溥者仍爲各產米國之農民；且華僑經營礱米業者，固可移其資本別營他業，我國國策自以保障國內農工商各業爲第一重大使命。

現在蘇，皖，贛，鄂，湘等省政府，亦迭電中央請求中止洋米免稅，吾人站在維護整個國家利益立場，贊同洋米繼續照章征稅，同時亦應注意設法平穩粵省糧價，以免米貴傷民，茲分別略抒所見：

（一）**中止洋米免稅**　全部中止洋米免稅，事實上因財部業經核准，恐不無困難。粵省府新主席吳鐵城在滬向米業請願代表表示，俟到粵察

看情形後，酌量減少免稅洋米數額，此乃准情度理切實可行辦法。近聞行政院以各省極力反對洋米免稅入口，業將此事彙案交財實兩部核議具復。吾人主張洋米免稅，仍照財政部第一次核准數額，限定洋米半稅記帳入口數額爲一百萬担，釐裝進口，抑分批輸入，暨何時裝進，皆可聽任廣東民食調節委員會斟酌辦理。只須數額限定，他可不問也。

（二）平穩粵省糧價　縱使此次洋米免稅問題，滿意解決，如果對於平穩粵省糧價，無切實可行辦法，最近將來，仍有問題發生。

廣東旅滬要人宋子文孫哲生諸位倡議組織華南米業公司，預定資本一千萬元，由發起人認足半數，並電請湘，贛，皖各省政府入股，餘股公開招募。聞股本業已募足，另備二千萬元業務流動資金。此種大規模企業組織，在國內尚屬創見。語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預料此種公司活動範圍必極廣大，餘米缺米省份，將兩蒙其利，對於救濟粵省米荒，穩定粵省米價，當有偉大貢獻。（至於穩定粵省米價應以何項價格爲標準？吾人建議應以五年來每月米價平均數爲標準。）

華南米業公司，必有偉大貢獻，固可預卜，惟該公司既係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必有股息紅利公債等等攤派，換言之，即爲商業組合，護求利潤乃其主要目標之一。欲澈底解決問題，尙須中央農事機關努力改良農事，設法減輕農產生產成本，並改良品種，責成各省政府負責推廣。另由湘，皖，贛餘米省區政府，普設農業倉庫，指撥的欵，大量收買，廣儲米穀，集中米穀，釐運廣東，平價銷售。

總之，問題之焦點，在如何穩定粵省米價，欲穩定粵省米價，又需湘，皖，贛，餘米省區政府，設法統制米穀運銷，定期，大量，平價運濟百粵。數月來湘省政府協助米商運米銷粵，糧食運銷局裝運贛米赴粵，贛省政府亦籌謀設立米糧運銷公司運米濟粵，惜皆屬官助商運，運米之多寡，全視粵省米價之高低爲轉移。運者無一貫之計劃，銷者有缺米之恐懼，最好由中央召集湘皖贛三省及粵省政府代表，（米穀倉庫專家）集議運米濟粵永久根本辦法，其大綱不外：（一）劃定各省在粵銷米區域，例如湘皖米銷潮汕，贛米銷廣州。（二）估定各區缺米數額，責成某省運濟百分數額。（三）確定各區米之標準及最高最低價。（四）議定湘皖贛各省集中米穀統運米穀各別辦法。以上各項，如能議得相當結果，官米在一定價格下，按期拋售，產地銷地米商，俱不能操縱米價。如此，米糧來源既有把握，米價又可日趨平穩，此端賴地方政府致其最大努力，則生產者與消費者兩蒙其利，國本農業，實深利賴。

二六，四，二一，於南昌

出塞聲

黃耐之

漁家傲

策馬橫槍邊塞去，風吹蔌蔌欺輕絮。撲面塵沙如急雨，天又暮，茫茫煙靄迷歸路。　笳管嗚咽悲自語：匈奴未滅家難顧。殺賊歸來傳露布，休自誤，安排飲馬遼河渡。

意難忘

一望荒涼。且收刀止舞，斟酒盈觴。火燔羊炙美，風送乳茶香。敲氈幕，踞胡床，薄醉且佯狂。對曉風，頻吹笳管，不問宮商。　黃沙黯淡朝陽。正春肥馬壯，好試玄驪。輕裝勒錦甲，疾矢射鳴鏑。揮寶劍，舞長槍，立志掃殘羌。飲罷黃龍方解甲，冠帶還鄉。

夜飛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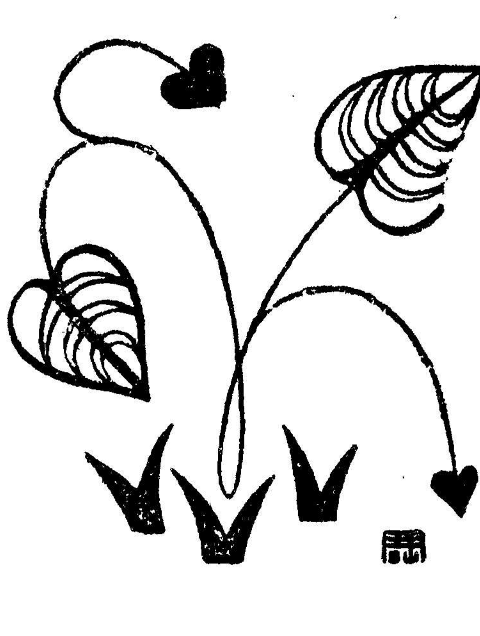
寒煙籠遠樹，涼夜淒其。殘月不掩餘輝。全師勒馬疾行進，微風吹拂征衣。蹄聲沒沙土，正捐除金鼓，掩息旌旗。三軍作氣，馳匪陣應恨行遲。　驀地殺聲騰起，殘敵未彎弓，急遁言歸。但見殷紅滿地，刀兵未收，營壘全迷。執俘折馘，嘆殘骸直與山齊。聽凱歌同唱，磨槍勒甲，又指遼西。

浪淘沙

策馬出重關，怒髮衝冠。與安嶺下戰雲掀。斬將搴旗酬素願，血染征鞍。　凝碧滿刀鐶，舊恨難捐。揚鞭直指白頭山。不到圖們休解甲，莫便言還。

少年遊

高坐雕鞍，橫披輕甲，鳴鼓下遼西。衆擁貔貅，韜媚龍虎，霆擊奮神威。　霜濡鬢毛，露沾旗幟，策馬渡前溪。一鼓成擒，三行殲敵，鏖戰對斜暉。



『藝術節』（下）

全國美展及音樂演奏評述

張沅吉

涉及四次音樂演奏會的話

▲估量為什麼要有音樂演奏　起初，全國美展的籌備委員在歷次決議上並沒有預定有音樂演奏的參加，而且全國美展於急促聲中開幕的內因，便是國立美術陳列館已經決定借作全國手工藝展覽會場，因此，國內美術家不無指摘這一方面的微有喧賓奪主的印象，國立美術陳列館必須造成他的第一次自身實際任務，所以開催了使人事方面幾乎一定辦得不週到的美展，那末，國民大會堂——原題名：國立音樂戲劇院——也同樣應當作一次牠本身事業的揭幕，我們看這國民大會堂的西文名字在四次音樂會上均各寫着National Muisc and theatre Hall，所以個人猜測第一個因子便是使國民大會堂應當第一次便作事業的本身來應用。另外我們檢查報紙記載，知道先由教育部聘專家來主持這全國音樂會的大原則是當初的動機，此後才轉由全國美展常務委員會決議追認接辦，所以才標題二屆全國美展主辦的，這是第二個既成事實的因子，第三點恐怕由中央黨部的中央文化事業委員會主催，使所轄各部門得通盤地有發揚表現機會，所以後來由中央黨部津貼了大量關于音樂演奏會的經費的事實，那末也可以作為一個主因。基于這些理由而舉行着的四次演奏會，使聽衆都感到人事方面與全國美展一樣地欠週到。有關這些指摘我們待篇末再談，可是我們不得不頌讚這盛舉增加了國內藝境的活躍和光輝。

▲第一次演奏會的評述　這是由全國僅有的一所音樂學校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廣州私立音樂院不幸于前三數個月關門了——所主催的，因為他的歷史的幼齡，我們決不能以此比擬歐美的先進國家，在演出節目上是分學生教授二部，這裏，我們于其指摘那些平凡的演奏，還不如表揚新的成功創作，關于這一方面，我們要提出二位作曲家是這學校的教授，黃自和李惟寧，前者學自美國，後者從歐洲返國不久，黃自的莊嚴宏偉的大合唱『抗敵歌』幾乎使全國所有純正的歌詠團唱遍了——這裏所寫的純正歌詠團，乃是以別于有如上海電影或播音歌詠團一類的組織——他這首名曲和『旗正飄飄』的大合唱，已經可以獲得堅強的時代評價，在歌詞

的內容上是多麼的壯烈，而樂曲的組織上更是模範之作，我們不能不質諸全國的作曲家，請你們別再躲在屋子裏寫你們的情歌或夜曲，爲要適應廣大的勃發的歌詠團而必須有特別大量的如上列的歌曲之產生，才是目前作曲家，神聖而高貴的責任。黃自的另一首女聲三部合唱『山在虛無縹緲間』是應用中國曲調的嘗試創作，原譜有優雅的絃樂及豎琴 Harp 伴奏，這次他們沒有做到，在效果上不無缺感，而女聲本身的發音也沒有注意到那虛無的抒情味，所以唱來不能說是最成功。李惟寧的創作演出，計有男低音獨唱曲二首『憶亡母』，和『寄全椒山道士』，女高音獨唱的有『漁父』，混聲合唱有：『玉門出塞』，這合唱曲是依據中國五聲音階的特殊和聲而作的，尙富于效果，但恐仍爲試作，因爲這單用五聲音階而還沒有建築在民謠的旋律上，所以略有中國風味的雰霧吧了！那首『憶亡母』是一首很長的輓歌般的吟咏體，由男低音斯義桂君唱出，表情和音質都很好，『寄全椒山道士』是一首五言詩，那位名滿藝壇的男低音白俄藝人蘇石林 Shushlin 用國語唱出，雖略嫌歌詞的短促，但在低音的特別沉着和廣寬的旋律似乎是吻合的，因爲男低音決不能有如女高音的富于抑揚挫頓的旋律，而必須沉着如吟咏的性質。『漁父』也是一首短詞，由郎毓秀女士唱出，極富抒情的詩意。總之，這二位作曲家在我們目前的樂壇上，他們將要担負起引導後進的重任，務使充實新興樂壇的樂曲創作界！

學生部份的獨奏者給我們極可安慰的，便是漸漸將技巧的水準漸漸使提高與歐洲一樣，這是發揚中國樂藝界的縱的活動——橫的活動便是謀如何使音樂普遍而不致被譏爲無樂之國——張貞黻的大提琴，戴粹倫的小提琴，吳樂懿女士的鋼琴，和筆者胞妹張蓉貞的女高音獨唱等，都是可珍貴的苦心收穫，那下半部的教授演奏，因爲都是些早穫成功的有素養和歷史的前輩，並且大都是外籍，所以不擬多所評述。不過，這裏仍要提出二位國人教授，一位是剛由比國得到 Premiere Prix 專攻聲樂的趙梅伯，並且在美國也曾任教過，在他返國將近一年，一般愛樂者的如何企禱他能公開他的所學，可是總是沒有機會，我們滿以爲這全國音樂會般的盛會，一定可以一聆他的藝術了，那知他只單單拿了他的指揮棍，生硬地導奏了幾個合唱曲，這導奏指揮的本身已經是太糟了，可惜他何不直截了當地唱幾闋歌呢！同樣如果一位鋼琴家在國外費了三年五載的訓練，並且穫得那國外高貴的榮譽獎，回國來不觸一鍵，那末，叫我們如何欣賞他的鋼琴藝術呢！另外一位應尙能先生，在他履歷上首先觸諸眼簾的是曾在美國各大都市開過四十多次個人獨唱會，嗚焉哉，不能不使後進者的羨慕，可是，他這次唱了三曲勃拉姆斯的歌曲，只能逗引聽衆以滑稽的鞠躬情態，和那飛上流下的眉毛的活動罷了，他本來是 Basso-Baritone 的音質，可是發音的刺耳和運氣的怪異，可以使人不相信國內唯一的國立音樂專門學校

有如此教授般的。

末後，我將一說這四次音樂會中唯一純粹國樂節目，是朱英的琵琶獨奏。這琵琶的樂器一般認為國樂中較富自由表情的完整樂器，我們姑不論他所表演的樂曲組織之欠週密完整。但，平心靜氣地寫出這琵琶的感覺是：旋律的瑣碎，指法的不統一，和平淡的總是輪指奏——滿輪的撥絃——，最近俄國新派作曲家齊爾品 Tcheriphine 在鋼琴上模倣琵琶聲，效果很好，于此可見樂器之改革抑根本廢棄是中國復興新音樂的初步基本條件中最不容易獲得解決的大前題。

這開一般音樂會的新紀錄將近四小時的演奏，顯示了節目豐富外，實在遺忘嚴密的時計的預算，所以使每一聽衆感覺帶回了疲累的印象而離別了這會場。

▲第二次演奏會的評述　各滿遠東的唯一大交響樂隊上海工部局管絃樂隊，由義大利樂師派契 M. Paci的指揮下，造成極悠久的光榮歷史，和極大量的好樂者的擁戴，這次應邀來京，出席演奏，如果不以其他有關國體等功利的觀點來混為一談，以純藝術的立場上可以說是新都建立十年來第一次的大規模珍貴演奏，所以盛況也是空前，除開首例行的黨歌和國民革命歌外，其餘都是歐洲德，法，義，俄四國樂人的巨搆，有關藝術的批評，如指揮者派契之優美而富于表情，樂隊發音的優秀和平均等技術的話，那是太專門了一點，我們單引証日本著名指揮家近衛秀磨子爵的批評，就可概見一班！『樂隊的隊員共四十五人，老者居多，都是曾經義大利，德國，俄國等第一流管絃樂團裏的老手，可是練習時用的言語有點困難，單單英語是行不通的，既是各國人集合之所，又無共同的言語，結果只好是英，俄，義三種語言並用，即每一句話要重覆三次，該樂團發聲的優良幾乎是日本所聽不到的，最使人驚奇是第一小提琴演奏者只有六人，而所發琴聲較之日本新交響樂團十八之琴聲大了一倍……我在初次出演前練習了三次，管樂器的獨奏者，真是妙得使人驚訝，特別是豎笛Oboe克拉理耐Clarinet低音笛Basson像這樣的演奏家，到歐洲無論何處，都可為第一流人物呢』！（摘錄近衛著『上海音樂遊記』刊日本音樂世界去年四月號）

同座蔣君在德國極久，對於這位派契氏的活躍的指揮表示異議，因為那第一首華格納 Wagner的歌劇湯霍伊碩 Tannhauser 的序曲是多麼地富于哲學意味的作品，而派契過火地導奏，尤其是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都是像指揮組曲 Suite 一般的，這是不無見地的批判，其實派契正代表那南歐熱情的義大利人氣質，所以格外覺得活躍！那位首席小提琴師愛福A.Foa的獨奏，也是膾炙人口的奏着聖霜 Saint-Saens 的暉耀旋轉曲 Rondo Capriccioso 。全部節目完了後，應廣大的聽衆熱烈的鼓掌，在派契的指揮下又加奏了德國音樂家修裴爾德Schubert 的陸軍進行曲Marche Millitaire ，這是多麼普遍的一首富有鮮明節奏和流利的旋律的曲子，一般都可以

從鋼琴獨奏和鋼琴二重奏上欣賞過，但像由這大規模的管絃樂的細膩的演出，他的受聽正是意想不到的吧！寫到這裏，筆者不忍再三伸說的那南京市政府音樂隊也同樣每年耗費公帑數萬，但是由非技術專家的人主持了快十年，我們從上海工部局的交響樂隊的來京演奏，正使我們格外自慚形穢了。

▲第三次演奏會的評述　奧國音樂家罕頓Haydn的偉構神劇創世紀 Creation 便是這第三次音樂會的中心節目，由南京中大，金大等團體八十人合唱所組成的歌詠團表演，獨唱者除維爾克夫人 Frau Wilck 是本在南京的中大教授外，其餘男高音男低音都是特地從上海請來的，是司羅卜次可伊 Slobodskoy 和蘇石林 Shushlin （均俄籍）由史達博士 Dr. Strassl ——中大教授——指揮，上海管絃樂隊伴唱這首大合唱同樣在一年前已經由同一團體演唱過，雖獨唱人員已經調動了些，關于這題材是否適切，容待下邊再談，單就技術來說，除獨唱的二位俄人是極具素養，無疑而獲得成功外，那維夫人是準德國教堂風的歌誦者，發音雖準而缺少韻味，所以每逢領導高唱時，總使人愕然的有特如其來的感覺，至于合唱，那是爲合之衆的臨時湊併，所以發音既不平均，又不準確，可說失敗的主要原因，而導奏者史達士也是有些顧不到的感覺，大體上說來是較不能使人滿意。

▲第四次演奏的評述　代表北方藝術文化發祥的故都，素聞是對于各種藝術文化有極深的成績，北平燕京大學的歌詠團自一九二八年便開始公演樂聖亨代而 Handel 的唯一著名神劇彌賽亞 the Messiah，到現在每年總是有一二次公演，基于這較久的集團的歷史，他們的訓練必然的是較完整無疑，而且從二百多人裏，這次只選擇七十多人南下演奏，所以格外覺得精彩，獨唱四人是范夫人 Mrs. Wiant 惠夫人 Mrs. Wilson 白先生 Mr. Whitl和康醫生Dr. McCandliss，由范天祥 Wiant博士（美籍）指揮。另外二架鋼琴一架風琴伴奏。

獨唱者以惠夫人的女低音爲最穩溫幽雅，發音純正，女高音范夫人亦尙佳，男高音白先生發音不廣，但，很富韻味，那位康醫生的男低聲唱來未免有些過火，可是這四個獨唱都不失爲各盡厥責，至於大合唱那更其是整齊和諧而成趣，因爲都是教會大學和少數美國人參加的關係，那英文詞句的發音非常準確，是極可寶貴的現象。指揮者只是似乎在專司拍子，他沒有做到近代指揮者更偉大的職責，幸而是熟練的曲子，大合唱的每一演唱員本身都在密切注視譜上的表情，所以還有輕重的唱出，在指揮者本身他便顧不到這些了吧！

開場唱黨歌時，無疑全體起立，接着唱校歌時便看見在會場中有三三五五地站起來，這表示南京的校友聽衆。可是後來在大合唱將完畢時，奏唱著名的『哈利路亞』合唱一段，又復前前後後，站起了不少聽衆，原來這是頌讚萬王之王的上帝的一段聖詩，那些基督徒便必然地站了起來，這是第

四次演奏會裏獨有的現象。

▲由演奏會所引起的幾個感想　末一次在傾聽合唱將完畢時，聽得後邊的二位聽衆的對白，他們的結論是：『1.不應該來叫我們上宗教課，2.這種演奏有失國家尊嚴，3.上海工部局的樂隊不必來演奏，這燕京大學的歌詠團便不該來演唱』。這可以代表一大部份聽衆意見，我們不能忽視而可以把他歸納起來提出下列二點：

1.這四次演奏會的內容支配得尚未得體　這是說和全國美展，便可有一個比擬：全國美展除純粹由國人以固有的工具題材來表現固有的藝術，但一部份西洋雖說是西洋工具甚而至于西洋題材，但仍出諸國人之手，那末不失為自己的作品，這演奏會便不同，既是西洋的工具，又是西洋的題材，再由西洋人表演，多少是不應在國民大會堂初次演奏時所具的情形。縱純粹立于藝術表現的立場上來說，國內尚可有能表演的人材和集團。

2.宗教音樂的非議　第三次的創世紀，第四次的彌賽亞曲，誰不敢否認這神曲本身的藝術價值，但有二點需注意的，這次全國美展標榜現代精神為出發點，那末第一點便是不應以十八世紀的作品來强為表示現代精神，第二點宗教音樂內容很少可直接間接有助于我們的新興樂壇，所以終可挑選歌劇的大合唱，而隨便將枯燥的神劇來費時間的演唱，多少是一件失策的事。

有感于這二個缺點，我們便要問，除國立大學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設有音樂系一科的極多，那末為甚麼不事前接洽好，就是演奏得不好，還不失為我們這時代的反映，再說，首都一地公立銅樂和管絃樂隊有十隊以上，人數總得五百以上，耗費公帑正是可觀得很，那為什麼又不事前聯合起來訓練一下呢！何況，在創作上說，冼星海，李唯寧，黃自等都有為大規模的管樂隊的創作，而金律聲的為銅樂隊演奏用的建國廿五年進行曲等，至於歌曲鋼琴曲更多，如唐學詠，賀綠汀，李樹化，老至誠等，馬思聰亦有專為小提琴作的奏鳴曲 Sonata和絃樂四重奏 String Quartet等，如果歸納這些國人的創作，儘可連續四五次的演奏，在技巧方面也有第一流的專家，因此，這種很可以表示現代精神的音樂會，而今弄得有些不倫不類，想很多人一定具有同感吧！

要培養民衆秩序，這音樂會是最易收效，我們知道在第一次演奏時，推門聲，嘻笑聲，吃瓜子甘蔗也有，並且一個警察進來向一個聽衆用力地將皮鞋一推立正，原來是報告他的長官，而不顧到台上細膩的正在女聲獨唱，這種荒謬的現象，都可以在繼續常常舉行演奏會而才可訓練得良好的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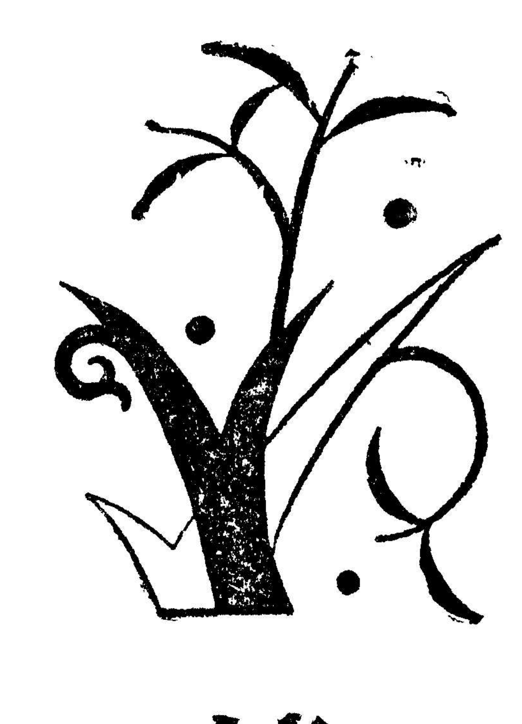
這裏再一說黨歌的問題，四次演奏會前各先奏唱黨歌，但和聲均不相同，第一次是李唯寧的配製和聲，由絃樂隊伴奏，先在曲前有一小節引子 Introduction，結束時相同，很

富于明快的先聲，第二第三次都是唐學詠的和聲，由管絃樂隊伴奏，第四次是程懋筠的原作，這三種黨歌的和聲，筆者以爲李氏的最獲效果，可是極盼當局早些確定這合理的和聲，免得各自編撰而失掉統一。因爲代表國歌的黨歌，不容隨便變更。

再者，這四次演奏的節目事前均沒有詳細公佈，所以各報一些都沒有爲帮助聽衆瞭解起見，事先有闡明和介紹那些節目的內容，這可見辦事人員的疏忽，可是事後，各報又從沒有一篇涉及批評的文字，連詳細記載的文字也沒有，我個人以爲各通訊社報社尚須有專家插足其間，俾協助這提倡文化的重任。

結論

筆者草此文時，展覽會尚餘二天，音樂會全已過去，這些盛况好像盤旋在腦子裏一般。這裏雖然略微分別的報導了些經過，可是還沒有將一次話劇的表演加以叙述，原因是屬于職務的關係。我們敬祈主管的教育部所經辦的這些事不單是爲使年度工作報告上增一項目而已，希望在實質方面能做到確使影響于新中國的文藝復興有一些裨益，才是合理的期望，我們並不預備特別估高那些美術音樂的利益，但也决不容忽視這精神文化的自然流露和他時代社會的連繫關係。所以，我們不必質諸過去的失敗，乃是期望努力于未來的成功。筆者曾費了幾個月的功夫編了一部『三年來中國美術音樂之動態』，詳叙這目前美術界音樂界的過程，惜乎必然的不合書店老闆的生意眼而將一大疊原稿置之高閣，個人以爲，這目前正是一個大動盪的時期，自由中國新興藝術界開始步入另一階段的前夜，因之，各種努力便成另一階段的標的，而我們的未來的標的便可完全顯露在這些具體美術展覽和音樂演奏裏了！



憶西蒙（四）

長江

生育，圖王急欲有後，聽說某家小姐生育成績很好，趕緊接來作太太，就是現在的夫人，然而她在娘家生孩子雖然不錯，嫁了圖王之後，仍然發胖，而喪失了生育能力！

未嫁人而可以公開生育子女，為蒙古社會一大特點。圖王沒有法，才過繼他弟弟薩旺扎布公的次子為養子，就是前述在圖王蒙古包中所見的小人物。薩旺扎布公的住所，新移在王爺附近，他有一位額旗無雙的絕色夫人，生了一位異常聰秀的公子。薩旺扎布外表比圖王聰明些，但是始終是井底長成，對於外間大勢，知道得太少。

圖王太太為了歡迎新的客人，把日本人送她的破舊留聲機，唱給我們聽，神氣非常得意，這又是日本人有實物的民族收買政策收效了。為了採訪更多的消息，圖王太太和公爺都喜歡打麻雀牌，於是我們夜間就在蒙古包中作方城之戰。五寸高的小方桌，四角燃起外間來的魚油燭。大家盤足坐在蒙古包中，勾着腰打牌，日本人也送他們麻雀牌，他們學會了漢人對麻雀牌所用的術語，所謂「碰」，所謂「吃」，……不過數「胡」和計算金錢，還是用蒙古話的數目字。

給日本人當繙譯的蒙古人，從下午起就開始調查我的來歷和任務，夜間他再度奉命到蒙古包來，藉看打牌的機會，和我搭話。心中有數，週旋有固定方針，他當然得不了什麽結果。他所得日本人的報酬，是月薪六十元，「六十」就可以買動一個相當有知識的蒙古青年來侵略他自己也是組成份子之一的中華民國！一個國家不能使每一個組成份子感到愛護自己的國家的必要，而甘為外國利用，這個國家構成上必定有缺點！

十　訪圖王歸程

圖王私人住在另外的蒙古包裏，不和這些衙門性質的蒙古包在一起。衙門性質的這羣蒙古包是不隨時移動的，王爺私人的蒙古包也和普通蒙人的蒙古包一樣，隨牲畜逐水草而遷徙，所以有時他的住處，距衙門很遠。不過，我去的時候，他正住在衙門西面半里遠地方。

穿行柳林幾分鐘，三頂蒙古包樹立在小斜坡上面，因為我是作為某公司的送禮者，由一位叫「蒙得巴桀」的引導和作繙譯，他正是蘇劍嘯的叔叔。對我說了許多埋怨中央的話。首先被引導至作為客室的蒙古包裏休息，簡陋和死寂，有點令人坐着不耐。後來被領至圖王自己的蒙古包中，自然王爺的氣概不同些，包牆所用的氈子，特別純潔而有花紋，包外立着看不懂的藏字旗杆，包裏中間供着佛像香爐等，客人被讓至左上方盤足坐下，僕人獻茶，白糖酥油炒麵，然後彼此問好。圖王的額部有幾分像班禪，有一個肥壯裸體的小孩子在他身上爬來爬去。一套不是事實的關於經商的話，在我呈獻禮物之後，繼續說了出來，於是來了許多本無其事的討論。接着是拜會王爺的太太，她又是住在一個蒙古包裏，她這包有作飯的爐竈，裏面的箱櫃比較有幾個。這位太太胖得要命，普通人的手長是不够抱得着她的粗腰，她熱烈的招待客人吃了一頓羊肉粉條，粗手粗脚還笑得不可開交。包內有一兩個年青的女人在縫衣服，也相當秀麗娟好。

這位胖太太，說來有趣。圖王因為有花柳病，原配太太發了胖，不能

他們喜歡「對子」和胡大牌，結果都被我贏了，越贏他們越做大牌，越做越輸。越輸，他們還要繼續往下打牌，跑了一天馬，再彎腰盤腿打半夜牌，我的腰有幾分痛了，而他們非繼續一而再，再而三的打不可。我只好把贏的錢都以「送給小王爺！」的名義退回他們，然後拖着疲乏的身體，經過半里路的柳林，回到我們「近代班超」的蒙古包。

恐怕後面有人竊聽，我和王君談話，非常低聲。他一個人出使西蒙，幾月以來，沒有一個可以閒談問題的朋友。直徑不到一丈的蒙古包，坐臥站行都只有這樣大的範圍，出包看看，是綠樹荒丘，和那些「以肉爲食」「酪爲漿」的人往來，他們的知識太簡單，而且言語上有多少的隔閡。大局的趨勢不知道，後方主管官廳又沒有嚴密的週詳的指導，許許多多洩氣的事實，讓這孤軍苦鬥的人伸不起腰。然而，他還在這裏撐持了幾個月，表示中央在額旗尚有一點力量！

十二日我們計劃看看這裏唯一的小學，和日本的臨時飛行場，繞道回白音泰來，廣場上遇到日本偵察隊某某在散步。他用奇異的目光送我們，他似乎懷疑着我們是否對他們有相當打算，一個生人之突來突去，當使他感到可以注意的。

躍馬登王府對面戈壁高崗，喇嘛廟和幾所王爺特許建築的土屋，以相當的距離，一字長蛇式陳列在平坦的戈壁上面，所謂額旗小學，是在一家士院裏。校裏設備，也有內地式的教室一間，不過，先生和學生還是喜歡活動在院內特設的大蒙古包中。蒙古人總覺得蒙古包便當，傳統生活習慣支配人的意志，我們不可輕視這種力量。許多壯健活潑的蒙古小孩子，把我們圍了起來，他們並不拒絕而且親密的接受我們的握手。一位教蒙文的老先生，坐在蒙古包的上方，成吉思汗的大像，掛在先生後面氈牆上，他的左面坐着十幾個蒙古少年，張着大眼注視着他們對面的生客。這般孩子天天看着他們偉大的祖先。成吉思汗英勇的容顏，由於知識之進步慢慢明白而今蒙古民族所處之環境，不知他們將作何感想！

所用教本爲中央所制定之蒙漢合璧教科書，內容很少適合於蒙古社會之材料，其中所附山水人物圖畫，十九爲江南都市漢人風格！怎麼也不會有一點蒙古氣。這眞所謂「閉門造車」之邊疆教育了！

學校旁邊，就是「東廟」，西去一百餘里，還有一個西廟。是額旗的兩大廟宇。東廟兩側戈壁上，就是日本選定的飛機場，平硬寬曠，日機已數次起落，異常便利。

嚮導引我們走了三四小時無路的亂沙河，沙堆，和柳林，馬已疲得不了，還沒有發現正當的道路，我有點懷疑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誰知他從叢林轉出去，就到一塊有草的開闊地，有一家他所熟悉的漢商，解決了午尖問題。漢商也爲我們訴苦，因爲現在的商業，已爲王府所管理，物與物之交換比例價格，由王府規定，不能提高。同時漢商彼此競爭，往往放出低於規定之價格，以招徠交易，大家不得不同時落價，因此利益甚微。因此只能暫維現狀，前途帶幾分黑暗。

此後走入無盡的老桐林和柳林中，一趟一趟的快馬，仍然沒有跑出森林的掌心。在一條小河邊，遇到一位外蒙古喀爾喀族人的騎駝老喇嘛來同路，他優哉游哉的趕着這沙漠之舟，然而他現在卻是飄流異域的人。

內蒙各地，習稱外蒙人叫「喀爾喀人」。因爲蒙古種族原來分爲三大派別：一曰，喀爾喀人（Khalka），一曰喀勒馬哈人（Kalmuck），一曰布利雅特人（Buriat），喀爾喀人占外蒙古居民之大部份，住居於車臣汗，土謝圖汗，三音諾顏汗，扎薩克圖汗，及庫布蘇庫爾湖之附近，是爲東蒙古人，爲蒙古諸族中比較開化之一族，喀勒馬哈人，即額魯特人，住居科布多之附近，是爲西蒙古人。布利雅特人則分散於西伯利亞一帶。故流落內蒙者，以喀爾喀人爲多。

路遠林深日西斜，我們不能顧惜馬力了。林中路亂，同伴一人馬快，跑得看不見了。我們已突出森林，走入沙山區域，登高四望，仍無失夥同伴蹤影。原來他跑錯道路，馬陷鬆沙中，被掀地下，聽到我們呼喊的聲音，才慢慢找了回來。

沙山地帶，景象特殊，黃色的鬆沙，如海洋中洶浪的起伏，沙波高下

，大致成水平，無大沙峰之突出，沙山上絕無片草寸木，一望黃沙，頗增異域之感。但沙波間之凹地往往有水塘，有叢草，甚至還發現一大水草區，牛百肥壯的駱駝，自由昂首跋步於黃沙綠草之間。馬過沙波，沙鬆陷馬，如傍沙崖而過，馬蹄常滑下一二尺，亦爲人生旅程中之奇景。

翻了不知多少沙山，馬已到了精疲力盡，我們牽馬而行，一步一歪，嚮導常常走到高沙頂上，辨別方向，我們眞不敢相信他的領導完全不錯，然而此時只有跟他走。不過，走這些毫無人跡的沙海，如果沒有必然可以通過的把持，走起來誠有幾分茫然。

四面沙山之中，我們又發現一條連續「S」形的小溪，在沙山裏，彎來彎去，沿溪是水草，水的流量太小，爲流入東海的額濟納河支流之一，看它屈折淤塞的情形，這條河什麼時候會被沙漠渚塞，還是可以憂慮的事情。過河後又是沙山，爬上又爬下，爬下又爬上，爬到地平線上已不見了太陽的光輝，還在那裏渺茫無歸宿。

對面已經人影模糊了，覺馬蹄已踏上了堅硬的戈壁，嚮導說前面七八里就是我們汽車來時休息地方的烏蘭愛里根，不約而同的，人馬一齊加勁，只聽得得馬蹄聲，與人馬喘息聲，一刻鐘左右，我們已勒馬白音泰來河岸。深夜回想當日經歷，直不啻演一場驚奇的電影。

十一　額旗風雲

九月中旬，額旗蒙人的情形不很安穩，日本人用「反回」和「反蘇」的口號，確乎相當煽動了全旗的人心。那時以百靈廟爲中心之日方蒙古活動，着着進展，漢人勢力消沉，日人更宣傳綏遠方面日軍已開始攻擊國軍，蒙人心益活。蒙人對日機無反感，因其覺天上來去之人，最低限度，比騎馳而來之漢人可値得歡迎也。

在白音泰來休息兩天，得着安閑鑑賞此間蒙古風味的機會。有一天夕陽時候，我們三四個人騎馬漫行額濟納河邊草地上，晚霞作金紅色，從柳林西面向天空放出萬道光芒，所有沙山，樹林，牲畜，乃至人的面孔，都被映上金紅的色彩，肥大的駱駝漸漸在主人指揮之下，邁着沉重而遲緩的大步，轉回主人之家。草場上布滿着被剪去了毛的羊羣，好像美麗的公園草地上暫時爲受災難羣衆所寄駐。河邊有蒙古姑娘在取水，柳林中的蒙古包頂，昇騰着炊烟。

又一天的早晨，幾個朋友騎馬去一位喀爾喀喇嘛人家買俄羅斯大皮靴，他是慣於偷入外蒙，運送貨物的人，曾被外蒙逮捕幾次，和釋放過幾次，他仍然幹那勾當。碰巧他不在家，幾個患病的喇嘛，睡在他的蒙古包裏，正在念經拜佛，希望這樣驅逐病魔。還有一個雪白皮膚的初生嬰兒光光的被包在小白羊羔皮裏面，他的母親事實上是那位和尙（喇嘛）兼冒險商人的妻子，他也就是和尙的兒子，蒙古喇嘛名義上不得結婚，事實上在廟宇外面組織家庭的，已成普遍的現象。皮靴沒有買到，回馬來，見溪西一帶，靑草蓋地，鬱茂的柳林，有如藩籬。草場之西，東北角上一對蒙古靑年男女，坐兩匹赤馬疾步如風，並轡向西南而去。女着鮮紅大袍，男衣緊小蒙古藍色便服。急行時，八蹄如輪轉，不分脚步。[illegible]尾平伸，隨風蕩漾。他們在草場上騎了一個來回，我們幾位觀衆無不暗中叫好，竹馬神馳。看看他們要停止表演，我飛馬上去，希望他們再走幾趟，我能聽一二句簡單蒙古話，可不能用說話表達我的意思，我伸手豎起大姆指，稱贊他們，並來回指着草場馬道，希望他們再跑。紅衣女郎蹙眉了半晌，然後似有領悟，啓唇微笑，很姣聲的告訴我們回到白音泰來的方向！原來她誤會了我的意思，以爲是迷路不得歸，誰知我們是在讚美她和她的情人呢！

快樂的感觸之後，十四日晚傳來駭人消息。謂日方軍用車九輛，滿載軍用品，已離百靈廟西來額濟納！傳送這消息的人，是親自在黑沙圖遇到這個外國車隊的中國車夫。他曾被日人請求領路，而他私自先開車逃來額濟納的，據他在黑沙圖聽我們軍隊說，車中有不少的軍火！又據本地消息，日人即將派人在烏蘭愛理根等候該隊汽車！所有車站和電台的人，都被緊張與憂鬱空氣壓着了。這幾位孤懸戈壁的人，在外人大肆進攻之下，將怎樣辦呢？對抗既無相當力量，退避亦心有不甘，且內地高級機關皆無時

局狀況與應付方針之隨時指示，大家將何所適從！

果然十五日日人已在烏蘭愛里根設立帳幕，專候兵車，刺目的太陽旗已高高的豎立在幕頂上，隨風飄蕩！圖王亦已派人備羊酒，擕最敬禮之哈達，準備獻給乘車西來之首領！蒙古人這天來我們駐地的特別多，他們的態度也和往日不一樣，平日很和我們要好的蒙古人，也架子十足，似乎我們已經到了「末日」，不再値世人之平等待遇！本來一向安閒曠逸的白音泰來，現已弄得草木皆兵！

不但我們如此，額旗一般漢商，亦人人自危，他們紛紛向車站和電台打聽消息，同時把他們所知道的民間消息報告我們，到利害關係，始見民族的劃分。

我此時以爲將西蒙危急實況，早日宣布國人，爲我最緊要之任務，然而困處戈壁，東返無車，南去酒泉，則繞道更遠。乃決心騎駝走阿拉善，橫斷一千六七百里之沙漠，至定遠營。然後過賀蘭山以至寧夏，飛返包頭。一方面這是一條較捷與較安全的道路，同時，也可以作一次駝行貫穿額阿兩旗的狎遊。日方在阿旗活動情形，也可以調査相當清楚。我看當時額旗狀況，也許這次駝行是眞正所謂最後時機！我要利用這些最後時期，來達到我所需要的一切。

蒙古人稱外國人叫「俄羅斯」，如說日本人，則說「日本俄羅斯」。因爲與蒙古民族接觸最繁的，或者是最早接觸的外國民族，是以「俄羅斯」名國的斯拉夫民族，他們第一觀念經驗是「俄羅斯是外國人」，如果俄羅斯民族是蒙古民族所最初接觸的外國人這話不錯，他們當時的「外國人」就是「俄羅斯」。傳統觀念遺留下來，「俄羅斯」一詞，成爲「外國人」的代替，因而有「英國俄羅斯」，「瑞典俄羅斯」「日本俄羅斯」這些有藝術味的名詞出現。

「日本俄羅斯」這樣的讓他們興奮，日本飛機這幾天連着來了幾回。「日滿蒙團結反蘇」的幻想，糢糊了這群喀爾喀流亡者；武裝蒙古，反對回軍，要回蘇劍嘯這一類宣傳文彈動了大多數土爾扈特人的心弦。

我決心走阿拉善，而雇不出走那裏的駱駝，這不是一條通商大道，漢商的駱駝不肯走，而且也不是走駱駝的季節。蒙古人的駱駝呢？他們無走之必要，來回近四千里的戈壁，他們也是相當考慮的。時局如此不安穩，他們還把握不着，駱駝放出之後，這額濟納後方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給我刺激最深的要算十九日夜間了。一群青年人正在屋中高談闊論，分析些時局和研究許多對付今後危機的方法，忽然一陣緊驟的馬蹄聲，從屋外廣場上送來，我們這裏有關的人都在屋裏，騎馬而來的人們之帶特殊性，誰也可以肯定的了。驚愕的空氣，正緊張的震懾着人心，推門而入的是讓大家悲憤與不安的現象！一位所謂蒙古旅行隊（即偵察隊）的某隊長，和一位德王跟前掌印官的繙譯。這位矮朋友傲然的坐在屋內方桌的上方，那位實際可憐而表面得意的蒙古同胞趾高氣揚的陪伴一旁。他一面叫電台派人去烏蘭愛里根請他們派來候車的矮國青年，一面把右脚提來放在坐櫈上，睥睨全屋！屋內的中國人誰也不知道今晚會出什麼事情。好些人氣得熱血沸騰，鼻孔很粗的出氣，頸子都似乎塗了鮮紅，怒目無言相對視。然而另外有一人，則於驚悼恐懼之後，感到個人當前與今後的危險，於脅肩諂笑，搖尾乞憐於矮朋友之前，奉茶，造飯，燃煙，問好，三句一笑，二句一媚，然後某隊長者仍昂首不加垂顧，彼又轉而獻殷懃於蒙奸之前，求其必要時照顧，求其加恩提擕，對於日本飛機表示不勝欣慕之忱！某隊長久候造飯未熟，表示不耐，此自命見機之某君一面親入廚房啊叱廚夫，一面請這位氣勢洶洶的矮朋友躺在我床上休息，並親爲之收拾衣帽等事！這時我看稍有血性的人，都幾乎羞愧憤怒到把眼珠迸了出來！

感情激動過了以後，用理智分析的結果，上述經過表現某種漢奸之構成原理。國家的力量，不能保護人民生活的安全，一部份意志薄弱的人就容易背棄國家，託庇於外國勢力之下，以圖生存。弱國多漢奸。一個國家殖民地性的存在愈久，則漢奸繁衍將異常迅速。

一位名坤都的蒙古人，祖先是唐古忒族（藏族），平日交往尚不壞，並且常常告訴我許多蒙古消息，這幾天情形也不同了。如果當着日本人或

者和日本接近的蒙古人面前，他的神氣變為那樣的傲慢可憎，我和他商議雇他的駱駝去阿拉善，他索價高出平常價格幾倍，而且條件之苛刻，讓人聽了氣得說不出話來！民族政治形式不變，私人間交情，可靠性太少了。

費盡九牛二虎的氣力，才雇好喀爾喀喇嘛五匹駱駝，他們藉此機會到定遠營拜廟，而且他走過一趟阿拉善，道路勉强記得，不必再另雇嚮導。可是他迷信黃道吉日，非到二十五日不能動身出門。而此時才二十一日，並且大家驚心動魄的日軍汽車隊又已於二十一日午后安達烏蘭愛里根，和我們駐地已不及半里之遙，隔河相對！

據報，日軍運來軍火，係武裝蒙人之用，額旗各首領已定二十三日在東廟開會，討論政治問題，日軍某武官，又在東廟辦公，將於二十六日開始，召集蒙兵訓練，並將組織蒙古常備隊。此車隊到後，額旗將正式成立特務機關，安設無線電台。圖王於二十二日由電台拍電致酒泉回軍，請其「立即釋放蘇劍嘯！」否則「請明白答覆捕蘇理由！」措詞異常强硬，大有哀的美敦書之概。而細審其示稿，則十九為矮朋友代起。另據商人消息，外蒙近向東南調兵甚多，戰爭空氣瀰漫全蒙。

王德淦君的行動，這時使我最感動。他的悲憤憂懼，和我們大家相同，後方並沒有給他任何的力量和指示，他單憑他一點胆力和智力，首先混入日軍車隊，調査究竟，隨時向後方報告，他明知無甚挽救危機的辦法，仍然在悲痛心情中，安詳的作他應作的情報工作。

蒙古人又傳出新消息，日本槍械到達之後，蒙古壯丁恐怕要不能自由出境，如此，我雇妥的駱駝恐怕也要發生問題。環境急迫，乃託人說蒙人喇嘛，願外加待遇，希望他能提前就道。幸而更多的白銀，買動黃道吉日，提前兩天，二十三日午後，匆匆就道。土爾扈特的風光，慢慢和我分離，額濟納惡化的前途，我漸漸接近了報告國人的機會。我是那樣的興奮，那樣的僥倖，僥倖我居然能成行！

但是許多不能走的朋友，太可慮，太難過了。他們的職務上決定他們不能自由離開，同時他們又沒有得到上級負責者有效的指示。坐以待亡，他們是太不幸了！然而他們在萬分艱難中，把他們從數千里外辛辛苦苦運來的一點食物，都送了我。我沒有什麼可以說的，我只希望早日能使關係各方早日知道西蒙危急的實況，迅速設法處置，以挽救西部蒙古和這些朋友們的危難。

十二　匆離額濟納

騎駱駝作沙漠長征，在我尚為第一次。我們在北平和平綏線一帶所看到的駱駝，體格總不很大，駝峯小而倒的多，這五隻駱駝，因為被喀爾喀人終年休養着，精神煥發，體格壯美，其中三匹有出乎尋常的高度，人騎在駝峯間，只剩了一個頭部比駝峯略高一籌，駱駝肚子肥大得可怕，從背梁到肚底，我們這般騎士們的腿長只够它五分之二。新長的秋毛，是那樣的鮮嫩，那樣舒展。

駝主兼嚮導的這兩位喇嘛，一是叫道爾濟，一是叫蘇牧羊，同胞兄弟倆。道爾濟是聾子，真正負担嚮導工作的是蘇牧羊。翻譯是久留蒙古的漢人老杜。老杜從前拉駱駝慣走外蒙古，酒泉到綏遠一路也很熟，蒙古話說得很漂亮。關於走阿拉善應帶的東西，如吃的麪粉，羊肉，鹽，醋，綠豆，大米等，作飯的鍋，鐵叉，銅勺，睡覺用的帳幕，鐵鍬，鐵鎚，補織用的針線，各人的行李，特別是飲水，我們預備了四人四五日用的飲料，舉凡生活所需，或有關的用品，全須帶上。他們是老行家，我託福不必自己操心。

他們知道我是初行戈壁，選擇了那匹比較矮而年青的駱駝給我作騎駝，顧慮大駝不好駕馭，恐怕跌我下來。實在騎駝比騎馬平穩安適得多。

用汽車行戈壁，並不感覺戈壁的十分廣闊，騎上駱駝，就感到縮地之無術了。由白音泰來東南過東河，額濟納肥美的森林水草區，慢慢留在我們的後面，駱駝舒緩平穩的脚步，前後搖蕩着騎人的上身。駝背上不必要很完全的騎鞍，有相當墊隔的工具就行，駝不要轡，牽着連在鼻上的單索，就可以對牠指揮如意。

你要想駱駝自己加速牠的行進速度，最好讓牠們並排着前進，平行局

勢下，誰也不肯讓誰，牠想趕過牠的同伴，而牠的同伴却沒有一個願意落後，你快我更快，牠們各不相下，我們趕路的人，却佔了便宜了。生存是競爭的，爲了競爭，各方面不能不全力奮進，否則將成落伍者和失敗者，一個民族在最紛亂的時候，各種勢力並存的時候，往往是最進步的時期，而大一統天下之後，內外無憂，則又往往墮落下來，絲毫沒有進展，這完全看競爭因素是否存在來判斷。

戈壁中無鮮明的道路，只是望着山頭走，走過一個山頭，又望着另外山頭，作爲前進的指針。

連續通過兩大戈壁灘，騎得乏了，下駝休息。下面是乾燥的沙地，寸草不存，四望遙遠的天邊，有時有山，有時我們的視線，消滅在陰灰的地天相接的氣氛中。人是這樣的四個，駱駝是這五匹。兩個蒙古人和我語言不通，他們三個相互間談得起勁，我自己除了偶和譯談幾句而外，沒有方法可以表達我的思想和感情。我這時才感到戈壁之遼闊，及其給予旅人之悽愴。

一片戈壁盆地的中心，沙地上存留着灰白色的細泥沉澱塊，整個來說，這些沉澱泥塊，已經破碎了，遠遠看去，還保存着蜂巢式的平面。假如回到若干萬萬年以前，戈壁正是碧藍海底的平沙，我如果坐在探海器裏，沉墜到汪洋的中心，那時可能遇到許多鯊魚，烏賊，珊瑚之類，隔着玻璃我可以和許多水棲動物見面。可惜我遲生了若干萬萬年，滄海已成荒漠，風沙而外，所餘的只有極少的古海徵候了。

途次，常遇成堆的白骨，狼藉戈壁中，此蓋爲過去橫渡沙漠而犧牲之駱駝，駱駝本生於沙漠，其所恃以生者，以其能食各種雜草，有水囊可以蓄水，有駝峯可以耐饑，故能縱橫大漠，獨傲羣獸，而其一定時期經過之後，一代之生命即告結束，黃沙廣漠，即爲此漠上英雄白骨之陳列所。過去若干代如此，今後若干代亦莫不如此，此蓋爲駱駝生存史之本質。然而我們所騎未死駱駝，對於彼等先代之白骨，仍時現驚避之行動。是蓋有懼於「死」。生物必不能不死，而生物皆不欲死，此生物之所以特奇也。

午後，走過了一個十數里的大沙窩區，黃昏後又走進另一沙窩，我有點不願意走，一方面是騎駝騎得餓了，一方面是恐怕走進沙窩，夜間走不出來。但是老杜告訴我，蘇牧羊的意思是再過了這片沙窩才住下，過了沙窩有草可以喂駱駝，沙裏沒有辦法。我當然只好聽話，天是慢慢由太陽的世界，走入月亮的世界，濛蘢的月光射在緊密的沙浪上，半明半暗的浪頭，無禁的綿連着，起伏着，四望都是茫茫。五匹駱駝在蘇牧羊領導之下，轉來轉去，浮沉在沙浪之中，飄蕩，飄蕩，飄蕩到嫦娥小姐都有休息的意思了，我們仍沒有發現沙海的沿邊。看蘇牧羊東張西望的神氣無疑的是迷路了！既然喪失了方向，也只好暫時找地住了下來。沙裏無水無草，因爲沙是鬆的，帳幕也立不起來，草率的燒些茶吃，我們就露天睡在沙上了。

仰面看到明月和星光，她們陪着我們，她們的態度非常溫和活潑，似乎有幾分嘲笑人類，笑人類的活動太遲緩，太小氣，太自私，太白費氣力，因爲她們想來，人類正當的生活期，應該是集中所有人的力量，克服自然界，增加全人類的享受。現在還停滯在民族壓迫民族，階級壓迫階級，事業壓迫事業，個人傾軋個人的時期，人類的進步太慢了。墨索里尼和希忒拉現尙拚命提倡壓迫弱小民族，說是「傳播文化」，這完全是開人類歷史的倒車，在她們看來，是更加可笑了。

我們這一小隊人駝，實無異大海中的孤舟，假如我們今夜就消滅在沙漠裏，等於大西洋上沉沒了一隻帆船，不會引起世人的注意。這種遭遇常常令許多有志的人灰心，他們努力的苦心，總希望世人的了解和同情，如果一番熱忱放在冰窟裏，往往令人傷心。然而，眞正從事於艱難事業的人，又應該有更深的了解，人與人間之澈底了悟，因生活環境之不同，與修養之有別，縱然平心靜氣，障碍已多，何況利害不齊，觀點各異，故明名將兪大猷說：「眞丈夫處世，唯自信而已，又何窮通得失之足動於其心哉！」這實在是緊要的秘訣，我們認定事情做去，旁人是否能了解我們的苦心，大可不管。

白晝本來很熱，而夜間却蓋了很厚的羊皮才勉够溫暖。蒙古人出門睡

覺方法簡單，一條長羊毛氈子墊在地上，白天穿的大羊皮外衣蓋在上面，頭脚都縮在皮袍裏，無論多麼冷，他們都如此睡法，所以蒙古騎兵的行軍，因爲少帶行李，可以異常迅速。成吉思汗時代之能橫行歐亞，蒙古軍之生活簡單，行動便利，當爲重要原因。

太陽剛從地平線的東方放出紅光，我們已經騎上駱駝隨沙梁而起伏，騎駝有如騎龍，因爲牠的頭頸有幾分像龍，走路的風度，又復安詳落大，非等閒可比。駝上四望，風景索然，於是轉而運用思想，往往能把一個問題想得很遠很深，沒有什麼來刺激我的思想，使它混亂。我這時才明白「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精義，淡泊指生活，寧靜指環境，即生活之物慾不能過高，始能建立高尙之志趣。同時自己心內心外，都要保持安寧與清靜，才能集中精力，致力於精深遠大之事功。

因爲是清晨，看準了方向，約二小時走出沙窩。颶風區海浪式的沙窩，上上下下，象徵人生之崎嶇，崎嶇中正是有人生最精采的節目。一入戈壁，宛如人入順境，平順生涯，又無大可稱述了。

細想我們這一小隊的構成，其中包含重要的政治原理，我爲了生活上某部份工作需要，須由額濟納走阿拉善，然而我自己沒有走沙漠的經驗和準備，所以以一定代價，雇蒙古人之有此經驗和準備者，來作我達成這一任務上的指導，用政黨政治的國家來說，我是人民，蒙古喇嘛是當權的政黨，他們在領導的過程中，當然要以我的利益爲前題，以他們的經驗，在茫茫的戈壁中，引導我前進。在技術領導上，我當然服從。但是有兩點，我是不能不注意的：第一，他們是否忠忠實實的在走路？第二，我自己應有一個根本的方向，從大處看他們走得對不對。所以如果他們在半途停頓，另外作他們自己的打算，我們應該加以干涉，如果走的方向，覺得不對，應該提出質問，這是人民的制裁權和言論自由權。也許因爲地勢氣候等關係，要走一段反乎平常方向的道路，也許一時有錯誤，我們不能干涉太嚴，不過我們最後的制裁權是不能放棄的。在一黨專政的國家，甚至在古代君主專政時代，情形比較危險，他們未上台時，總是些「弔民伐罪」，「解除民衆痛苦」的口號，上台以後，大權在握，問題倒有些麻煩。因爲他們不但要有高明的政治技術（大智），而且要有很好的政治道德（大仁），否則自私自利，恃勢橫行，完全違反民衆利益，民衆辛辛苦苦捧上台的力量，即刻成爲大家最頭痛的東西。阿斗要不是遇到光明磊落的諸葛亮，老早被人當豬仔賣了。人民沒有政權的國家，前途不會光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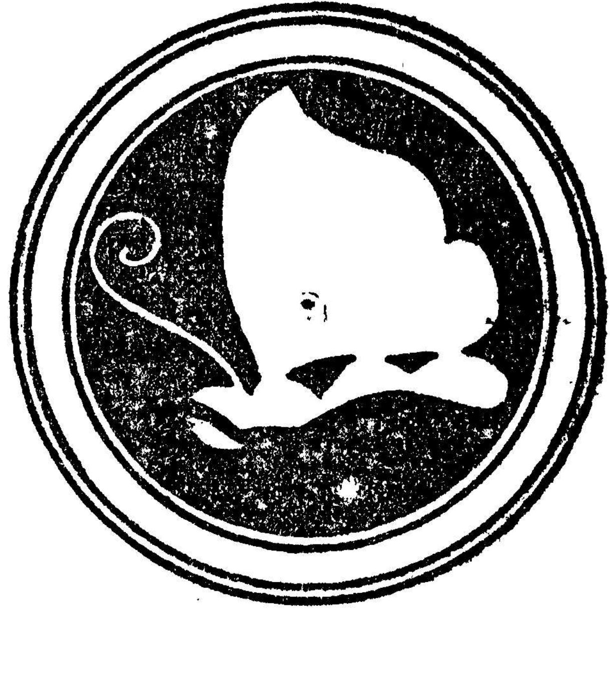
言論自由，在複雜的國家情形下，是讓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見的最好方法，許多新聞紙的本身，自然難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種社會意見。

沿途間有青嫩的紅柳，駱駝對於這種東西，非常愛吃，最初我是任牠去吃的，所以牠只要看到前面遠處有紅柳，即以輕快而平順的步調，向前邁進。後來因爲要趕路，不讓牠隨處吃草，牠就怒鳴，甚至於以不走相抵抗。這事使我發生重大的感觸。就是駱駝完全是爲了牠自己的生存而活動，牠並不想馱客馱貨，人們把牠們制服來作交通工具，在牠們原是一種不得已，牠們並不對於運送和牠們不相干的客貨，感到興趣。利害不同，觀點各異，我們希望趕路，牠們希望永遠優遊於水草之間。利害不同，如果沒有强力强迫着，大家是無法合作的。

（未完）

戈登文書（一）

蕭一山



十二年前，余初見「戈登文書」之名於日本史林雜誌，蓋內藤虎次郎君遊歐歸來，撰大英博物院所藏太平天國史料一文，謂歐洲所保存之中國史料，在中國亦未經發現者有二：其一即英倫所藏太平天國史料及戈登文書是也。民國二十一年，既遊英倫，徧閱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中國寫本，始得乘時讀「戈登文書」，Gordon Papers 是書編號有二：一，為Oriental 3534，凡三冊，一為Oriental 2338，凡九冊，前者除信封名刺船牌商箋等零星文件無關重要外，若李鴻章之手柬飭札，均撮錄之，後者與前者異號同名，多係當時將領之書信，除有關太平方面之函諭及兵冊另編他書外，餘均擇要抄出，共得程學啓崇厚等書翰十五通，李鴻章批札十一通，吳煦黃芳照會三通，鮑超公文封套一件，茲特編為戈登文書一卷，雖非全璧，仍從舊名，蓋記實也。按戈登為清朝最著名之洋將，於咸同軍事，關繫綦大，外人既交口稱譽，清廷亦視為忠臣，史書所載，原無間辭。惟李鴻章函稿奏牘中，似微露不滿之意耳。因常勝軍借西洋礮火之利以立功，而驕橫之氣，需索之狀，軍紀不整，應付為難。此文書均足表現當時實情，可謂最有價值之史料矣。

一　江蘇巡撫李鴻章致戈登手批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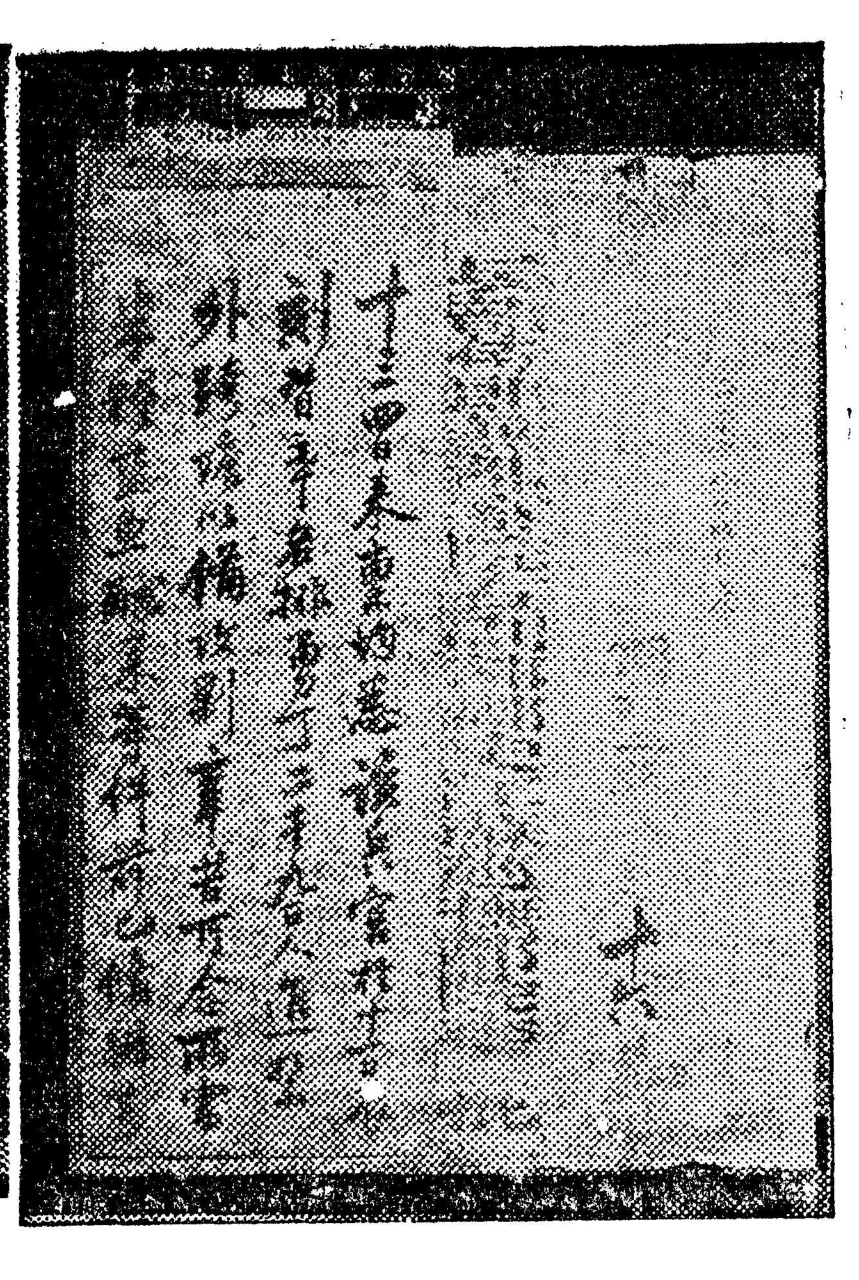
會帶常勝軍總兵戈登

同治二年八月十六日到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蘇撫部院李　批

十三四日來稟均悉。該兵官於十一日辰刻督率各排勇丁二千九百人進紮外跨塘，以備攻剿，辛苦可念。所需米糧鹽魚鹹菜等件，前已備辦甚多，交李總兵收存轉發，帳房一百頂，洋煤一百噸，並交李總兵帶回應用。該營尚存有外國帳房數十架，合計足可敷用，至所需載砲大駁船，前飭李總兵與委員沈國珩雇定四隻，停泊崑山，可由該兵官調赴外跨塘裝運砲位，如尚不敷，再由李總兵等稟請添雇。

喀勒克（即蟋蟀）輪船甚不合用，本部院不願租留，已飭退還原主，並札買守遵照。該兵官所議補發二日工食，以爲滿月租期，惟恐該行主或有糾纏，仰該兵官切實致信辭退，勿任狡賴。天雨士卒甚苦，惟盼速晴，合力攻破蘇城，同享安樂也。勉之望之！手此代柬。八月十六日。



（二）

同治三年二月初一日到

標下會帶常勝軍戈登　李恒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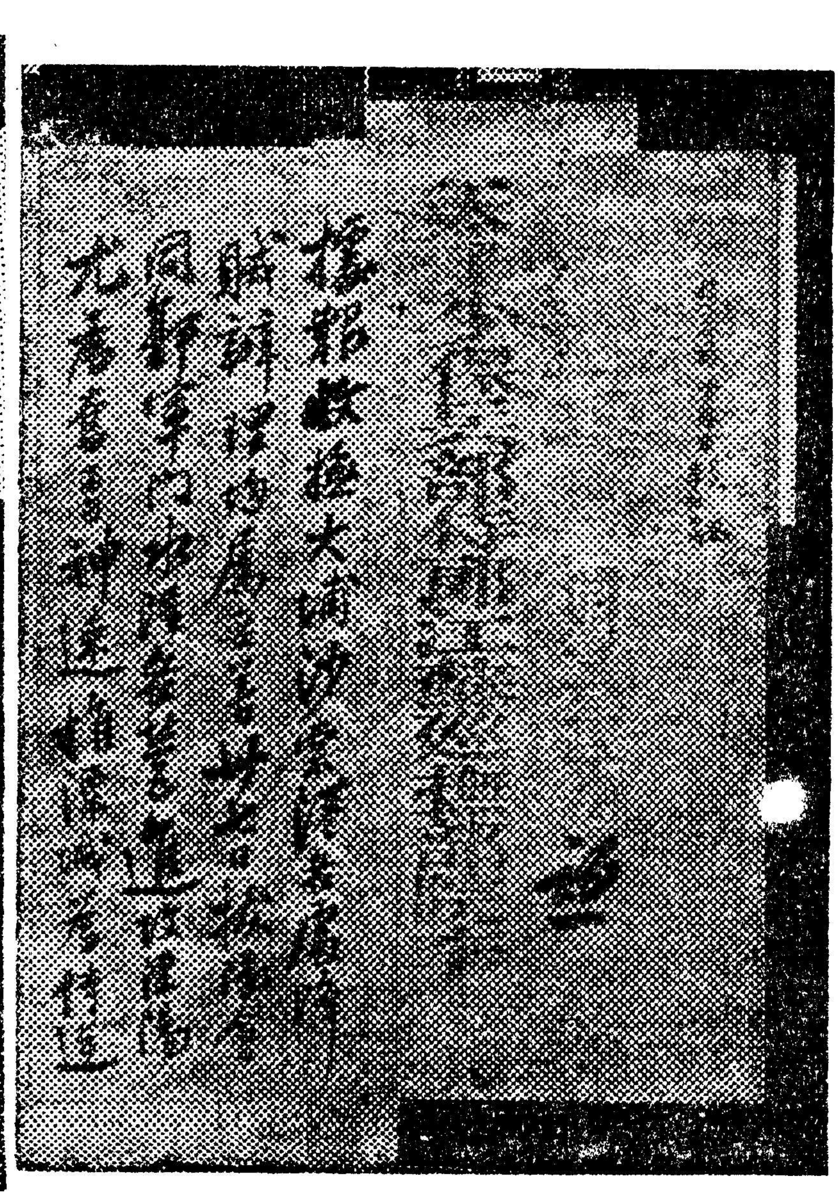
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江蘇巡撫部院李　批

據報收撫大埔沙棠港各處降賊，辦理均屬妥善。二十七日拔隊會同郭軍門水陸各營進攻溧陽，尤爲奮勇神速。惟溧城爲侍逆李世賢老巢，金陵後路咽喉，賊所必爭必守之處，且西連句容丹陽，北接金壇常州，南通長興，廣德，四面賊窟，若踞逆久與相持，援賊左右包抄，前與東壩鮑提督二軍不能接氣，後與常勝各軍不便策應，孤軍深入，良可危慮。幸戈鎮威名，賊所深憚，各股悍逆，或不敢迎拒耳。務須會商郭軍門設法通信，鮑軍兩邊夾擊，俾易收功。如溧城即克，可與鮑軍聯合一氣，戰守均有把握。昨李道來禀，欲請該軍協攻常州，能否回隊，殊爲盼系。此

復。

二月初一日手批。

一山按：戈登文書 Oriental 3534 B本第二十五至三十七頁，共存李鴻章批示五通，皆紅紙摺箋，除第一通言領海生輪船犒銀事，及第五通令戈登撙節發賞事兩件未錄外，餘均抄出或攝印，攝印者，即鴻章之親筆手東也。



二　江蘇巡撫李鴻章致戈登手批

撫憲批：

據稟已悉。白齊文投入蘇逆，斷不敢遽竊崑山，戈總兵因常勝弁勇，多係白逆舊部，久或為所煽惑。該營軍火，皆係英國代辦，本屬至重至要之件，向存松江城內，今未雨繆繆，暫欲寄存太倉，亦無不可。該城中既無寬大房屋，或酌擇一處，准其寄頓。至軍火入城，必派洋弁來太看守，務與婉言商酌，不必多人，且勿令常勝軍往來梭織，致難稽查，另釀事端。日來英國派弁兵數百赴太倉為戈總兵保護後路，並無別意，仰即轉屬況鎮暨各營官各臺局委員一體知照，繳。六月二十五日辰刻手批。

三　江蘇巡撫李鴻章飭戈登札

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江蘇巡撫部院李　為



恭錄札飭事：照得本部院於同治二年十月廿六日由驛具
奏督軍攻勦蘇州城垣，賊勢窮蹙內應，官軍入城截殺克復省城一摺，玆於十一月十四日准兵部火票遞回原摺，內開：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旨，另有
旨，欽此。同日並奉十一月初四日內閣奉
上諭：李　奏督軍攻勦蘇州克復省城一摺，覽奏實深欣慰！權授江蘇省總兵戈登帶隊助勦，洞悉機謀，尤爲出力，著賞給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嘉奬等因，欽此。又奉十一月初四日
寄諭：此次攻克蘇城，戈登甚爲奮勇出力，著李　傳旨嘉奬，本日已明降諭旨，賞給戈登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嘉奬，所有銀兩，著李　籌款賞給。外國本有寶星名目，所有賞給頭等功牌，即可做照辦理等因。欽此。除將頭等功牌另飭會防局仿辦札發外，玆本部院遵
旨速籌銀一萬兩，派記名道潘紳賫往轉交，合行恭錄札發，札到該總兵即便欽遵，將發去銀一萬兩查收具報，此札。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五　日

（未完）

適當的文藝翻譯

水天同

一

最近蕭乾和張穀若二君在國聞周報（第十四卷四期及十期）上關於張譯還鄉的辯論使我深感興趣，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覺得由於二君之爭論而文藝翻譯的中心問題將更得到注意了。

這個中心問題我想可以敘出如下：

怎麽樣的文藝翻譯纔能算是「適當」？

非文藝的翻譯與文藝翻譯的分別，理論上大體是很明顯的。前者注意的是單純的意義（即受極端限制，不得「手揮五絃目送飛鴻」的文字運用），而後者却需注意多元的意義，「有系統的複義」（Systematic ambiguity）偉大的詩歌因爲意義特別豐富，而文字又極端緊縮，所以極不容易譯。（註一）

就這一極端來說，則在詩的翻譯中「信」「達」「雅」實不可分，無論漏掉那一樣，那翻譯就算失敗，這是很顯然的，無須細述。

在另一端極，純科學的作品，日趨於國際化，翻譯的困難日漸減少。我們可以想象在不很遼遠的將來，也許簡直用不着翻譯。

但是介乎這兩極端之間的却是我們日常最接近或最需要熟悉的作品，這都是些「流質的言辭」（Fluid discourse）,多少帶着文藝性的。翻譯起這些作品來麻煩可就多了。要想不翻譯，事實上恐又不可能。所以我們研究的對象正應該是這般作品。

在起始我們不妨籠統地說一句。接近科學的作品譯者只要注意到明白正確地傳達原作的意思就行了。到了翻譯文藝作品的時節情形可就不同了。以習慣的名詞來說，僅僅「信」與「達」是不夠的，非解決「雅」的問題不可。「雅」的問題如果解決，適當的文藝翻譯或者已經得到了。

二

「信」與「達」之不可分，許多人已見到了。即嚴又陵本人亦說「爲達卽所以爲信也」。但關於「信」於「雅」的關係，大家的意見却似乎頗有出入，其實這許多的爭執恐終是表面的而非實際的。譬如最近出版的一本關於翻譯的講義（吳獻書編英文翻譯的理論與實際　開明　一九三六）其中就有這樣的一段話——

所謂忠於原著，是不僅字句與原文符合，須體裁風格亦與原文相同。（原書第九頁）

此處所謂「字句與原文符合」，我想必不是張穀若君所攻擊的「把某一國文譯成別一國字，再照原文次序排列起來」的辦法，若如此便不可通了。作者吳先生的意思，想必也是所謂「信而能達」，「用手兼用腦」的辦法，而非「用手不用腦」的辦法也。但是到了「體裁風格亦與原文相同」這就「更深入一層的「信」，涉及「雅」的問題了。

通常以為「雅」是「高雅」，「優雅」，甚至「古雅」的「雅」，與「信」「達」無關（參看吳書十一至十二頁）這實在是一種誤會，不僅過於拘泥字面，且亦忘了嚴復先生的本意。（嚴氏明言，「此不僅期以行遠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豈鈞奇哉」？可見嚴氏之「雅」非單純的，狹義的辭藻之優美或典雅也明甚。）假如一個文藝作品的譯者既顧到原作的各方面又充分地用本國文字表達了這些深淺不同的各方面，我們還能向他要求甚麼？換言之，一個文藝作品的譯者離開了原作的精神或「含蓄」，實無另作經營，「以求其爾雅」的餘地。這樣說來，「雅」只是另一種「信」，一種深入的艱難的忠實，不是對原作的字句作奴隸，而是對原作「精神」效忠。因此至少在文藝譯作中，「雅」的重要，不減於「信」或「達」，實際三者或可個別觀察，而不能有所取舍也。

三

然則這種艱深的「信」，「精神的忠實」，「充分的表達」將何以取得呢？

曰：難言也！難言也！有可以忠實於字句而同時忠實於精神者，如Baudelaire之譯 Poe 是也（註二）。然而大多數的譯者，則因時間的，空間的，文字的距離而不得不有所損益，以求傳達原著之整個的（或者於「整個的」不可得時求其「最高的」，「最活躍的」）效力，如Chapman, Pope, Lang之譯 Homer是也（註三）。前者的境界未可強求，能作到後者亦大堪讚許。至若逐字直譯，為學讀原著者初步之階梯，升堂而後，不必返顧者，此種譯作名曰 trot（可譯「驢子」），與藝術固無關，與學者則大有裨益，作得好亦大非易事，我們不特不可輕視之，且當鼓勵飽學之士多作此類工作也（註四）。

以中文譯英文作品欲求如 Baudelaire 之譯 Poe 是不可得的。十次裏有九次半，我們非得捨棄字面上的忠實，而求傳達原著最高或最生動的效力不可。以譬喻言之，譯者須把原作如蠶食葉似地咀嚼消化，然後再吐出絲來，組成類似原來品質的錦繡方可（註五），在這一點上，我想張先生與蕭先生的意見恐亦相同。不幸張君因蕭君的批評文中有「……他的這本譒譯雖有了一切『意譯』應有的優越却沒能包含直譯的長處」等語，遂以為蕭君必是擁護「用手不用腦」的譯法而攻擊張君的譯法者。這個誤會蕭君已經解釋，此處不必再論。所需注意者，上述中譯歐美文藝作品，求其圓滿適當的途徑，原則上雖似可得大家的承認，但實際上咀嚼消化，重新組織的工作非同小可，正需要多人長久的努力，與平心靜氣的討論也。

四

目下我國譒譯研究的成績實不足以達到樹立概論，標榜規範的地步，所以如蕭君對張君譯文之探討是應該注意並鼓勵的工作；至於批評文中所言，是否全部允當，自不妨大家從容討論。鄙見以為蕭君所舉的那二十五條例子中大多數確是不妥的：（雖然蕭君主張若把 black morning 譯作「黑色的早晨」則當「於中國的讀者一定比『晨光陰慘』美多了含蓄多多了」，我認為「晨光陰慘」固屬過於文縐縐，而「黑色的早晨」亦太過火太濃烈了，不知然否？）張君原譯一部分是對於求「地道」而失之俗濫（如 "emotional Smuggling" 之譯作「偷香竊玉」"We were each married to another person" 之譯作「咱們兩個一個是使君有婦一個是羅敷有夫了」是也）；「還有一部分是譯文未能充分表現原文的力量而流於淺弱（如 "perfervid" 之譯作「富於情感的」是也）。這些過與不及的毛病是任何文藝譒譯者都難免的，蕭君直爽地指出，張君也應直爽地承認。乃事實與此相反，這是很可惋惜的。

蕭君答辯文中（「再論張譯還鄉並答譯者」國聞十四卷十期五二頁）

提出「趣味」（Taste），「一個本身無據可援，難於捉摸的怪東西」，以下又提到「雅」，但蕭君本人並未深入這問題，我想這是難以使張君心折的。鄙見以爲「趣味」的問題仍是「了解」的問題。「了解」的對象應當是原作的全部意義——包含直指，感情，語氣，目的——這一點在國人已開始注意瑞恰慈教授的著作的今日，不必多論。但在「了解」被認爲問題之先，是有一個籠統複雜的標準問題的。大約「趣味說」之興，是由於想到「理智」在藝術的評價上不夠用而起的。所謂「趣味」，即是被認作一種補充，或竟超越「理智」的能力，一種不僅來自修養，實亦得之天賦的能力。但這種能力用在什麽地方？還不是「了解」麽？所以說「趣味」的問題仍是「了解」的問題也。

在譒譯上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兩種了解能力的需要——對原著的及對本國文字運用的。張，蕭二先生似乎對於現在中文的複雜混亂，漫無標準未有充分的認識。張先生尤其似乎對於自己的中文有一種簡單的過分的信任。實際文藝譒譯理論之難於建設似應多半歸罪於目前我們對本國文字的不識及誤用。在這一層，我國的市場與學院不但少有積極的貢獻，即消極的制裁能力亦無之。拿着我們的蕪雜窳敗的工具去譯人家博大精微，根底深厚的作品，又焉得不失敗？

所以我們現在極需要一種對本國文字的重新檢討。這種檢討的出發點應當超越五四時代那種幼稚混亂，外在的信條主義，而採取意義學（Semasiology）的分析與綜合的方法(註六)拋棄一切不相干地政治的（如「文字革命以救中國」）階級的（如「大衆語」）或巫術的（如「存文言以保國粹」）口號旗幟，而純然以工作者檢視工具的態度從事研究。由這種的研究，我們或可希望得到一種靈敏雄健的運用文字的能力，再進而樹立實用而不拘囚的技術標準——一種新的修辭學。

但是這種對本國文字的研究，也需要外來的參考資料。完美的文藝譒譯一時固然談不到，但力圖完美的譒譯正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練習與實驗，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努力研究本國文字運用，一方仍當不斷地試譯西方文藝作品，同時深切注意各人試驗的成敗，並檢查各種成敗的根由。如此研究與實驗同時並進，我國新文藝之前途乃有廣大之希望，(註七)如其不然，則蕭，張二君之討論以及筆者的妄參末議都算白費了。

(註一)任取莎士比亞出名的一段與梁實秋教授的翻譯並讀之。

(註二)參看下面的例——

Moreover, although it was stated by L'Etoile that the corpse was reinterred at the public expense, that an advantageous offer of private sepulture was absolutely declined by the family, and that no member of the family attended the ceremonial;—although, I say, all this was asserted by L'Etoile in furtherance of the impression it designed to convey—yet all this was satisfactorily disproved.

En outre, bien que L'Etoile affirme que le corps a ete reentere aux frais de l'Etat—qu'une offre avantageuse de sepulture particuliere a ete absolument repoussee par la famille — et qu'aucun membre de la famille n'assistait a la ceremonie — bien que l'Etoile, dis-je, affirme tout cela pour corroborer l'impression qu' elle cherche a produire, —tout cela a ete victorieusement refute.

(註三) Iliad I. 345 ——

Chapman;

This speech vsd, Patroclus did the rite
His friend commanded; and brought forth Briseis from her tent;
Gaue her the heralds, and away, to th' Ahiue ships they went:
She sad, and scarce for griefe, could go; her loue, all friends
forsooke,
And wept for anger.

Pope:

Patroclus now th'unwilling Beauty brought;
She in soft sorrows, and in pensive thought,
Past silent, as the heralds held her hand,
And oft look'd back, slow moving o'er the strand.

Lang:

So spake he, and Patroklos hearkened to his dear comrade, and led forth from the hut Briseis of the fair cheeks, and gave them her to lead away. So these twain took theis way back along the Achaians' ships, and with them went the woman all unwilling

(註四)好的 trots 其實並不多。據說巴黎的 Hachette 書店在一八四〇—一九〇間出的Classiques Jnxtalineaires最好，但後來因爲一般「教書匠」覺得如此一來，古典作家太容易念了，遂鼓動壓迫，該書終於不能繼續出版云。「余生也晚」，不及見此。以余所見，英國的 Temple Classics 版的 Dante 當推第一。Loeb Classics Library (Heinemann) 也很不錯。

(註五)

Propertius:

Callimachi Manes et Coi sacra Philetae,
in vestrum, quaeso, me sinite ire nemus,
primus ego inredior puro de fonte sacerdos
Itala per Graios orgia ferre choros.
dicite, quo pariter carmen tenuastis in antro?
quovo pede ingressi? quamve bibistis aquam?
avaleat, Phoebum quicumque moratur in armis!
exactis tenui pumice versus eat, ——
quo me Fama levat terra sublimis, et a me
nata coronatis Musa triumphat equis,
et mecum curru parvi vectantur Amores,
scriptorumque meas turba secuta rotas.
quid frustra missis in me certatis habenis?
non data ad Musas currere lata via.
multi, Roma, tuas laudes annalibus addent,
qui finem imperii Bactra futura canent;
sed, quod pace legas, opus hoc de monte Sororum
detulit intacta pagina nostra via,
mollia, Pegasides, date vestro serta poetae:
non faciet capiti dura corona meo
at mihi quod vivo detraxerit invida turba,
Post obitum duplici faenere reddet Honos;
omnia post obitum, fingit maiora vetustos:
maius ad exsequiis nomen in ora venit.

(Elegies III,i,1-24)

Pound:

Shades of Callimachus,Coan ghosts of Philetas
It is in your grove I would walk,
I who come first from the clear font
Bringing the Grecian orgies into Italy,
and the dance into Italy.
Who hath taught you so subtle a measure,
in what hall have you heard it:
What foot beat out your time-bar,
what water has mellowed your whistles?
Out-weariers of Apollo will, as we know, continue their
Martian generalities.
We have kept our erasers in order,
A new-fangled chariot follows the flower-hung horses;
A young Muse with young loves clustered about her
ascends with me into the ether,.......
And there is no high-road to the Muses.
Annalists will continue to record Roman reputations,
Celebrities from the Trans- Caucasus will belaud Roman celebrities
And expound the distentions of Empire;
But for something to read in normal circumstances?
For a few pages brought down from the forked hill unsullied?
I ask a wreath which will not crush my head.
And there is no hurry about it;
I shall have, doubtless, a boom after my funeral,
Seeing that long standing increases all thing,
regardless of quaity.
("Homage to Sextus propertius!"I)

H. E. Butler:

"Shade of Callimachus and sacred rites of Philetas, suffer me; I pray, to enter your grove. I am the first with priestly service from an unsullied spring to carry the Italian mysteries among the dances of Greece. Tell me, in what grotto did ye weave your songs together? With what step did ye enter? What sacred fount in did ye drink?

"Away with the man who keeps Phoebus tarrying among the weapons of war! Let verse run smoothly, polished with fine pumice. 'Tis by such verse as this that fame lifts me aloft from earth, and the Muse, my daughter, triumphs with garlanded steeds, and tiny Loves ride with me in my chariot, and a throng of writers follows my wheels. Why strive ye against me vainly with loosened reins? Narrow is the Path that leadeth to the Muses. Many, O Rome, shall add fresh glories to thine annals, singing that Bactra shall be thine empire's boud; but this work of mine my pages have brought down from the Muses' mount by an untrodden way, that thou mayest read it in the midst of peace.

"Pegasid Muses, give soft garlands to your poet: no hard crown will suit my brow. But that whereof the envious throng have robbed me in life, Glory after death shall repay with double interest, After death lapse of years makes all things seem greater; after the rites of burial a name rings greater on the lips of me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Propertius, III, i)

這是現代一位大譯家，（Pound）與一位學者的作品的比較。Butler 的工作是保守的，謹細的，緊跟着原作的，而 Pound 則與之相反，所以對 Pound 的譯著評者意見即大不相同，有譽之爲「眞正的詩譯」也有譏之爲「學究的玩笑」者。但我們可以看出 Pound 的冒險是依着深切的詩才的而 Butler 的翻譯雖貌似而神失也。

（註六）參看拙作「略談梁譯莎士比亞」（國聞周報十四卷一期）

（註七）草本文時曾參攷左列二文

Tuayor, A. Hyatt, "Translation," Honud & Horn V.I.

Blackmur, R.P.I "Tuasks of Ezra Pound," Honud & Hom, VII. 2.

國際諷畫

杌隉不安之世局觀



希忒拉的特使

英國漫畫家羅氏筆下之里賓特羅甫。



和平的防衛

星球的來客：「他們防誰去盜馬？」
某：「這不過是相互的疑忌罷了。」

Strube氏繪



虎口嬰兒

現在義大利規定，兒童七歲起受軍訓，德國規定十歲，蘇俄八歲。

Low氏漫畫



有色眼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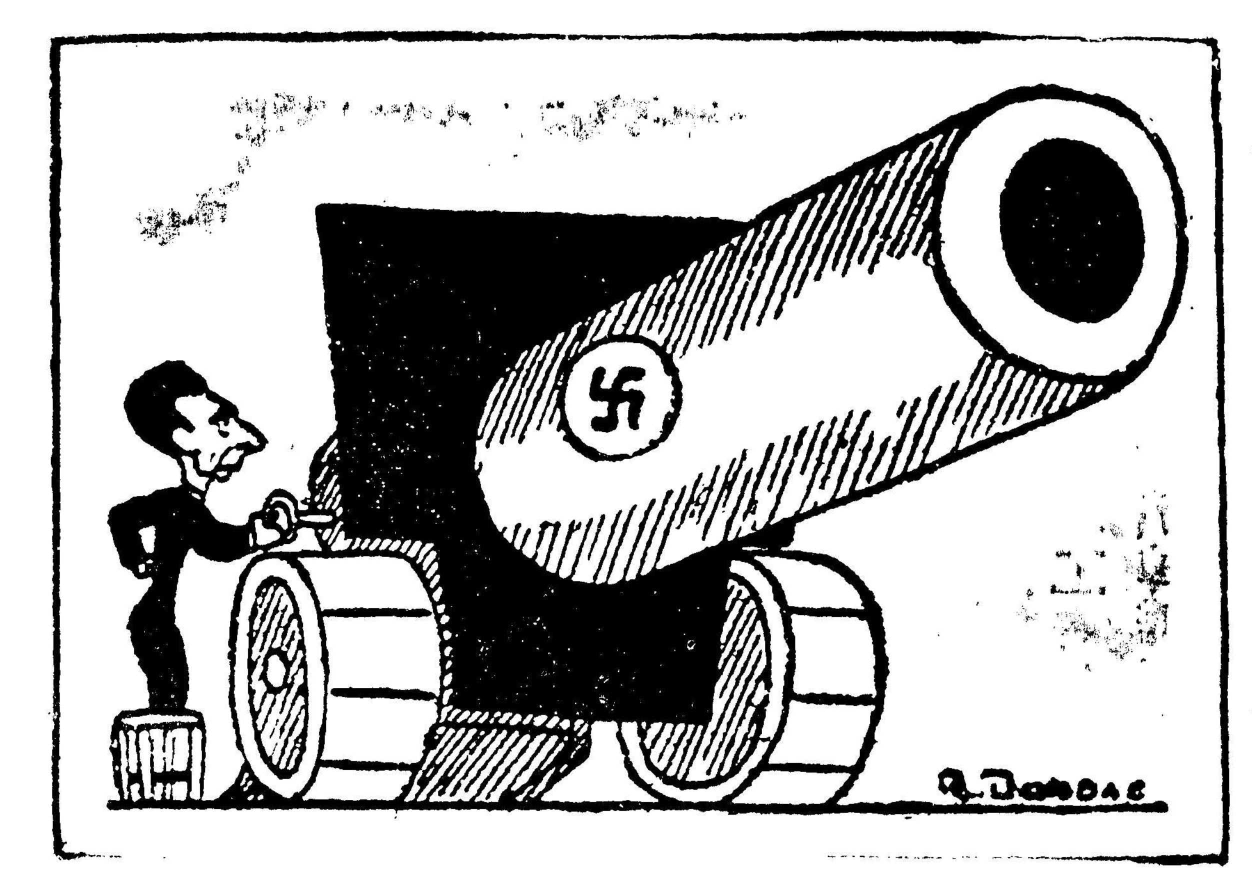
宣傳和新聞檢查兩片鏡面，把西局攪得糊塗透了。

The Milwaukee Journal



沸釜

美國 Los Angeles Times 報對西局之觀感。



歐洲，醒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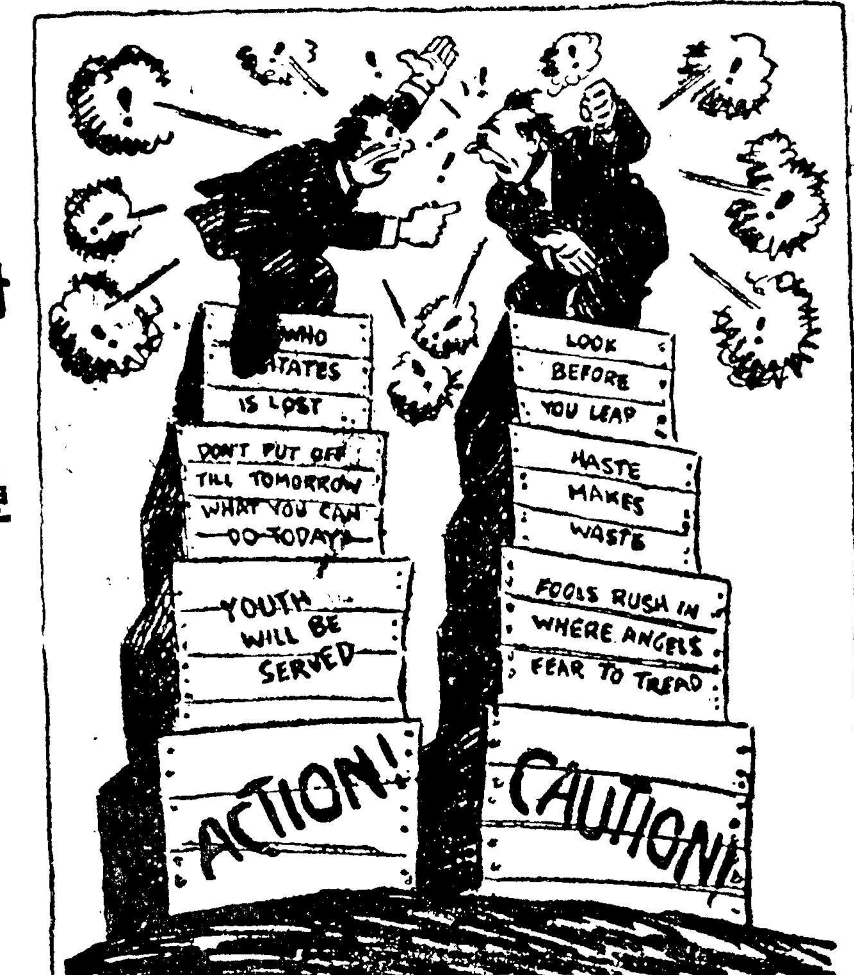
上圖原見巴黎「人道報」，指德國宣傳部長高培爾正在裝置大戰導火線。

美國最高法院問題

對壘

美國人士對最高法院問題的論戰，贊否雙方，相持不下。

The Albany Knickerbocker Press



不同的診斷

美報對最高法院問題之觀察。

The Jersey Observer

等於零

美報對中立法案的觀察。

The Washington P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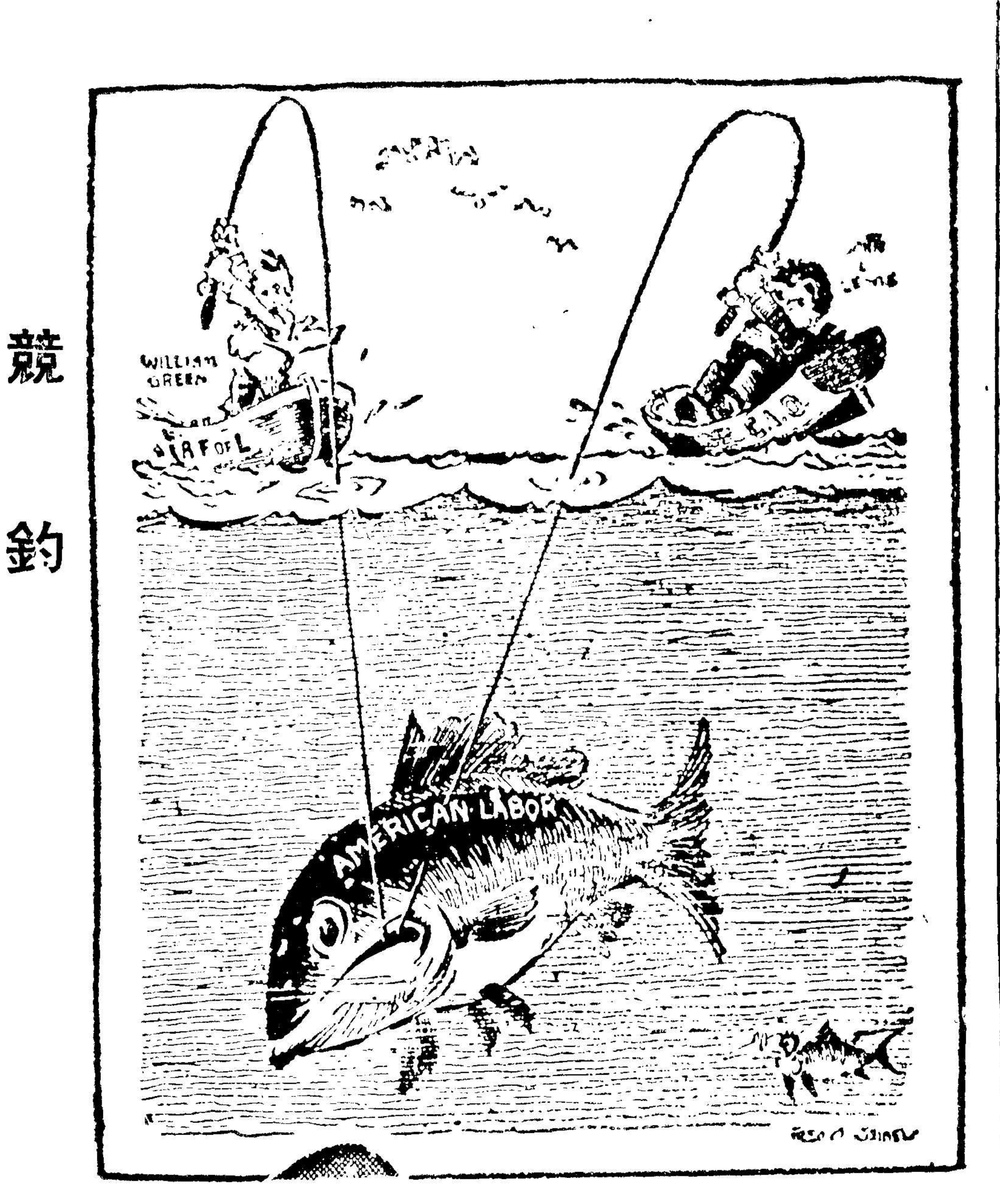
美最高法院的將來

The Kansas City Star

競釣

美國勞工在格林和李維斯的對抗領導下，不知何去何從。

Chicago Tribune



也是靜坐罷工

行路人說，「汽車階級太不顧我們的權利了，我們也來個走路罷工吧！」

The Albany Knickerbocker Press





列强對華與中日外交

若杉要

節譯「支那」四月號若杉氏「請再檢討現在的中國」一文

歐美列國現在對於中國取的是甚麽態度呢？

英國的對華態度，是保持着曩年張伯倫外相時代所採用的通商本位的新對華政策。最近且將輸出信用担保制度適用於中國，以資商業經濟的活動。他們所望的，是通商的繁榮及通商關係的權益確保，其與通商發展經濟活動無關的權益，放棄亦屬無妨。如漢口，九江，廬山等處租界的交還，便是實例。但上海和香港的經濟的根據地及經濟發展上必要不可缺的種種機關，則堅持擁護的態度。這個通商本位的新對華政策，最初是熟悉中國事情的伏拉特總領事所建議於張伯倫的。伏氏今年退職，所遺下的遠東司顧問一職，將調駐滬總領事布列南氏任之。

英國外交部的遠東司長，一向是以不明白遠東事情的人們充任，所以英國對華政策的決定，是由遠東司顧問格的由中國歸國的領事們所主持。因此之故，英國在對華政策遂行上所常考慮的，是日英調協的問題。日英調協問題，固不限於中國一隅，而是世界的問題；但因與中國有關係的原故，在華的日本實業家，也是很主張日英調協的。在日本內地，關於此問題的議論，也相當盛行着。但是在中國的日英調協，有如何程度的可能性呢？李滋羅斯到華，關於中國幣制改革等問題，向各方面奔走的時候，日本所採的態度，是相當深刻的刺激英國的。現在英國對華的經濟活動，無非是李滋羅斯歸國後的建議和前任駐華大使賈德幹（現任英國外交次長）的助言有以使然。英國爲促進對主要諸國經濟上的發展，創設輸出信用担保制度，最近在上海亦設事務所，將原來的大使館所屬商務官及財務官事務所兩經濟

國际新語

談郭里夫將軍

敏甫

—操縱西亂的蘇方人物—

西班牙內戰，由法西斯和布爾什維主義國家在幕後導演，已鑄成百年不復的巨刦。南美阿根廷首都「國民報」載有格魯斯Rene de Gruyth所撰的一文，叙述蘇俄方面在幕後主持西戰的三大主要人物，述之以諗讀者。

蘇俄操縱西班牙內戰的人物有三巨頭。其中最著名的是駐西俄大使羅森伯 Marcel Rosenberg 。羅氏曾久駐日內瓦，以擅長煽動著名，（按羅氏現已被召返國。）

另一主要人物是安東諾夫•奧夫賽延柯 Antonov-Ovseyenko 。名義

機關，亦合併在內，成一大的事務所，俾便聯絡活動。在西南方面，則以香港爲中心，發揮英國的經濟勢力。

其次在中國活動的，便是德國商人。他們因爲治外法權已經撤廢，沒有怎樣的國家背景，他們遂以自力努力本國製品的售賣。對華軍需品及機械類的貿易，德國首屈一指。他們以很寬大的條件，設定信用墊欵辦法，連英國商人都有時不容易和他們競爭。

再次便是美國。羅斯福政府對於遠東，現持着不過問的態度，因爲美國與英國情形不同，他們在中國沒有大的權益，他們主要的是以將來的商務發展爲目標。所以若有妨碍通商的經濟活動的事態發生，他們便要大加以反對。如華北事件等，他們雖不曾有何等干涉，却持有很大的關心。他們對於日本，不大加以批評。現任美國駐華大使詹森氏，在華已二十年，由領事而陞大使，他熟悉中國事情，能說很好的中國話。他對於日本，也有很深的理解。和我們常常往來。他於日本所採的態度和行動，說道：「日本國民的要望和日本人的行動，我雖然十分理解；可惜日本的做法常是笨拙的， 所以不斷的惹起齟齬來 。我們不願批評，不願干涉，但遇有阻害美國利益的行動發生 ， 我們就決不容許。」

因爲美國對華持有經濟發展的企圖，所以美國大使館領事館等，最爲充實。他們爲圖國內產業的復興，極其重視對華經濟發展，大使館和領事館等，便是進行其準備工作的。美國大使館領事館的充實，很可羨慕，例如上海的領事館，總領事之下，有領事五人，副領事七人，書記生十二人，更有大學出身的中國人二十五人。現在更附有農務官，財務官，商務官。他們是以如此龐大的組織努力工作着。日本的上海總領事館，便很瞠乎其後了。

最後便是中俄關係。中俄間有甚麼密約存在吧？這類的揣測，已非一日。俄蒙密約已發表了，中俄的關係如何，有沒有條約，固然不明白，但還是個極大的問題。我們時常關心着。我會晤俄大使的時候，和中國當局的時候，都不客氣的詢問過，但他們都說是沒有。他們說：互不侵犯條約，不能成爲問題；通商條約雖然談着，可是照中俄兩國現在的產業情形，通商關係，也沒有怎樣的重要性。

列強對中國的關係，大體如上。而日本又應採取怎樣的對華政策呢？

日本最近所採的政策，無論是對中國，對英國，都不取建設的行動。雖不是破壞的，然而至少也是一種牽制的政策。這裏固然也有不得不爾的理由，其咎不專在日本，中國及外國方面不合的地方也不在少數；但是對於不合的地方，不努力予以矯正，又不取援助的方法，對於中國和歐美諸邦在中國的行動，

上，他是駐在巴塞隆那的蘇俄總領事，但是在實際上，却是加泰隆政府的軍事和政治顧問 。安氏是參預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政變的一位老革命家，他曾經協助托洛資基夫攻占冬宮。他在西班牙有三項任務：（一）在西班牙東北岸佈置海軍軍港，供蘇俄海軍的寄椗，（二）協助加泰隆政府推進共產的試驗，（三）勸誘加泰隆無政府黨加入共黨陣營。安氏曾經駐捷克多年，後來又被調到立陶宛。因爲他出身微賤，而且生活素來簡樸，所以加泰隆的人民很契重他，認他是一個模範的共黨黨員。

那最後的一位巨頭，在性格和氣質上，却與前述的兩人，迥然不同了。軍團長郭里夫將軍 Gorev 是西政府的軍事顧問，但是在實際上他却是凡倫亞政府軍的總司令。在馬德里和沙拉哥薩擊退佛朗哥和摩拉的兩戰役，主要的是他的勳績。和加倫將軍一樣，他是一位專家，一位長於在外國煽動革命的能手。這種技能，在莫斯科是常被十分重視的。

郭里夫有三個化名，羅斯 Rose，吳爾夫 Wolff 和史科伯勒夫斯基 Genosse Skobolevski。郭氏是貴族出身。據傳他的遠祖魯勃里希特 Rupre

徒取牽制的態度，於日本究竟有甚麼利益呢？固然日本的對華政策，第一有國防上的必要，更有政治的方面和共產主義等社會問題，尤其是國民生活的基本的經濟通商關係等，都有非常複雜的關係，非同英德俄等對中國關係的簡單；然而我想總還有講求何等與日本有利的積極措置的必要。政府現在的做法，固然很好；但僅僅如此，似乎難望國交調整的成功。非常混雜由來已久的中日關係的調整，自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中國次第變化着，中國正在國民革命的途上。現在大學生等的國家意識，次第進步發展着，中國的青年，軍人，大學生們，把愛國這樁事，視同自己生命樣的熱心努力着。中國雖不能急速依照孫中山的理想完成革命，然而平等互惠或是民族解放，已經成了國民的常識。在日本，因爲堅持不平等條約，並且依東亞的安定勢力，有種種要望，關於一切要求，無讓步的必要，正當的主張，應斷乎貫澈；但同時在中國方面，也是具有眞摯的希望和特異的國情的。

中日兩國間既有互異的立場，國交調整，決不是一件容易事，僅以公文的交換相約束，亦無多大實效。只好以相當的忍耐堅決做去。又國交調整既不能簡單辦到，那麼是不是有衝突可能呢？但以現在中國的國力，眞正衝突，當不可能。所以中日國交現在不至急遽的非常惡化，同時也不能有急遽的非常好轉。大體上，只要通商能夠圓滿進行，不是太不愉快的交涉能夠繼續着；我們就可相安下去，徐徐爲將來設法。我想這是很緊要的。

總之，爲使中日國交圓活進行計，中國方面有先行國內調整的必要，日本方面亦然。若不待兩國先把國內調整好，即談調整兩國的國交，是不是容易，便要成疑問了。然而在另一方面，國交調整這個問題，又不是可以放任的，可能的努力，當然是應該有的。如外務省所聲明，中日交涉雖然停頓，今後仍有忍耐繼續的必要。至去年末爲止，成都北海兩事件已經解決了，還有上海事件，漢口事件及華北關係等大的問題殘存着，非有相當長期的切實繼續交涉，當難貫澈。以如此重大問題，焦躁進行，說不定要把好容易好轉的交涉打壞，而招來極不合算的結果。

至今日爲止，日本的毛病，便是專以個人爲目標。殊不知今日中國的情勢，正在變遷着，要不先把它認識淸楚，再以中國國民全體爲目標，就難免失敗。

（紫曦）

我的中國觀

「日本評論」四月號

須磨彌吉郎

---

cht 曾經參預過哥弗雷 Godfrey de Boullon 領導的十字軍，去奪取耶穌的陵墓。羅斯一族住居在波羅的海岸已有數世紀之久，世代習武。在帝俄軍隊中，他的族人充任高級軍職的，代有其人。郭里夫本人生於一八九二年，在歐戰發生的當時，他還是個青年，但是已經博得了許多勳章。郭氏是一個將才，具有功名的熱腸。一九一七年革命發生後，他便加入紅黨，以軍功顯著。加贊 Kazan 一役，他率領了步兵一營，擊敗了一師白軍；又在克爾斯克 Kursk 附近，以少勝衆，於是郭里夫同志的聲名，一時在紅軍中，揚溢了開來。

一九二一年，波羅的海艦隊叛變，駐克隆斯達 Kronstadt 的海軍向列寧提出了哀的美敦。這時蘇俄政府的形勢，十分狼狽。特洛資基命令郭氏，率領了新編的軍校勁旅二千人，一律改穿白制服，溜過冰上，對叛軍施行奇襲。結果亂事是弭平了。郭氏因此一戰的奇績，升任師長，並獲得金劍的褒獎。受這種異獎的，在全俄只有八人。

克隆斯達一戰後不久，郭氏就被幽禁起來，據說他是患了神經病，居住在神經病院。直到一九二三年八月，德國有發生革命的徵象，於是郭氏

對於中國的事態，最容易犯着的謬誤，便是把政治和經濟分開的觀察和認識。不僅中國爲然，凡是世界新的舞台政治和經濟，在那裏能夠分開呢。無論在歐美那個國家，政治問題卽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卽是政治問題。拿美國來說吧，美國的革新政策，本來是由經濟財政問題而起，到了今日，便成了無可搖動的政治問題。成了一切社會問題精神問題的根幹。這固然是美國的實例，然而再看英國，德國，或是義大利，政治和經濟不都是互相關聯的嗎。尤其是在中國，她因爲向來諸機構的不完全和傳統的關係，這種傾向，老早就是很顯著的。在中國居住最久受一般推重的美國記者哈列德亞本氏，H,Abend關於此點，就說得很清楚，他在一九三二年所寫的「被虐遇的中國」，和去年末所出的「中國可復蘇嗎」，便是切實敘述中國的政治事情和經濟現象互相關聯的情形。由此看來，對於中國想把政治問題分開而作經濟提攜的日本某一部分人的意見，有沒有妥當性？能不能做到？很是一樁值得三思的事情了。

所謂中日交涉的從新出發云云，但現在並不是有甚麽可以新開一會議或是有甚麽事情可以構成新題材的性質，無論甚麽問題，都是應有的纔有，應發生的纔發生。若是把它當做依着何等交涉一定能夠解決的，就未免把問題太看容易了。

所謂外交一元化，或是外交現狀是多元的，這類的說法；我是異常懷疑的。試問外交是誰的，何故要外交，不用說是國家的外交國民的外交，除此而外，還有甚麽。所謂多元的，不過是表現的筋道而已。像對於具有複雜的民族性，複雜的歷史和機構的中國的外交，實現的方法，儘可有多少種，原來是必然的事。但依此而行的，除國家意志外却無他物。國家意志既是一元的，實行方面卽使是多元，又有甚麽妨害呢。攻擊軍部，攻擊外交，把它看做二元，這無異反叛自己。甲論乙駁，徒予外交以惡影響而已。

中俄關係最近的事例，我不知道。原來所謂中俄關係，自鮑羅廷，加侖在中國試行赤化失敗回去以後，至少中國的赤化暫時是可以不問的。然而，因爲如此，便謂中俄間無何關係，則又不然。在這裏可當然推論的，便是中俄兩國對於日本同樣持着摩擦面，爲有利於這摩擦面計，互相作適當的利用，這在外交常識上，自然想得到。然而在日本，只要有着堅定不搖的對策，則於可能的外交上的錯綜變化，亦無過於敏感的必要了。

最近佐藤外相的演說，謂中日交涉將由新的起點做去，這在大體上，並不算是怎樣新奇，依中國近時的狀態及其國際的立場，決不能因爲一兩個聲明便有急激的變化。中國的事態，是否能夠

又奉派赴德，運動德國的工人，組織共產志願軍。這時德國馬克的價值，一落千丈，法總理普恩嘉賚正在準備進軍魯爾，希忑拉在僧城也相機待發，德國全境隨時發生飢民的騷動，國事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象。

第三國際在齊諾維夫的指導下，認爲這是個鼓動德國革命的千載一時的機會。於是郭里夫便奉命出發，改名叫做史科伯勒夫斯基。他這項工作並不是容易做的。這時德政府的威信雖則蕩然無存，但是國防軍在薛克特將軍Von Seeckt的統率下，依然效忠於國家。

德國的共產黨人，當時組織了一個六人的委員會，指導革命工作。起事日期預定十一月七日——蘇俄革命紀念日。起事的計劃，由史科伯勒夫斯基一手預定。他準備採取一種三角的陣勢。共黨起事後就占領三大「神經中心點」：柏林，漢堡和萊普錫。他們和布爾喬亞合作，準備建立一個在莫斯科指導下的人民陣線政府。

史氏的計劃原來是很周密的，却不料在漢堡地方，先期發生了暴動事件。於是柏林的警察開始逮捕亂黨。史氏雖事先得着了報告，但因爲走遲一步，便被警察逮捕去了。

這件叛亂案，直到一九二五年剛

容受外相所說的趣旨，還是今後的問題。但在中國，若能將所主張互惠平等主權尊重的原則，約束到與日本對華政策合致，則中日紛爭的解決，當然不難。

最近經濟五年計劃的發表，在中國是當然的事情。中國全國經濟委員會，由宋子文主持，歐美尤其是美國援助它，成績頗可觀。這裏要注意的，便是這個計劃發生的由來，具體言之，幣制改革的成功，金融得着安定，便是它的第一原因。又因爲金融資本的增加，給了它一個非常的好影響，於是成立了今日的計劃。

因爲中國逐步整備近代國家的形體，所及於中日關係的影響如何，固然也有人考慮到這一點，我看這不過是一種杞人之憂而已。關於中日交涉最近的種種問題，固然是很突兀的樣子，但中日關係的調整，所謂恢復常態這椿事，在以前何嘗沒有努力過，徒以從來是病態表現的時代，努力的情形比較沒有表面化，努力的結果且未曾得到罷了。現在像中國的經濟計劃，工業化或是精神運動勃興等事，並不一定值得使中日關係成爲新的事態的。可笑的事，便是晴時忘了雨時，有的以爲降雨的時候太陽不在家，其實不過一時被雲隔住罷了，太陽何嘗他去，我們的努力情形，也何嘗間斷呢。

最近中國民衆的感情，大堪注意。最近無論是青年，是壯年，中堅階級都覺醒了。他們的目標有二，其一是國家意識的勃興，國家不是一軍閥一黨派一財閥的，而是我們中堅人們所領導的國民大衆的這個觀念；正熾烈的發揚着。這種觀念，於軍事的行政的統一氣運，頗有推進的功用。這種觀念曾經企圖與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相連絡，但終局仍是歸到中國國家的本源。與統一的同時，歸還中國這樣一個思想，便表現出來。國家意識於是勃興。國民意識，由此熾烈。還有一種，是救亡，且更進一步向着恢復國權收回失地進行，關於此事，沒有寸分懷疑思想插入的餘地，像迂迴的共產主義思想，自然是要失去興味的，此點十分值得注意。今日的中國，繪畫與詩歌，都要取材於愛國主義，無論老人青年，全是國家主義的。若非擁護統一，若非謳歌救國；無論是詩，是文學，決不能受大衆的歡迎。

如上所述，現代中國民族意識的復興，馴至抗日感情的熾烈，固然是很明顯的。然而我們却不能因此便把中日關係的調整遷延下去。拱手等待抗日感情的沉靜，無論如何，是不可容許的事。國際間的情勢，所謂相互的利害，是極其必要的，日本現在不能固執日本一方的主張，同樣在中國方面，也應該把基於互惠平等主權尊重的原則所固執的條件，加以抑制，纔好。

總而言之，對華問題，是個複雜的局面，不僅是中國機構的本身複雜，中

才開審。史氏眞正的身份，德當局幷沒有知道，當時只認史氏是一個蘇俄休假的軍官。史氏自己供稱，他是蘇俄的公民，在被捕的當日，方才到着德國。法庭判決他有陰謀暗殺德國高級官吏的罪名，但是死刑却被寬免了。莫斯科方面，百計的要想營救史氏。斯達林親自致函給德總理，說史氏是他的知友，對於替德國國防軍製造軍械，秘密輸入德國一舉，很盡過一番的力量。但是直到一九二六年，和十四名在俄被捕的德國囚犯交換後，史氏方才恢復了自由。

史氏回俄之後，非常懊喪，而且還抱着重病，於是便入療養院休息。數月之後，他的康健恢復。在此後的六年期間，他從事於組織蘇俄軍隊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他又負了重大使命，前往新疆。在新的工作，結果異常圓滿，實際上他成功了一個獨裁者。直到一九三六年，他方才離開了新疆，被調往西班牙工作。在西班牙，他是處於幕後操縱的地位，所以他的名字，在報紙上很少提起。現在他和佛朗哥部下的德國顧問正在較量着高下。史氏鑒於一九二三年在德的失敗，所以這次仇人會面，他格外要眼紅了！

國在世界的地位，也是非常多面的。英國，俄國，美國，以至義國，法國，比利時，無一不有相當關係。這些國際關係，決不容加以忽視。說到這裏，或者要設想到有開一國際會議的必要，也未可知；然而中日間的問題，却不是一個國際會議依着所謂集合團體的思考所能解決。目前所需要的，還是其他的新方法。（楚天）

香港增厚防禦力量

Hongkong New Defence Work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Apsil, 17

據最近香港電聞報（Hongkong Telegrapk）載稱，英國政府準備以一萬二千萬元的鉅欵，來完成香港建築防禦工程的五年計劃。該報又說，假如日本不變其撕毀華盛頓條約後的政策，拒絕考慮締結新太平洋公約，則香港築防經費，不但無減縮之可能，且有增加之趨勢。這事對於中國南部的影響誠然是很重大的。

英國的計劃，在謀使香港成爲她在太平洋上主要的軍事根據地，其重要性僅次於新加坡。除了香港現有的斯坦萊（Stanley）要塞以外，英人且準備另築砲台兩所，俾可增駐戍軍。此項工程，即將開始，預定於本年底完成。又據英國軍事當局宣布，香港的防空設備亦將力謀擴充，尤其是高射砲和探照燈，擬在一九三八年以前增加一倍。現時倫敦政府對於香港的軍事防禦計劃，業已批准。這計劃中規定增築砲台並添加駐軍人數，俾使香港成爲「不可侵入」的軍大港。約到一九三九年年底，香港駐軍將增至六聯隊。

香港的加緊整軍經武，實和日本態度有關。原來華盛頓條約因受日本的破壞，已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失效；而日本陸空軍實力在台灣的急速擴張，尤使香港感受威脅。所以在日本拒絕討論「太平洋屬地繼續限制設防」問題以前，英國自不得不謀有以保護香港之安全。因爲香港在經濟上是英國太平洋貿易的中心；軍事上又是新加坡的衞星，兩者關係，恰如唇齒相依。

現時英國政府已決定闢香港爲巨大的空軍根據地，新加坡亦然。現任駐華英軍司令巴賽羅繆（Bartholomlw）並曾定下一個聯絡香港新加坡兩地的防空計劃。此外，除去各項防空設備不計，且將有轟炸機及偵察機若干隊駐在香港。

在防守香港的軍事計劃中，人民義勇隊（Hong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也佔一極重要的地位。最近巴塞羅繆司令在香港的演說中，曾聲明：「香港一旦遇有敵人進攻，則人民義勇隊即應起而防守海岸，俾正規駐軍得集中各險要地點作戰。」巴氏並以人民義勇隊實力未能十分充足爲慮，曾籲請旅港英僑從速繼續加入。巴氏最後又說：「因爲地理形勢的關係，新加坡的安全，必須以香港仍在英國掌握中爲先決條件。也可以說，英帝國在太平洋的命運，就握在香港的少數英國人手中。我們的使命之重大如此。現在香港即將擴充空軍及防空實力，同時我們需要原有更多的訓練純熟的義勇隊。」

在香港的對岸，廣東省當局也分在燕塘軍校及中央軍校粵分校訓練大批青年戰士；粵省沿海的若干險要地區，並已劃爲要塞地帶，禁止閑人進入，且進行建築強固的防禦工事。同時南京國民政府，亦派重要軍事領袖陳誠羅卓英諸氏先後入粵，籌劃國防。

廣西方面，現亦在進行大規模的國民軍事訓練運動，並宣傳救國。最近國民政府林主席南巡兩廣，且曾入桂晤見李宗仁白禧崇二氏，尤足見中央地方間感情之融洽及團結之緊固。（丹楓）

英國大國防計劃批評

「日本評論」四月號

伊藤正德

英國的五年國防計畫內容，實在龐大無比。十五萬萬鎊，約合二百五十五萬萬日元，即每年經費三十一萬萬，超過日本本年度新預算總數。其大部份爲海軍費，一九三七年度爲十七萬萬八千萬日元，而海軍航空費用，尙不在內。英空軍部預算爲十五萬萬日元，英國空軍兵力的分配比率，爲獨立空軍占百分之七十三，陸軍航空占百分之五，海軍航空占百分之二十二。由這種比率推算其海軍航空經費的分配，則爲三萬三千萬日元，所以合算起來，一九三七年度的海軍經費，實爲二十一萬萬日元。

英國想在本年度開工建造的軍艦有主力戰艦五艘，（有兩艘爲三萬五千噸，業已開工）航空母艦兩艘（每艘二萬噸），重巡洋艦五艘（每艘八千噸），輕巡洋艦兩艘（每艘五千三百噸），驅逐艦十六艘（每艘一千五百噸）潛水艇七艘（每艘一千二百噸），水雷艇，掃海艦等四十五艘，總計爲八十二艘。且在新計劃中，艦隊維持費有一萬五千萬日元的增加，而其大半即用以改造舊式軍艦。假定用這種方法可以保持舊艦的威力十年，則英國在一九四二年，即有二十五艘的主力戰艦。

我們再看英國擴張空軍的計劃，一九三七年度的預算是十五萬萬日元，並且英國空軍計劃，自從一九三五年鮑爾溫聲明「英國國防線已延長至萊因河」以來，即在着着實行，此後的五年計畫，其內容雖不可知，據說將添設公私立航空學校爲七十二所，每年養成二千名的軍用機駕駛人員，現在空軍省直轄航空學校爲十三所，私立者十三所，是其五年計畫，行將擴張三倍。由這種比率推算起來，英國獨立空軍在五年後將爲三百中隊，三千六百架，再加以預備機，共將達五千架，此外海外駐軍的航空隊將達七十二中隊，海軍陸戰航空隊，將達六十中隊，其飛機數將達二千數百架，而其現在的空軍將校爲四千八百名，兵員爲五萬，五年後將增爲三倍，這是很可驚人的數字。

英國的空軍，邇來失事墜落傷亡甚衆，故本年一月在議會中大受攻擊，但據政府方面的答辯，因爲最近空軍訓練，多在黑夜或暴風雨中舉行，故有此種情形。至於英國飛機的生產力，就是現在也有大工廠十六，小工廠三十七所，每年可造飛機四千五百架。在工業力發達的英國，只要有錢與決心，其擴張計畫，很易完成，何況在其新計畫中，尙欲加以補強工作。在英國陸軍方面，一九三七年度的經費約十一萬萬日元，其擴張的主要方面爲軍隊之機械化。

以上是英國海陸空軍的大擴張計畫的概要，其次還有英國新國防的方向問題，聽說在五月的大英帝國會議中，將提議太平洋艦隊的新設備問題，這是定有的現象，其名稱雖不可知，但由英國今日的外交方針，根據地政策及國防大預算看來，一定在太平洋方面有正式常駐之大艦隊出現的。據白華德 Hector Bywater 說來，英國將來的太平洋艦隊，將以五艘戰艦爲主力而編成，這正當日本現有主力戰艦的半數。

總之，英國的新國防計畫，是數年來深謀熟慮的所產，並不是倉猝所作成，且其財政的基礎，多半是租稅；譬如海軍費的十八萬萬日元當中，出於租稅者十三萬二千七百餘萬日元，出於公債者四萬五千九百萬日元，租稅所占的比率實爲百分之七十，又如空軍費十五萬萬日元當中，出於公債者四萬四千餘萬，出於租稅者九萬六千餘萬，租稅所占的比率實爲百分之六十四，故其財政基礎頗爲穩固，決無中途挫折的危險。英國此次的大國防計畫，雖以去年地中海的經驗，歐洲各國軍備的擴張，和平機構的全面強化，海軍無條約，遠東的政局不安爲理由，但是素以和平政策先驅者自居的英國，一旦實行這種大國防計畫，實有制激他國，而形成世界各國軍備競爭的危險，我們應該冷靜的嚴密的注意此後與其大國防計畫併行的英國外交政策與國際情勢。（子修）

羅斯福與歐洲和平

Time Held Unripe for a Peace Move

The New York Times, Mar. 21, 1937

Otto D. Tolischus

本週華盛頓方面傳出消息，說美總統羅斯福正在計劃着一種新步驟，「想用裁軍和世界自由貿易的方法，促進世界的和平。」歐洲各國對於這個消息，是很注意的。

羅氏的計劃的詳情，現時尚無從得悉。在德國政界方面，卻發生了一種疑慮，以為這個只是一種宣傳的手段，意在令德方侷促不安的。他們以為這種計劃，對於歐洲的實情，缺少充分的認識，深恐羅氏過問歐事，結果或將蹈了威爾遜的覆轍。

據德國政界人士（包括和平派在內）的觀察，目前的歐局是在爆炸性的勢力支配之下，已非任何人物或任何派系所能控制。這種勢力，以敵對的新理想為根據，正如洪水一般地汎濫着，那繼長增高的情勢，非在它們的成敗判明以後，將無所底止。這種汎濫的唯一隄防，就是一種更優越的勢力。換一句話說，現在的歐洲，正在政治思潮的三角鬥爭之下，參加的分子各個全沒有服輸的意嚮。反之，各人俱相信自己有勝利的把握。在各方全存着這種信念的場合，和平運動的機運，似乎還沒有成熟。

這種鬥爭主要的特點，現已進入了新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德義對凡爾賽和約的反抗；此舉因德國的整軍而達到目的，其結果使西歐各國把全神傾注在德國的行動上，義大利因此而滿足了她征服北非的慾望。這種鬥爭可以看作德義兩強企圖憑着人口的繁庶，組織的統一，和科學的儘量利用，去打倒法國在歐陸以及英國在世界的霸權，和英美兩國對於世界資源的獨占，以便於他們自己能建立起新的羅馬和條頓帝國。

德義兩國的這種企圖，在一方面受到民主主義的英法的反抗，因為英法要保持他們的所有，一方又與蘇俄形成了對敵，因為她抱着世界革命的理想。雖則在亞比西尼亞和西班牙戰事中，列強已經作了一次大戰的預演，但是這種鬥爭，迄今日為止，主要點仍只限於宣傳工作，外交的姿態和經濟的制裁。

倘使把不能預料的事件除外，我們覺得現在的和平機會，並不見得是十分惡劣。其中有兩種原因：第一，現代戰爭的範圍，已擴大到不能預計的程度，所以縱使抱有最大野心的國家，倘非擁有絕對的優越武力，是不敢輕於嘗試的。第二，德義兩挑釁國家的經濟資源，已經羅掘俱盡，所以即使他們想演一次大戰，除了拚着自殺外，物質條件是不許可他們的。這是最可靠的軍事專家的意見。

上述這兩個原因，至少可以部分的說明希忒拉自承不再作驚人舉動，以及西歐公約談話復開的原因，如果我們再觀察一下英法握有強大軍力的背景，那末上述的原因，便愈見有力了。

據精密的觀察家的看法，墨索里尼的態度，尤其在是他最近的里比亞演詞中，很有日趨激烈的傾向，而希忒拉卻反平靜下來了。這種態度的變更，不是沒有原因的。現在的所謂柏林羅馬軸心，很於德國有利，所以德國暫時不妨採取觀望的政策。從前是希忒拉在親義和孤立兩條途徑之間，須作一個抉擇。但是現在這軸心的指導力卻移到他的手裏了。義國的需德反較急於德國的需義。

這種勢力的轉移，是因為義國在征服東非以後，成為不列顛帝國的直接威脅，英國的擴軍運動，側重海軍，也是為了對義而發。至於英德關係，則已有英德海軍協定的存在。

在另一方面，德國現在仍然是一個沒有殖民地的國家，據專家的觀察，她雖然製定了一個四年計劃，但是她最後終須與一個擁有豐富資源的國家合作，義大利新得的殖民地是不合乎這個條件的。所以德國唯有在英俄兩國之間，作一個選擇。

德俄兩國的合作，並不是沒有可能的。我們從德俄貿易關係的往來，以及兩國軍方不斷的接觸，便可以証明，但是按照希忒拉在「我的奮鬥」一書中的表示，他顯然是比較的願意親英，倘使英國能償付一種代價。這代價在他的書中也已經說出。「倫敦觀察報」的記者嘉文氏 J.P. Garvin 就是願意償付這種代價的一人，只要這種代價是中歐，而不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是現在德國的要求，似乎把英國的殖民地也包括在內了。這就是目前的癥結所在。

在未來的西歐公約的談判中，德義和英德關係的動向如何，是不難明瞭的，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德國是否願意向英國保障去抗義，以及英國是否願意讓德國在東歐自由行動，作為一種交換的條件。（歷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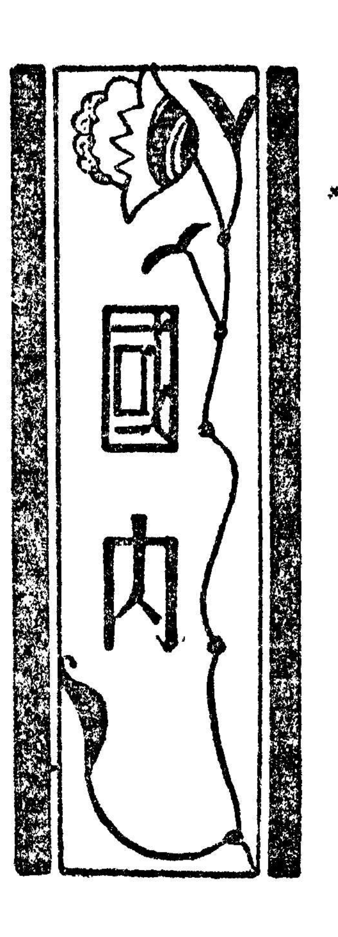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最值得注意者，厥爲國民大會將於十一月間舉行，此會爲由訓政而達憲政之橋梁；關係建國百年之大計。過去因代表選舉法中，有圈定代表之規定，滋人疑慮；經三中全會授權中常會加以修正；近中常會已決定修改數要點，交立院審議，下週可望公布。其所修改之數點，雖尚不無欠完善之處，在目前之環境下，要不能不認爲比較合理。東北軍之整編問題，業已解決，重要將領，已有安插辦法，軍隊將徹底整頓編制，使成勁旅，同時楊虎城已決定出洋，最近將成行。西安事變解決後之一切枝節問題，至此完全告一段落矣。

日本總選，即將開始；照目前形勢，政民兩黨可操縱絕對優勢；問題在新議會成立後之是否再遭解散。歐洲方面，義德奧三國領袖，對中歐東歐問題，有所協議。同時英法比對西歐之和平公約，亦有重要談商，各有千秋。就大體言，歐局或可入於小康之局面也。



國大兩法規決修正

國大兩法規，經三中全會決定原則交中常會修正後，中央即根據各方意見，愼重考慮，最近已經四十二次常會決定修改。其重要修改點爲本屆大會僅限於制定憲法及決定憲法施行日期，會畢即任務終了。對代表選舉，廢止圈定辦法，而增加指定代表二百四十名，該案經發交立法院審議，大約三十日即可經立院大會通過，由國府公布。

兩法規修正之要點

中央二十二日晨開四十二次常務會議，決議通過修正國民大會組織法代表選舉法，並刪去憲法草案第一百四十六條，交立法院。修正各點如下：（甲）國民大會組織法修正各點：（一）第一條改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並決定憲法施行日期」。（二）第三條第四條併爲一條如下：「左列人員爲國民大會當然代表：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及候補執行監察委員。左列人員得列席國民大會：一，國民政府委員。一，國民政府各院部會之長官。」（三）增加「本屆國民大會於會時完畢，任務終了」一條。（乙）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修正各點：（一）第二條「國民大會之代表，除當然代表外，其名額如下：一，依區域選舉方法選出者六百六十五名。二，依職

業選舉方法選出者三百八十名。三，依特種選舉方法選出者一百五十五名。四，由國民政府指定者二百四十名。（二）除特種選舉外，所有第六條以下，由國民政府指定候選人之規定，應一律取消，並修正文字。（三）第四章所列各種特種選舉，如無法舉行選舉，其代表得由國民政府指定之。（按）憲法草案第一百四十六條條文如下：「第一屆國民大會之職權，由制定憲法之國民大會行使之」。國民大會組織法原條文第一條：「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及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第三條：「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爲國民大會當然代表。」第四條：「左列人員得列席國民大會：（一）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二）國民政府主席。（三）國民政府委員。（四）國民政府各院部會之長官。（五）國民大會主席特許之人員。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原條文第二條：「國民大會代表之總額爲一千二百名，依左列各欵分配之。一，依區域選舉方法選出者六百六十五名。二，依職業選舉方法選出者三百八十名。三，依特種選舉方法選出者一百五十五名。」第六條：「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以無記名單記名法行之，其選舉票應載明國民政府所指定之候選人全體姓名，由選舉人就中圈定一人。」第四章所列之特種選舉，計第一節爲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之選舉。第二節爲蒙古西藏之選舉。第三節爲在外僑民之選舉。第四節爲軍隊之選舉。

此次修改重要意義

關於修正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中央秘書處負責者談此次修正之經過及意義如下：「查本年二月間，三中全會關於國民大會已作原則上之指示，其要點爲：（一）督促該管機關繼續辦理選舉，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並決定憲法施行日期。（二）關於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其有應行修正之處，授權常務委員會辦理。（三）所有關於國民大會之提案。均交常務委員會參考等項。常務委員會奉到是項決議，經將所有關於國民大會之各方意見，愼重考慮，詳密研究，先後集議達十餘次之多，始得有最近常會之決議。此項原則上之決議，即將交付立法院，依據修正各有關法規，以便於最近期間公布施行，俾得準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也。按此次修正案之精神，簡言之，欲採取更民主的原則，以聚集全國各方之人材，造成憲政開始時之良好基礎，以建立三民主義之國家。故（一）於代表選舉法原定區域職業等選舉，由國民政府指定候選人之規定，一律取消，俾全國公民得有最大之自由，就已推定之初選當選人，選舉其所認爲適當之代表。政府原有之指定權，因此取消，但又恐有才學醇正之專家，輿論所孚之老成，及爲國奮鬥卓著成績之人士，未必全能獲得各地公民之認識，而予以選出；若擯棄會外，必將爲國家前途之損失；故于選舉法第二條中增加一項，即『由國民政府指定二百四十名，』以濟選舉之窮。名額雖有增加，亦不外集中人才，庶幾野無遺賢之微意也。又如各特種選舉，或以區域遼闊，散處各地，選舉困難；或以僑居他國，辦理選舉爲當地政府所不容；中央迭據各方告訴，選舉每感極端困難，若不於選舉方法酌予變通，則特種選舉將有不能依法產生之苦。爲顧全事實計，故此次決定『第四章各種特種選舉，如無法舉行選舉，其代表得由國民政府指定之，』亦所以濟事實上之困難。凡此均爲修正代表選舉法之由來也。（二）此次三中全會，既決定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爲制定憲法，並決定憲法施行日期。常會即據以修正國民大會組織法第一條。至其他自憲政開始以至完成之重要事件，中央與到會代表自可依法討論。第一條下半段原尙有『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之規定，因三中全會此項決議，自不能繼續存在；此次擬增加『本屆國民大會，於會期完畢任務終了』一條，即第一條修正後之當然的結論；附帶修正應行刪去之憲法草案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屆國民大會之職權，由制定憲法之國民大會行使之』。因與此次三中全會之決議，顯然衝突，故宜明文刪去。且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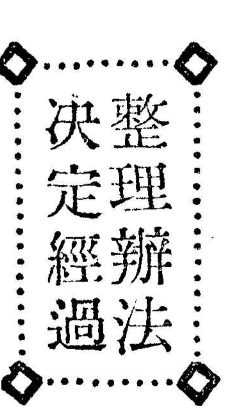
法草案係中央常會所決定之原則，故可仍由常會決議加以修正也。餘如第三四條兩條排列不甚醒目，乃更由性質上別行排定，凡中央委員不論候補與否，因當此訓政期間，饒有代行政權之經驗，一律得爲出席國民大會爲當然代表，以佐大會制成憲法，政府長官仍以列席爲宜。至國府主席，爲國家元首，於國民大會中，自有其特殊之地位，故不應明定於出席或列席之中，此修正國民大會組織法之意義也。總之，此次修正案之精神，除遵照三中全會決議及補救事實之缺陷外，莫不羅致全國人才，集中心思才力，以制定建國憲法爲目的；故一方使全國公民得自由選舉，更設法羅致遺賢，以充實大會之本身，期於全國上下，精誠團結。凡此決議，當荷全國同胞之贊同與擁護，深盼全國上下，共體此意，以促其實現也。」

立法院已開始審查

修正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案，經立法院孫院長批付傅秉常等二十二委員審查後；傅於二十六日晨邀原任該案初稿起草委員，林彬，呂志伊，及秘書鮑德澂，專員徐彝尊等開初步審查會議。當依據中央所頒修正要點，將兩法修正竣事。關於國民大會組織法者，計將現行法第一條「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及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改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并決定憲法施行日期」。現行法第三第四兩條合併爲第三條，公別規定國民大會之當然代表及列席人員。現行法第五至第十一條，依次改爲第四至第十條，并於現行法第十一條後，增「國民大會於會期完畢任務終了」一條，該條作爲第十一條。現行法第十二條至第二十條仍舊。故初審修正後，國民大會組織法之條文數目，仍爲二十條。關於代表選舉法者，則修正較多。現行法計八章六十二條，此次初審修正，結果章數仍舊，條文則已刪去現行法之第十一第十四及第二十二等條，并於附則章中，增「各種特種選舉，如無法舉行選舉，其代表得由國府指定」一條。故初審修正後之代表選舉法條文數目，已由六十二條減爲六十條。此外對現行法第二條代表總額與公配，亦有修正，現行法第六條以後，凡區域與職業選舉兩章各條文中，涉及由國府指定候選人之規定文字，亦已一律刪除。其他則一律照舊，無更動。所有上項初審結果，將再由傅召集程中行，黃右昌等二十一委員於二十八日晨開會再度審查後，即提該院三十日會審議。又修正憲草案，傅亦定二十八日晨召集梁寒操，黃右昌等七委員開會審查，預計亦可提請該會三十日會一併審議。

張部整編辦法決定

東北軍由陝甘調皖後，人事之調動，軍隊之整編，磋商數月，最近始經決定。二十七日晨行政院會議，決議如下之要案：（一）甘省府委兼秘長周從政呈請辭職，准辭本兼各職，任命賀耀組爲甘省府委員兼代主席。（二）任命于學忠爲江蘇省綏靖主任。王樹常爲豫皖綏靖公署副主任。何柱國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副主任。（三）派劉峙，王樹常，于學忠，商震，陳誠，孫連仲，龐炳勛，衞立煌，何柱國，劉茂恩，沈克，檀自新，繆徵流，劉多荃，吳克仁，董英斌，米春霖，胡宗南，曾萬鍾爲豫皖蘇軍事整理委員，並以劉峙爲主任委員。聞整理會將設開封，下月將開第一次會，決定整理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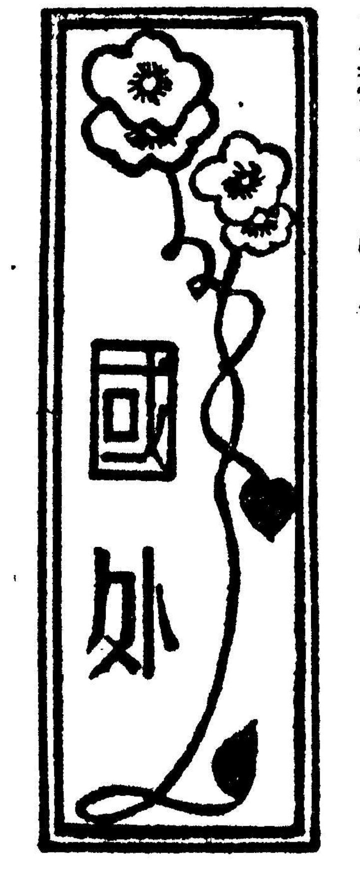
整理辦法決定經過

據二十五日大公報漢口通信云：西安事變解決後，原有在西北担任剿匪之東北軍，均經奉命東調，按照中央指定防地從事整頓，現各軍調動業已大部完竣，因防地關係，外間發生許多不近情理之謠言。例如此後東北軍將由中央派員改編或縮編等，本無一闢之價值，惟際此陝局初定，國家力求統一之時，中央雅不願此種謠言流行，故特推陳總指揮（誠）由京赴汴，會晤東北軍各將領，傳達中央意旨，並洽商整編辦法。陳在汴留二日，與東北軍各將領晤談結果，至爲圓滿。此後東北軍之整編，即

按照中央最初所定步驟進行。既不由中央派員改編，亦不縮編，僅就原有各部加以調整與充實。其辦法極簡單，一爲整頓補充，以往東北軍在西北擔任剿匪，迄無休養訓練之機會，各師團中難免有缺額士兵，欲期其成爲國家有力軍隊，首須對士兵使其足額，故整頓之初步辦法，即在使餉無虛額，以充實其力量。二爲改善編制，因以往東北軍之編制，其營團長以上均係直接隸屬於最高軍事領袖，軍師長對部下雖有指揮之權，但不能使其絕對服從，與中央軍之層層節制不同。此次整編之後，即使與中央採取同一之編制，俾軍師長在其範圍內可以充公發揮其權力，以增強各軍之活動能力：故東北軍經此次整編，即可達完全國軍化之境地。爲便利進行此項計劃，擬於短期內臨時組織整理委員會，負責辦理一切事宜。此種組織東北各將領均得參加，並以豫皖綏靖主任劉峙就近負責主持會務，以免多所週折，俟整編事務完畢，此會即可取消。至東北軍餉，原由中央月撥二百萬元，交由前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發放，常不足額，現改由中央直接據實按月發放，除每月原有之二百萬元外，並增加三四萬元。據軍事家之觀測，預料此次東北軍之整編，將不致有多少官兵被裁，假設有裁餘官兵，中央當局亦決定另爲設法位置，絕不使再有失業之恐慌現象。以往東北各將領對此點亦最感不安，現經陳總指揮申明中央意旨後，各將領除表示願竭誠接受，對當局解除東北軍苦痛以及愛護東北軍之善意整編，尤爲感戴，以是東北軍在短期內，必可順利按照中央所定辦法從事整編。則以往之種種無稽謠言，即可不攻自破，而東北軍此後之能成爲國家勁旅，效命國家，捍衞疆土，當更爲可慶也。

日使川越歸國述職

川越大使已於二十二日夜由南京來滬，二十七日登輪，於二十八日晨返國。二十四日對日記者發表如下談話：「余此次歸國，係奉政府之命令，何時歸任，須返東京後再決定。中日調整國交之交涉，何時再開，日本將有何種提案，均須至歸國商議後決定。關於今後之對華交涉，余雖已有腹案，但現在不能奉告。現頗有人謂國府在三中全會後之對日態度硬化，萬事均露骨的表示非協調的態度，此實非事實。因調整中日國交，即在中國方面，亦爲必要之事。故中國之有自僅僅的消極的態度，進而圖打開現狀之意向，至今未變。惟在最近，國府似尚無出而提議再開交涉之意。此際中日兩國俱應充分考慮者，爲調整國交乃兩國間之交涉。故若欲全面的貫徹一方之意志，調整乃屬不可能也之一點，除調和雙方之希望，求步調一致外，已無他法。中國方面對于取消「冀東」，以及打開華北現狀（察北問題及走私問題），具有熾烈之希望。然關於關稅等等，則有讓步之意向。余嘗屢次向王外交部長言明，中國最必要之事爲正當認識日本之不能停止之生存乃至成長情勢，日本則當正確認識中國之統一的傾向及國府之生長，並徹底研究國府之實狀，以及各部門之成長，乃最必要之事。換言之，余信日本應以充分把握中國統一之性質爲先決條件，無此根基，難有調整國交之途。經濟提攜等等乃今後之問題，貿易之推移，殊無悲觀之必要。欲考慮兩國提攜之將來，須有根本的準備。近雖有中俄接近或中英合作之盛傳，然對華問題，乃以中國爲中心之國際關係，故中日交涉之際，無論日本與中國，當然均應考慮到第三國之動向，所謂日英對華合作說，在南京方面尚不能感到英方有此種意向」云云。



義比兩京重要會談

奧總理舒斯尼格及德航空部長高林先後赴義，與墨索里尼會晤，對東歐中歐問題有重要協議。今後三國之關係愈密切，此爲南斯拉與義訂立協定後之又一大事，與歐陸政局今後之動向極有關係。同時以英國爲中心之英法比談商，亦得有結果，英外相艾頓已赴比繼續磋商西歐協定問題。此兩項會議，無異使歐陸之兩壁壘愈趨明顯，而兩方勢力既見明顯而平衡，毋寧可謂爲一種暫時苟安之因子也。

義德與會談之結果

中央社威尼斯二十三日路透電：今晨義首相墨索里尼及奧總理舒斯尼格在但尼里飯店舉行第二次會談，此次會談亦即最後一次會議，關防極嚴

，故內容如何，外間無知之者。事後兩國代表團亦不肯言討論者係何事項，惟以情勢觀之，雙方精神，尙屬融洽。舒斯尼格擬於今晚返維也納，查此次兩國巨頭在此集議，當局保衞極爲嚴密，但尼里飯店四周，警衞軍隊終夜川流不息，河上則有水警來往巡梭，路上行人俱受檢查。至墨索里尼之居處，當局尤諱莫如深。有謂墨氏昨夜宿於一遊艇中，另有逐驅艦兩艘駐守警衞云。今日墨舒二氏會談完畢後，曾公佈消息稱雙方感情極爲融洽，兩國領袖間之意見亦完全一致。該佈告復提及多瑙河流域「系統化」問題，並稱此問題若無德國參加，勢難成爲事實。繼謂墨舒兩氏對於兩國間之經濟關係，已詳加考慮，義大利對於奧國之經濟建設，於貨物之積極交換方面，已有重要之援助云。再則今晨義首相曾乘談話間之餘暇，訪問德遊艇密爾華基號，艦上遊客數百人，曾給與墨氏盛大歡迎，因該行係義首相首次足踐「德土」云。又中央社倫敦二十六日路透電：義首相墨索里尼與奧總理舒斯尼格談話之後，復于今晨與德高林將軍相會于羅馬。高林此來，係奉希忒拉之命，與義首相磋商西班牙問題。高林留那不勒斯已數日，昨日始啓程赴羅馬。據云德義二首領對于西班牙國民軍之曠日持久而不能取勝，均極惶慮。且義大利兵士在西班牙國民軍中服務者之親屬，亦急盼彼等之安然而歸云。再則高林此次訪義，對于德國之四年計劃，大約亦將談及。因德國之四年計劃係由高林掌管，而義大利則積極予以合作。此外則擴張軍備中，義德兩國對于原料之取得，已日益困難，尤以鋼鐵之感覺缺乏爲甚。惟墨高二氏今日之晤談，最可注意者，爲加增所謂羅馬柏林間軸心之力量，而吸引更多之盟約國。但此舉之能成功與否，端視墨索里尼究竟能否打動舒斯尼格之心，使脫離巴黎倫敦間之軸心而加入德義之軸心。若然，則捷克以屬於親法之故，勢將受隔離之波及矣。大約此後數星期之中，義將遣外相齊亞諾訪問阿爾巴尼亞，匈京及安哥拉等地，最後義首相墨索里尼始赴德訪希忒拉於貝爾希資加登別墅云。

英法確保比國中立

中央社倫敦二十五日路透電：關于解除比利時在羅迦諾公約中所規定之保障國義務事，自英法兩國駐比大使在比京簽發共同宣言後，兩國復交換文件，保證現有之義務。法國防部長達拉第現在訪問倫敦中，昨夜發表演說稱：法國有與英國眞誠合作之準備，並稱法國對英友誼之深切活躍，莫如今日之甚云。現英法大使共同送達於比外長斯巴克之通牒內容，已經公佈。內稱英法兩國政府，數月以來，對於比利時政府欲將國際間權利義務在某種地方加以清明化之願望，已予以充分之考量。因此種願望，係由於地理上之關係，及迄今尙未能訂立另一普遍條約，以替代羅迦諾公約也。因此英法兩國政府，爲對於比政府之願望表示充分之同情起見，特共同發佈如下之宣言，即英法政府已注意及比政府所表示涉及比國利權之意見，更如（一）比利時政府前此已經歷次公開聲明之決心。（甲）比利時願用其全力，以防止比邊境之被侵略，及外國之利用比國領土以侵略他國，如陸海空之假道，及用作戰爭根據地等。（乙）積極鞏固比國自衞力量。（二）比利時此後將繼續忠於國聯，及顧恪守國聯會員之義務。英法兩國政府，根據於上述比利時政府之決心及願望，特此聲明前此由於羅迦諾公約及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九日在倫敦所規定對于英法等國所發生之義務，茲已一併予以解除。惟上述各文件中所規定英法兩國對于比利時所担承之援助，則仍予以維持。再則英法兩國政府之解除比利時之一切義務，並不影響英法兩國間之現行義務云。比外長于接得上述之共同宣言後，復致一復牒於英法政府，內稱比利時政府于接受英法兩國政府所送達牒文之餘，極爲滿意，茲特表示比政府之謝忱云。

艾頓赴比商訂公約

中央社比京二十五日路透電：英外相艾頓今日自倫敦抵此，擬與比王及比要人等非正式磋商比國此後在歐洲政局上之地位。聞提議已久之西歐公約，今後交涉如何進行，其與比國國際間地位有關者，尤爲重視，均將加以討論。查艾氏此次係乘比國特派迎接之飛機而來者云。又哈瓦斯社電：英國外相艾頓本日午後六時偕夫人與英外務部高級官員數人，同乘比國特備飛機抵此。比外長斯巴克夫婦等均在飛機場歡迎，明晨艾頓將與比總理齊蘭及外長斯巴克進行談話，而於午後赴「萊根宮」覲見比王利奧波德三世。斯巴克則於明晚設宴欵待，應邀作陪者，計有五十餘人。盧森堡公國總理貝赫亦在其列，（按貝赫曾於昨日宣佈，盧森堡公國願在西歐新公約範圍內取獲安全保證，已向羅迦諾公約各簽字國提出要求）。艾頓夫婦現定于本月二十七日午後乘飛機遄返倫敦。又二十六日國民海通社電：英外相艾頓今午與比國總理齊蘭暨外交部長斯巴克舉行長時間之談話，此間政界人士，相信一切政治經濟之問題，以

及西方公約之計劃，均已加以討論。又電：今晨英外相艾頓與比總理齊蘭及外交部長斯巴克舉行兩小時之長談後，斯氏向報界代表宣稱，渠對於此項首次接談，認爲異常滿意。午間英國大使館設宴歡迎艾氏，被邀者有比總理齊蘭，外長斯巴克，經濟部長伊沙克，國防部長戴林等。英外相訂于明晨與比外長斯巴克作第二次之會商，然後再與比總理齊蘭聚談一次，即訂明午離此云。

日總選形勢漸判明

日總選即將舉行，依目前形勢，既成政黨已採絕對優勢。惟軍部方面，近有種種策動，如中央社東京二十五日電：盛傳軍部將於總選舉後，對行政及立法機構作重要表示，迫使林內閣予以實施。在行政方面，對於政府邇來決定設立企劃廳及中央經濟會議尤感不滿。陸軍之中心目標，在實現「高度國防」，積極推進目前制度之根本刷新。例如主張一方面在內閣設立航空省，情報部，統制物價委員會，實施新法律，以提高國民體力，與消滅階級鬭爭危險，他方面徹底掃除現政府各機關在統制國民經濟及文化工作上之種種磨擦及缺點。如此，則置國家機構於較前更近國家社會主義之基礎上矣。在立法方面，特別置重於從來未有之修正選舉法。例如減少衆議院議員人數，選舉期自三十日延長至六十日，對於選舉人及被選舉人，違反年齡限制者，處以較前更嚴厲之懲罰。因此可使少壯人民參加選舉運動，此種修改，如遇必要時，可採取非常手段，奏請日皇頒佈緊急詔書，使之成爲法律。著名極右翼八政治團體，內有大日本青年黨等，今晨發表長篇宣言，題爲「傳檄全國同胞」，由日日新聞刊載，要求既成政黨及無產黨迅即自動解散，並促請林首相速頒佈新選舉法，此項宣言，殆可視爲上述勢力之傳音筒。據政治觀察家之意見，此種策劃，極有付諸實施之可能，固不僅爲對付議會政黨之威脅而已也。彼等並相信鑒於軍部去歲之肅軍工作，去歲選舉後，所發生之波瀾，或不致重演于最近之將來，惟在全國對政友會民政黨及無產黨表示擁護後，打破現狀派是否能斷然樹立而在或種出人意外之方式內發動政治上之變動，則極難預料也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起
至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止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中政會決修正土地法原則
△朱慶瀾飛川放賑
△巴特里克北上
△舒斯尼格高林分別赴義
△英下院討論新預算案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中常會決修正國民大會兩法規
△川越抵滬
△賀國光由蓉返渝
△張自忠等一行東渡考察
△中美航空開始，
△義奧兩首揆會談中東歐問題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國大法規交立院審議
△蔣委員長出院
△立院修正破產法條文
△全國美展閉幕
△英法進行重要談話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于學忠全部開抵皖
△英法比換文比恢復中立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甘省黨部改組
△皮爾森返滬
△艾頓赴比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國大兩法開始審查
△傅作義赴河邊村謁閻
△墨索里尼會見高林
△英比會談西歐公約問題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行政院任于學忠爲江蘇綏靖主任
△賀耀組任甘代理主席
△東北軍整理辦法決定

論評選輯

修正國大組織法與選舉法

國民大會組織法與代表選舉法，昨經中央常務會議通過，實爲政治上一大轉變，值得吾人一申述之。

按第一次國民大會負制定憲法之責任，乃國家由訓政移到憲政之一橋梁，關係至爲重大。原來之組織與選舉兩法，係於去年五月經立法院通過，因選舉方法，不盡完善，頗爲世人詬病，而選舉時之種種運動情形，亦爲識者齒冷，黨國諸領袖及社會有力人士，多切隱憂，因有設法補救之議。上次三中全會開會，曾經議決授權中常會修改該項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自是以後，常會迭次開會，均有討論。大要爲取消政府指定候選人之辦法，且更擬於預定代表一千二百人之外，指定若干人爲代表，以救濟選舉方法之窮。彼時關於指定代表一層，各委意見不一。就常理言之，既爲國民代表大會，政府自不應爲之指定代表，矧政府指定候選人既已不理於人口，若取銷此一指定辦法而別又創一指定方式，詎非自我衝突？自表面檢討，此等非難，初非無據。惟核諸實際情形：國大選舉，依法非經過公民宣誓之手續者無選舉權，故已辦之選舉，殊有限制太嚴之憾。現在統一完成，政情丕變，憲法爲國家根本大法，政府利在羅致各方人才合作，共同參與制憲大業，而國選大抵辦竣，未便推翻，更勢不得不另籌補救之法。加以邊疆各地之特種選舉，進行頗多困難，亦需要以指定方法救濟其窮。緣是種種，昨日中常會卒通過取消由國民政府指定候選人之規定，而於原有當然代表（原文中央候補執監委員僅能列席而昨日則一並改爲當然代表）與地域代表職業代表並特種選舉之代表以外，新加國府指定者二百四十名。數月來全國屬目之一大問題，至此告一段落，自應爲國人所歡迎。

查此次國民大會本職，在於制定憲法，惟去年五月立法院通過之憲法草案，爲便利起見，特於第一百四十六條訂明『第一屆國民大會之職權，由制定憲法之國民大會行使之。』核諸憲草第三章國民大會之職權，爲（一）選舉總統，副總統，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二）罷免總統，副總統，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三）創制法律。（四）複決法律。（五）修改憲法。（六）憲法賦予之其他職權。是制定憲法之國民大會，權責殊嫌過重，轉恐於制憲本職，或有妨礙。昨日中常會決議，删去憲草第一百四十六條，使國民大會得以專心壹志鄭重努力於根本大法之制定，毋寧較爲合理，而於制定憲法之外，並賦予『決定憲法施行日期，』益徵重視此制憲大會促進憲政實施之用意，國人更應表示同情。抑此屆國民大會既專爲制憲而設，則工作完畢之日，會期自應即爲終了，庶可根據憲典，重新選舉國民大會代表，實行開始憲政，是則昨日中常會決議，在國大組織法內增加『任務終了』一條，亦屬當然之處置。至於所謂由國府指定之二百四十名代表，主旨上既有其必要性，今後問題，惟視人選如何。吾人甚望國府能以誠摯恢宏之態度，徵聘各方代表的人才，要求與國民黨合作，共同制定一種針對時勢切合國情的新憲法，爲國家創造新生命，而納諸法治軌道之中。此事關鍵，繫於國民黨者半，繫於非國民黨者亦半，蓋開放之局面，將見打開，如何因勢利導則又視全國各方面懷有政治意識者之眼光與手腕，而後方可判決

其成敗利鈍。其各種特種選舉，如有困難，得由國府指定代表一節，修正亦甚合宜，蓋不特邊疆選舉，不易辦理，即職業代表之選舉，因根本上團體組織不甚健全，在舉選亦多糾紛迭出，如由政府指定，實際或視選舉爲得人，是又事實問題，無可諱飾者也。

要之，以全力制成完善憲法，乃國家由訓政移到憲政之不二法門。國府既令本屆國民大會專任制憲，而又以開放精神，表示將求各方合作，至少其用意值得讚許。今後如何貫澈公開之主旨，如何達到參政之宿願，仍望朝野各方，推誠相與，勿負所懷，國家幸甚。

（錄四月二十三日津滬大公報）

日本選舉戰的檢討

日本總選舉期距今不過一週，依最近形勢，政府立場，顯極不利，蓋反政府之政友民政兩黨結合堅固，一致進攻，林內閣理想中之新黨既無實現可能，接近政府之小會派更異常不振。依常理言之，選舉結束以後，林內閣舍辭職外，殆無存在餘地；然而日本乃所謂『特殊憲政』的國家，近年政治，尤失常軌，是故選舉戰告終以後，仍難保無變態發生，此吾人所願爲檢討者也。

查日本憲政，根本與歐美不同，其國民之政治意識，並不發達。一般民衆，多年來震於軍人有戰勝拓土之功，信仰軍部，毋寧在對任何政黨以上。軍部利用民衆心理，取得表裏如一的政治支配地位，四五年來聲勢煊赫，銳不可當，而政黨以內無偉大有力之領袖，外無舉國擁護之人望，因循畏葸，信譽幾於墜地垂盡。年來因軍部行動，操之過急，鋒焜太露，不免惹起社會反感，然而國民不信任政黨之心情，初不因厭忌軍部而有所改變，結局惟有陷多數國民於煩悶苦惱之境，對政治愈益冷淡。此次選舉運動，新人物出馬者甚少，既成政黨得占優勢，純由五十年之歷史關係，傳統地盤，與選舉戰之熟練技術而來，實質上殊不能遂認爲眞正民意之表現，而依通常憲政國家之法律正軌，斷言內閣之必倒。惟是，近年日本政界雖極盡變化之能事，而『欽定憲法』，根柢堅深，至今屹立不動，軍部縱痛惡政黨，而憲法不推翻，議會不取消，政黨終有託庇之場所，如果政黨聯合倒閣，而軍部不願爲政府支撐，則內閣終不免於倒坍，如前者廣田內閣時代陸軍要求解散議會，海軍獨持反對，政府無已，惟有辭職。由此足見日本政府之脆弱，而整個政治，完全陷於苦悶狀態，益以證明。因軍部雖厭棄政黨，顧無推翻憲法之勇氣，於是宣稱不反對議會而反對議會中之組織分子。易言之：祇希望能造成眞能服從軍部意旨之議會。試觀此次林內閣解散衆議院，首相宣言：『並非因政府議會政見對立，爲問是非之裁判於國民而解散。』乃希望選出『不問所屬黨派如何，眞以清明之心，可以相與共論時務是非得失之公明之士。』其意自在欲依解散議會之手段，迫議員以馴從，今者選舉趨勢，反政府的政黨既復獲勝，則軍部與政府之苦悶可知。同時既成政黨雖擁有議會中多數議席，而以軍部之壁壘森嚴，不特不能恢復議會政治之舊觀，並指導本來政局之地位，且仍難望取得，是政黨之苦悶又爲何如？軍部如彼，政黨如此，一般國民痛心紛亂，無計澄清，其更煩惱，不難懸揣。明夫此，則知日本選舉戰之結果，政治依舊不能安定。以吾人推測：林內閣固有辭職之危險，然而縱令倒閣，繼之者仍必出於軍部之指派，實質決難變更。如果新議會與軍部意旨，顯然對峙，則再解散之非常手段，似非絕不可使。此際政府爲避免總辭職，政黨爲避免再解散計，相互間或竟苟合彌縫，暫時妥協，亦屬情理中事。本來日本既成政黨原質初不純潔。政友會前身爲自由黨，本有氣骨，乃其後受伊藤博文之利用，一變而爲官僚的政團，原敬橫死，竟迎軍閥巨頭之田中義一爲總裁，盡失政黨之清操。民政黨之前身爲同志會，原出軍閥魁首桂太郎所創造，向爲官僚閥閱之御用黨，已往許多歷史，言者輒爲齒冷。以此等歷史性的功利集團，必謂其眞能反抗軍閥，堅貞護憲，誰其肯信？是故日本未來

政局，（一）內閣辭職，（二）內閣不去，再解散議會，（三）內閣與議會妥協，三者皆有其可能性。要之無論如何歸宿，終是進無以解消日本整個政局的苦悶，退無以轉變軍部支配政治之特質，一切的一切，今後皆將在長期的醞釀變化之中，任何人不敢爲之預言。吾人惟有一面喚起我國注意，警戒鄰邦之或有意外變動，一面希望日本國民，努力打破現狀，國內國際，速就坦途。

（錄四月二十二日津滬大公報）

江西歸來

黃炎培

最近三星期內，從上海到江西，南昌省城以外，豐城，樟樹鎮，吉安，贛州，大庾，臨川，南城，南豐，廣昌，寧都，景德鎮，都去遊過。從南昌往返，走了三千八百多里。目的在觀察江西遭了浩刼以後，如何痛定思痛，如何恢復元氣，種種實況。當局正在討論經濟建設計劃，職業教育計劃，凡我所見，已向當局盡量貢獻過了。

江西自民十七以來，十年之間，前七年爲剿匪時期，後三年爲剿匪善後時期，江西人這樣說着，景德鎮我在二十年前遊過。臨川，南城，南豐，廣昌，民二十三年遊過。所謂浩刼，刀兵之慘以外，加以水旱之災。民二十爲六十年來所僅見之水災，二十一年又水，二十二年又水，二十三年夏季全省皆旱，二十四年又水。就是去年民二十五總算遇到一個豐年。到現在居然看到地方秩序恢復，人心安定，元氣漸漸地昭蘇。我不能不想到我中華民族生活力之強，更不能不想到當局辦理善後與刷新政治的努力。

從南豐以上，凡所目擊，普通民房，盡是頹垣壞壁，無一屋完整。南城全縣田七十餘萬畝，荒廢着的三分之一，普通男子多於女子，但寧都縣人口男子十三萬五千四百多，女子倒有十三萬六千五百多，廣昌縣男子四萬三千多，女子倒有四萬五千多。會昌縣男子七萬六千多，女子倒有七萬七千多。雩都縣男子十萬零八千多，女子倒有十四萬六千多。（據第八區行政督察區各縣保甲戶口統計表）何以女子這樣多呢？就爲其中寡婦占了很大部分。「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豈惟人道主義上成一問題，就從民族主義說，若不想出一個辦法來，於人口蕃殖上實在受到奇重的損失。因爲壯丁死亡逃散，所以寡婦和荒地都那麽多。

走到寧都，在陰沈沈的雲氣籠罩之下，還從整個殘廢的山城裏，現出殘餘的殺氣。我所住宿的鄉村師範學校，據說就是當時殺人世界的中心點。每夜總得拉出幾十個人去殺。校西是一條零亂不整的山脈，山脚下就是殺人的場所。殺人的方法，先令自己掘坑，然後像切蘆菔一樣，切了丢向坑裏。山脚下有三個大坑。事平後開看第一個坑，就發見了幾千個骷髏。因此，還有兩坑不敢開看了。中學生被殺了兩百多人。分田分過四五次，故經界完全混亂。善後方法，許人民自由耕種，但所有權經證明後仍歸原主。這都是地方上人告訴我的。

江西人民負擔如何？吾檢江西省金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共三年間收支報告，從收入之部，摘錄其中取之於農於商於一般人民的，換言之，即由政府正式向人民征取的，如田賦，契稅，營業稅，船捐，清匪善後捐，公路鹽附捐，整理土地專欵，丁未屯附加團隊費，出口米護照費，團隊鹽附捐等共二十四項，每年結數，以民二十四年年底保甲調查統計全省人口數一千五百六十九萬零四百零三來除，即得江西平均每人負擔數，二十一年五角四分，二十二年四角五分，二十三年五角五分。較之隣省湖北二十四年度平均每人負擔地方稅捐七角，（據中國統計學社湖北省統計提要第二十四葉）尚輕得多。但地方攤派各欵不在內。力役之征不在內。民衆所感爲繁重，乃在後二者而不在前者。原因在內憂以外，加上嚴重的外患，例如積穀，事由中央通令舉辦，中包重大意義，據述縣倉每戶須積一石四斗，鄉倉每口須積七升。

江西初等教育，近年數量上的猛晉，或爲外間所不甚注意，試以民二十年度爲一百分，校數（五，一五〇）二十一年一百〇六分（五，四四九）二十二年一百一十五分（五，九〇〇）二十三年一百六十九分（八，六九九）二十四年三百分。（一五，四三二）學生數（二〇七，〇二九）二十一年一百零八分（二二三，六七五）二十二年一百一十八分（二四四，五四五）二十三年一百八十九分（三九〇，七五〇）二十四年三百六十八分。（七六一，八七八）四年之間，

學校數加起三倍，學生數加起三倍半以上。不能不說是突飛的進步。原因是在加速度推進保學。卽是以一保一學爲原則。關於保學問題，我將別有論述。

江西公路幹支線及縣道已完成六千三百零六公里。須再延長到九千零零三公里，纔是全部完成。但其長度較各省，已爲首屈一指。用地除劃免錢糧外，暫不發給現金。其工事大都徵之於民。有力者自應徵，無力者雇工以代。江西剿匪有今日的成績，公路當然是一大貢獻。但其價值不易使民衆完全了解。

江西善後工作，先後設農村改進區。現已達二十來處。其中十區爲全國經濟委員會撥欵舉辦。我在臨川參觀第七區專員公署所辦鵬溪農村實驗區，一入村中，男女老幼皆彬彬有禮。屠夫放刀，織女停梭皆來行禮。婦女會分任檢查全村清潔，一月檢查兩次。一切設施頭頭是道。尤可喜的，是耕牛保險。先是村患牛疫，牛死百分之六十以上。乃延獸醫治療，同時施行保險，養牛者如保過險，可以免費治療。保險費每頭從十元到三十五元，聽牛主自認。每年收保險費百分十五。如牛死，照額賠百分之七十。於是紛紛來保險。結果去年僅死一頭。在吉安參觀敦厚村服務區，在南豐參觀特種教育實驗區，管教養衛，都有辦法。各得民衆信仰。

贛南之贛州與贛東之景德鎭，皆爲大市。所見卻成相反的現象。景德鎭以產瓷器爲大宗。而積弊甚深，改進甚難。自設陶業管理局，（一）去種種不合理的窰禁，如燒窰者不准做瓷，燒壞仍須給價，五天可燒一窰者定須十天燒一次，不准多燒等等，（二）禁絕燒工向坯房種種需索，工頭向工人種種需索，（三）改良匣鉢廠許自由買賣，以及窰式的改良，出品的示範等等，不及三年，瓷業大進步。資方勞方俱獲利益。每年產瓷前僅三百餘萬元，去年達八百餘萬元，市況頓現欣欣向榮氣象。紛紛改建新屋。而贛州一入城市，但見街道兩旁一律是三四層高的氣樓，（卽沿街洋式大柱有深廊的，他們稱氣樓。）極雄偉，極富麗，但日午做生意者寥寥。因問土人，答稱此項建築，都由駐贛粵軍強迫而成。所有流動資金，都用之於偉大的建築—大約在一千萬元以上。——因此資本無着，無從發展商業，市面不易恢復云云。

當局正在籌劃大規模經濟建設，以生產爲中心，同時注重職業教育，施行分業訓練。取名百業教育。在積極進行中。

省城更有一機關，貢獻頗爲切實，就是地政局。用航空測量法來測量土地，迅速而準確。南昌一縣現已完成。正在續測新建等十縣。參觀其空中攝成的影片，已經整理的圖稿，戶領坵，坵領戶的冊籍，當得起精詳兩字，南昌一縣用費四十萬圓，工作純熟後或可略省。大約以後每畝需費三角。

總觀江西省政，從省主席以次，可云全部勵精圖治了。尤以當局虛懷求進的精神，預料若干年後必有更偉大的貢獻。

四五年來，江南，陝西，浙江，四川各省均大略參觀遍。我對任何地方的建設計畫，認爲（一）事業須擇要，精神須集中。（二）公經濟與私經濟須雙方兼顧。若專事發展公家經濟，而同時不想到藏富於民，公經濟愈發達，所包含危險性愈大。（三）機械與手工須兼顧。機械工業的必要。是不用說的。但我國社會尙在由農業初進於工業的時代，此過渡中間，若置民間絕大多數所託命的手工業而不予維持，坐使爲機器打倒，而一時無法代替，未免斲喪元氣太甚，决非國家之福。

政治效能的增進，不外乎三個因素。除掉「人」和「政策」二者以外，就是機構。吾對於我國全部政治機構，認爲有縱橫三點，很值得吾人研究。屬於縱者一點：今有甲乙丙丁四級，因謀運用的便利，乙不惜直接指揮丁，因此使丙對丁失其指揮效用。甲不惜直接指揮丙，乃至直接指揮丁，因此使乙對丙，丙對丁皆失其指揮效用。其在人身，是爲脫骱。屬於橫者兩點：其一，今有地位同等之甲，乙，丙三部。甲實有需於乙也，而不謀之乙，乙實有需於丙也，而不謀之丙，甲之所爲，實大有助於乙也，而乙不之知，乙之所爲，實大有助於丙也，而丙不之知。於病爲「癱」。又其一，明明有甲矣，分甲之一部分，創爲小甲，有乙矣，分乙之一部分，創爲小乙，有丙矣，分丙之一部份，創爲小丙，使甲乙丙自身職權不完全，使甲與小甲間，乙與小乙間，丙與小丙間，界限不分明，此其影響於政治效能甚大，而才與財之不經濟，猶其小焉者。於病爲「瘤」。凡此病態的組織，謀一時間靈活方便，未始非應急的一法，終望政治漸入軌道，使此種種病態完全消滅，恢復健康。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上海

（錄四月二十五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江路與部子談因記所語　秋岳

江。路。傾。譚。為。梅。訊。更番。謂。到。清。明。畢。我夢。君。園。最。清。曠。
臨。水。碧。桃。炫。無。匹。君言。避。世。欲。世。忘。豈知。我。意。亦。藏。窖。
有。園。不。榜。固。自。佳。分歲。花。時。莫。相。失。

南郊　釋堪

南。郊。三。寺。抬。隱。勝。秋葉。春。鸝。極。視。聽。竹林。竹。好。變。餘。稀。
新。葦。還。堪。出。清。磬。殘破。鶴。林。馳。道。旁。賴有。元。章。墓。隔。牆。
荒。尋。我。自。躭。幽。寂。歸。路。城。闉。燈。火。忙。

贈何梅生　拔可

水。部。梅。花。不。改。香。枝。頭。寒。暖。兩。相。忘。每。從。聞。道。興。三。歎。
難。得。深。言。偶。一。狂。去。眼。蛟。龍。惛。海。氣。稱。心。橘。抽。戀。江。鄉。
晏。孥。能。共。龐。公。隱。脫。屣。人。間。歲。月。長。

丁丑元晨得雨感賦幷簡海內知友　纕蘅

桑。土。綢。繆。計。已。成。漸。看。氣。象。返。承。平。塵。勞。政。恐。詩。懷。減。

國風社選

儒。效。休。疑。世。議。輕。歲。首。拈。毫。原。有。例。天。心。潤。物。總。無。聲。
朋。儕。緘。札。殷。勤。甚。肯。信。霜。鐘。隔。兩。京。

疊寒韵奮散釋　衆異

約。與。燈。檠。保。歲。寒。更。隨。書。卷。共。宵。闌。潔。身。自。竄。吾。何。恝。
及。手。圖。强。事。豈。難。收。拾。閒。情。歸。鳳。紙。料。量。生。計。問。漁。竿。
神。山。近。遠。寧。關。我。不。為。傷。高。始。倚。欄。

次韵纕蘅九日登高　醇士

萬。里。巖。疆。獨。遠。臨。扶。閒。霜。菊。對。沉。吟。幽。懷。不。為。勤。民。減。
佳。政。從。知。及。物。深。別。後。得。書。如。覿。面。老。來。作。健。總。傷。心。
江。南。天。氣。愁。難。穩。城。上。微。雲。又。變。陰。

次韵衆異樓晚　仲恂

雨。風。探。借。隔。春。寒。偎。影。滄。波。惜。夜。闌。自。歷。崎。嶇。心。已。折。
幾。教。輾。轉。夢。應。難。伺。機。饞。竄。撩。書。帙。帶。濕。殘。鴉。掠。畫。竿。
刼。取。古。愁。諗。閭。闔。不。緣。景。物。始。敧。欄。

恭和纕蘅使君丁丑元旦喜雨原韵

覃生

轉粟沉東碩畫成黔疆物價漸趨平信知民是邦之本
漫謂儒為世所輕五色夢添花上彩萬家春送雨中聲
從今偃武修文敎宏我邊陲邁漢京

奉和纕蘅先生丁丑元晨喜雨原韵

尊吾

不待三年政已成使君譽望稱廉平再逢轉轂流光換
且喜晴簷負累輕匝野枯荄回宿潤隔宵爆竹動春聲
倩誰椽筆書雲物官燭深懃宋子京

九老洞

堯生

九老昔時仙故人今大年聞風野蝯至把火洞龍眠倚
健輕羣險飛巖響衆泉酒邊臧獲笑雋語不妨偏

過汪山舊居

伯臧

已走龍蛇陸還登蚱蜢船人行歸犢外家近亂鴉邊未
葺東頭屋將蕪下潠田鄉閭凋瘵裏惆悵憶華年
情味還鄉惡今歸豈似歸釣遊同輩少門館舊時非廢
掃苔生暈親栽柳長圍何當侶猿鶴長飽蕨芽肥

丙子夏青遊雜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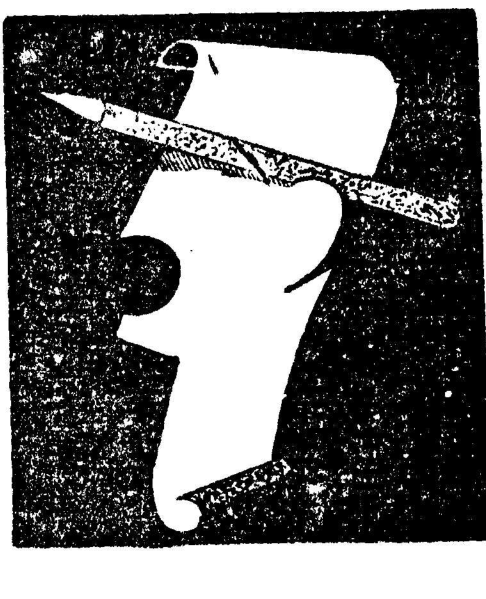
什公

鞭長馬腹侈東隅誰遣威廉失霸圖表海雄風天府富
眼中可有管夷吾
怵心黃禍（二字乃威廉造語）詎無因故物珠還念比鄰提督高
樓今似昔朝朝杯酒勞黃人（德軍司令舊邸今爲迎賓館士人呼曰提督樓）
曾駕樓船立異勛年來偃武更脩文龔黃循績吾能說
膠澳家家畫使君（即席贈沈市長成章）
賓筵酒陣競風流（成章柳溪公傅秀松皆豪於飲）潭水情深客意留語
我太清明月好莫愆佳訊負中秋（成章送別驛前殷殷訂後約）
名癡利黠較贏輸鐘鼎何曾抵木魚我愛湛山新結構
白雲一片肯分無（重遊湛山寺留別倓虛師及王湘汀居士）

竹馬子

映庵

尋荒夢滄洲江程暝靄寒生汀渚漸更隨雁警林衙月
遠迢迢平楚漫拍一角闌干商謳夜永素琴難御潦倒
酒杯空伴閒身醒醉悲歡離聚對此驚桑海頻搔皓
髮鎮依枯樹樓居似託孤嶼還澀吟懷機杼寂寞自掩
深幃露蟲聲碎如泣天涯路屏山四壁臥向城回顧



淩霄一士隨筆（續第十六期）

張氏一生宦歷，以充管學大臣時最爲有聲有色，爲中國教育史上有名人物，其時賴瞿氏在樞廷左右之，俾得發舒，而事屬經始，頗感困難，有疑謗交乘之勢。茲更摘錄其致瞿書關於辦學者如左：

所難者，則學堂也。（從前京師議論，皆以學堂爲無父無君之地，今猶是見解，猶是議論也。昨與夔臣相國言及，同爲太息久之。）容詣略相及公處詳言之。

昨日法使館一晤，未克絮談。前函言學堂爲難一節，擬不向略公道及。若因其難而不爲，既無以對朝廷，亦無以對我公與略相也。勉竭小才，至開辦後再行陳說，彼時必望公體諒此心耳。現在吳總教及榮提調勳（略公至親，極好，極明達）紹提調英已於初三日前赴日本考察學務，譯書編圖兩局亦已開辦。潛手定編書大綱，一曰定宗旨。宗旨者，羣矢之的也，人人向此的而致力焉，雖不中不遠矣。宗旨烏乎定？必擇其可以正人心端趨向絕無流弊者。建一名號以爲標識，則莫如愛國。國家敎忠孝，勵廉節，無非欲養成此愛國之民，使人人各全其忠孝廉節之美德也。此次編書，當先揭明此義。二曰芟煩碎。略言：既定此愛國之宗旨，則凡關涉政治，於國家有利無害者，精爲甄綜，一切煩碎之箋疏，支離之誕說，概從刪薙，則成書精而諷誦易，必不使學者疲日力於無用也。三曰通古今。略言：今日之所急，當以究心教養之原與夫通考歷朝禮樂兵刑之制能見諸施行者爲要務，若第博考其異同沿革之迹，仍不能謂之有用也，故必以知今爲主，而證以既往之陳迹，以定其損益，使人人讀書時之精神皆貫注於政治之中。四曰求貫通。略謂：今所編纂諸書，非一人可辦，總期於經史諸子中可以變通互證者特加之意，則學者誦習時可收貫通之效等語。未知公謂然否。載籍極博，浩如烟海，非有一定之宗旨，主一之精神，以範圍之，貫注之，隨意抉擇，即成巨帙，何所裨補於時事耶？知公亦必以爲然也。改建學堂一層，刻已於瓦廠地方，擇定一區，月內可以署

券。將來即請將從前大學堂（已殘破不堪，由大學撥款修理）改作宗室八旗中學堂，而大學堂之速成科即借中學堂地先行開辦。俟明年城外大學堂有成，再行挪移。日內已將宗室覺羅各學校接收。左右兩翼學尚有學舍，覺羅學則久已荒蕪矣。中學堂大概情形，月內或可具奏，惟經費一項，除常年左右翼及八旗應領戶部款項五萬二千金外，尚不敷銀五六萬兩。大學堂常年經費，已自拮据，萬不能兼顧中學堂，（必令兼顧中學堂經費，則並大學堂亦不能辦。）勢不能不另請的款。此則必須仰賴大力主持者矣。翰林院編書應用書籍，已由上海購來四百一十二種，日內即擬咨送。謹附及。

鞠尊前日來滬一節，潛與此公並無嫌隙，或聞外間訛言傳述，遂爾率陳，然亦可怪詫矣。好在學堂章程，已經奏定，海內周知，並無詭異之說，即香帥所奏辦法，除武學堂外，其所定學科，與潛所奏章程，十同八九，可見公理相同，不能特別以示歧異也。現今大學堂辦法，何以即有大禍，略園何不面詰之？實有意外之流弊，亦不妨改良也。此事非與略園當面一言不可。流言之來無端，恐有處心積慮以排我而因以害及學堂者。一二日當奉詣一談。

湖北所奏章程，無非欲專攬教育之務，然省學堂卒業僅令外洋游歷一年，不令升入京師大學，雖欲自爲風氣，而學生僅得舉人，不能得進士，恐學生亦未必願意也。中學堂習外國語文三年，而高等學堂無之，未免疏漏。各國語文，僅習三年，未合也。（奉硃批議奏，其以此乎。）公於學堂有大功，略相能從公言以保學堂，是亦有大功者，而下走乃以不足輕重之身，致負疑謗，以致負我兩公，可媿甚矣。行當投劾以去，以避賢路，

他日公幸毋固留，以重其罪也。

所述編書大綱，可略見其教育宗旨。京師大學堂舊址，今北京大學猶沿用之，而當時張氏另有在城外建校之計畫也。略園爲榮祿別號，時以大學士爲樞臣領袖。燮臣爲孫家鼐字，時以大學士同任學務。鞠尊爲江蘇候補道朱恩紱字，長沙人，時在京以鄉誼往來瞿張間。當時學堂（稱學堂不稱學校者，以科舉制度下之府州縣學通稱學校，故稱學堂以別之）畢業生獎勵辦法，中學堂獎拔優歲貢，高等學堂（各省省會設之，程度介於大學中學之間）獎舉人（暨官職），大學堂獎進士（暨官職）。湖北所奏章程，不符通制，高等學堂畢業，不令升入大學，獎勵出身，以舉人爲止，故張氏言「恐學生亦未必願意」。又：

學務事日前與華翁深談，意見頗合，似以緩設學部

為宜。此時照香帥所定學務處章程，分科辦理，（此即與學部無異。）不立學部之名，而居其實，必於學界有所裨補。俟一年之後，各省學堂普立，再就學務處已擴之規模改作學部，不至頭緒棼如。務乞力為主持，學界幸甚！（乞與徐鐵兩公商之，好處甚多，願加詳審。）

學部非設不可，而茲事體大，下走實不敢承。公之意固公而非私，然自揣無此學識，以公一人之意爭之，不得固失言，得而不能勝任，使我公有舉不得人之悔，而議之者並公而咎之，何如愼之於始也？公謂何如。下走於學務，於京師各館，尙無不可對人之處，及此而卸肩，何快如之？若既為人所輕而忘之，不去必不討好，且將並其前所辦者亦以為罪。（開學不久，即兩人同辦，實亦不能罪及一人，然事未可知也。）非公愛我，誰可與言及此者？幸乘其自任而贊成之，俾潛得以引身而退，公之賜也！

頃有人言，將以鐵徐兩公領戶部，然則榮與潛必學部矣。（本不願久於戶部，故前有調回吏部之請，今不可得矣。）二三年來，頗有退志，所以遲遲者，始則以東朝萬壽，不能不一隨班，嗣以學務羈身，難於擺脫，後復以東方事變，萬無可言歸之理。今東事粗定，但能開去學務，無論身居何部，冀可漸得自由。果如所聞，則衰病之軀，何能勝此重寄？（親當事之意，未必以此為重要也。）況有匿名書一事在心，更何能有所施為耶？憂來無端，聊為知己發之，知公亦不能為潛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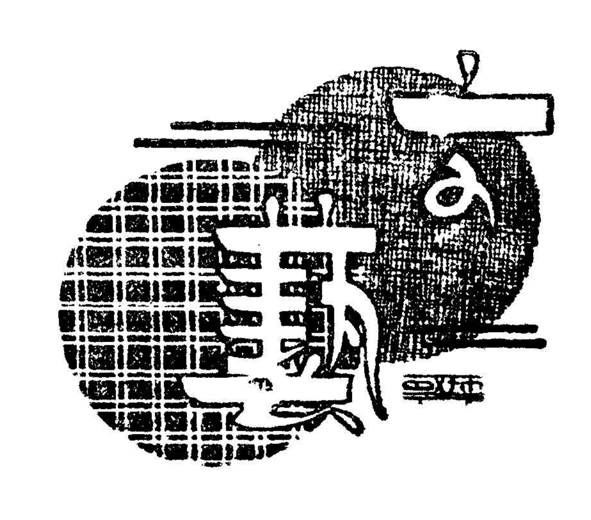
此三書為主張緩設學部及力陳不願任學部尙書者。初擬即照張之洞所定學務處章程辦理，暫不設部，繼以設部將成事實，深恐即以學部尙書相畀，蘄得擺脫，蓋疑謗所集，不得不謀退步耳。華翁謂同膺管學之任之榮慶（字華卿）；所云「幸乘其自任而贊成之」，似亦即指彼。徐鐵兩公，指徐世昌鐵良，丙午修改官制，二人均參與其事。至「鐵徐兩公領戶部」「榮與潛必學部」之說，似以為各部仍設滿漢兩尙書，而已與榮慶將同授學部尙書，（榮慶蒙古旗人，例補滿缺。）勢難挽回矣。新官制公布，各部均僅設尙書一人，榮慶授學部尙書，張授郵傳部尙書，鐵良授陸軍部尙書，徐授民政部尙書。（戶部改度支部，溥頲授尙書。）「東方事變」指日俄戰事，擾及東陲。瞿致張書有云：

公於學務有益，學務於公亦相宜。吾兩人苦心熱血，一旦皆付之東流，夫復何說！……公隨人仰屋持籌，無往

而非難境，可想而知，如能乞外，最爲上策，容日再傾吐言之。連日胸中惡劣，了無佳況，奈何，奈何！

此葢張氏以環境之困難，勢須擺脫辦學職務，而瞿氏深致其慨惋也。張另有一書致瞿，有「或銓或外，否則惟有引退耳」之語，言或吏部或乞外，此書所云「如能乞外，最爲上策」，似卽對此而言。

瞿張夙好，其往來手札，瞿兌之君（宣穎，子玖相國之嗣）藏弆頗富，近得就觀，迻錄如右。



傍晚

李蕤

樹梢上的晚紅儘管向下移着，移着，村梢的高標的林木由赭紅褪成黯紫，四處正飄浮着青色的但是很淡薄的炊煙。炊煙從多少矮屋的頂上湧出，然後散入漠漠的塵煙或者昏茫茫的遠處。

啄木鳥的聲音已經很倦，牛羊都懶怠的搖着尾巴從吃飽了的草田歸來。牠們的身後緊跟着肩着鋤的農夫，鋤頭上掛着盛過水但是已經沒有水了的沙罐，在這秋忙的八月天，人忙得和牲口一樣。

這時候，路上人扯成一條繩，緩緩的在路上移動着，女人們用手臂套着籃子，走得遲，男人們走得也非常不快。汗出了一天，歇息他們是用不着挑選地方的，但他們大概都是坐在村梢。老頭們喜歡想着說那些若有其事的從戲台上聽到的古今趣事，不管他說得是多麼破爛或者已經是第一百遍，而別的人也不盤詰的張着眼聽着，夾雜幾聲不合時宜的高笑。……這樣，一直到蟬聲細小的聽不見，到太陽收盡了大地上的殘輝，他們才都拍一拍土回家，有時是會坐到天上有了月亮，蟬聲換了夜蟲聲的時候。……這都是不相干的，他們爲的是憩息，一坐下去就站不起來。

「男怕八月，女怕臘月！」

這句話不知是誰說給誰，但在每一個天要黑的時候，當村頭的斜坡坐滿了黑影子的時候，這句話就從不知是誰的嘴裏流出來，並且有人解釋着說：

「可不是！哈哈……一到臘月，大大小小，誰不要棉衣？女人就該熬爛眼了……」

話落尾時總是有女人接着說：「眞不公平，女人不怕八月麼？一樣是拖泥帶水遍地跑！可是男人，男人們才眞是……到臘月就坐吃坐穿……」

這些話是絲毫也惹不起男人們的爭辯，話隨時就又會轉到別的地方。孩子們把滿滿的草籃掛着鐮讓牠倒在路旁，捉迷藏的舉行是在每天的這一個時候。

男人們卻噙着烟斗細細的吸着，紅火在陰暗的黃昏中時明時滅……。

在這時候，每天在這時候，一個人影漸近漸大的在衆人的面前出現，再近些還可以看見在這

書報簡評

關於「普賢」

張香山

－第四次芥川文藝獎金作品－

芥川文藝獎金在日本文壇上的地位，猶如龔果爾獎金在法國文壇上的地位一般，都有着其極優越的位置，雖然前者較後者的歷史要短；但他們的選擇方針，對文壇所及的影響，却兩相映輝，有着顯著的一致的地方，譬如他們雖標榜着選拔新人，但實際上，他們都是在選拔着苦節若干年的「老」文學青年，當選龔果爾獎金的作者，未入選前已是相當聞名的人，并有許多著作；芥川獎金之當選者也多在未入選前，已有了悠久的文學生涯，祇是未被衆人視爲寵兒而已。

第四回之芥川獎金已決定贈與石川淳之長篇「普賢」，和富澤有爲男之短篇「地中海」的消息，是在今年二月十二日公布的，當時，立刻獲得了全日本文壇一致的擁護和是認。

這兩位作家都是快進四十歲的老文學青年，石川淳是同人誌「作品」的同人，這部當選作，亦是發表在是誌上的，他不但曾著過許多小說，并譯有法文學作品若干像紀得的「法王廳的窟穴」（岩波文庫版本）等等從

人的手上掛着一個飯罐和一條簑衣。

「是阿順麼?」

「嗯!」

不拘誰問着，回答的總是這一聲，隨後，在夜遮埋着的橫着高粱葉的狹路上，這黑影就慢慢的和沙沙的脚步聲消逝了。

月光流瀉在平原上，世界蓋上了神秘的薄紗。田禾伸展着發光的葉，隨着風在扇動着碎了的珍珠。

遠遠的，驢兒長鳴着，狗吠着，小孩子游戲着，吶喊着，……那是在村落裏，這些聲音聽着是遙遠得近乎淒涼，越襯出田野是田野。

除了些細而長的垂着尖大的綠葉的高粱以外，有許多是蔓上纏着豆莢的穀子，瓜田有許多就在這些田地裏夾雜着，在每一塊瓜田裏聳立着一座很小的肥胖的草棚，這草棚是爲了睡在地上的瓜果的安全而建立了的。

草棚和草棚都是生長在距離不遠的樹木與草叢結就的，草棚裏的主人與另一個草棚裏的主人也大多是在一個村子裏長大起來，而且，瓜田與瓜田牠們的中間也都只睡着幾畦別的田地。

當阿順看着小弟弟吃空了飯罐子之後，他照料着讓他睡覺了，他這才得了一天僅有的平靖，燃起了蒿草繩，赤着脊樑向着風，蚊虫嚶嚶的飛來，但馬上就又疾忙飛去了。

對面的草棚裏也看見了篝火了，後面的草棚中也看見了篝火了，星星點點，火花和星光同閃爍在暗綠的田野間。

「喂!……喔咸。」

「喂!……喔咸。」

兩個草棚裏互相打着招呼，聲音悠長的穿過田野，響亮而且愉快。然後聲音便越來越近，另一條火繩就送出一條人影在瓜田中顯現了。

「飯吃過了麼?」

阿順點點頭，遞過來煙袋，煙袋是自己種的竹子削成的煙管，裏面按上的是阿順自己澆水長的煙葉。

話在他們中間是沒有什麼次序，如同歡笑和憂愁會同時佔據了他們的心一樣，他們沒有時間，也不能會找出許多事情的原因和結果，憂愁的事情成堆，他們不能等着憂愁完了才去談笑。

「這一年的瓜又算是放在黑寶上了。」

「瓜子稅高，如今還沒起行!」

「去年賣五百，今年有人四百都賣了。」

「不賣可能行?封粮當捐，柴米油鹽，老三!鹽漲到了一仟三了。」

「鹽，眞是太省不掉了，就我家，一月三斤，……小鹽吃着又抗稀，就那，人家說小鹽也漲到六百了。」

「小鹽稅大，賣小鹽的是窮人。」

「那誰還會吃小鹽，窮人都該死!」

話在很長的歎息中止了，月光從涼棚的枯葉中透過來，把他們兩人的兩個臉飾成青白色，眼睛都是向下垂着，濃重的烟在他們憂鬱的臉上緩緩昇騰。

「兵捐又派到村上了，你算算，一月，二月，這是第十五輪了，柴草還在外，……」

「先年只封粮拿糟，現在就捐可眞受不了，

他這些工作的性質上看來，可以知道他不愧被人稱爲「苦節十年」的「老」新人。至於富澤有爲男氏，他實爲一徹底的藝術家，他學畫於岡田三郎助，學文於佐藤春夫。十九歲時靠里見弴的提拔曾發表過「聽從黑子」;自後在報紙上又發表了若干連載的長篇，但在日本文壇上還沒有達到成爲寵兒的境地。他是「東陽」同人誌的同人，「地中海」也是發表在「東陽」誌上的。

以上的二個作品，後者因「東陽」誌無從入手，所以無法介紹。（或許此後又轉載文藝春秋四月號上亦未可知），但根據富澤有爲男的自述，說他在「地中海」中，是特別地強調着并注力於「人間的生長」之點上。其他如選者瀧井孝作的評言，較爲詳細，現譯錄於下，聊窺「地中海」的一個茫渺之貌。

「富澤氏的地中海，是用現實直寫的強力文體，明白地簡潔地正確地描寫着事件，毫無空虛之處，一口氣讀竟了。尤其服佩其筆力。作品的構成毫無空隙，因其過於無空隙整調，理性，致使惹起有太整全的非難，但這種整調的作品，其實也是極佳的，佳妙的描寫着以南法的風物爲背景之男女關係的潑刺味。『地中海』這個題名實與此名實相符。」

名目多。」

「反正翻來翻去都是收拾住民戶，……民國往這幾年來，……」

月亮緩緩將苧麻的影子從西移向東，埋在天心的暗雲也不知何時散在遠處，螻蛄的鳴聲從地下斷續的和着墳裏的蟈蟈，田野，就連村落都是正睡熟的時候。

「人說四川封粮到民國六十幾年了，……」阿順搜尋似的，夢也似的說着。

「人吃人的年成！………光緒三年。」

他們牢記得光緒三年。光緒三年在他們爹娘和上了歲數人的嘴中已經聽慣，人吃人，狗吃狗，在這荒年中有許多人在這災荒裏滑倒，像是光緒三年是記載着他們已往與將來一切不幸一樣。

「不又打仗麼？一年四季。老五！去過鄭州，你看那些墳吧；」

「聽說就戰溝死，就戰溝埋，戰場上蠅子遮住太陽，狗都是紅眼睛。」

「反正是收人時候，一有了洋炮就是天要收人。」

他們在「收人」的年景上把話打個結子，隨後就在天意上把憤怒溶化了。然而不能清淨的是浸在他們心裏的苦水，這些苦水淹爛了他們的心肺，使它像一塊剝落了的磚瓦，劃不上一條新鮮的顯明的痕跡。

他們歎息着年不成年，什麼東西都貴了，他們在窮日子中偏好有病，藥吃不得布也染不得。更利害的是揭錢買地，這時候買地不够給捐，不過是等於埋錢算了。百物都貴，粮食却在豐年中賤成稻草，賣到沒有吃的還不够，他們說把田賣了還賑的是聰明人，最後，他們說到白馬寺又住了一連兵。

「嚇，阿順，忘記給你說，白馬寺住了一連兵。」

「禍害！」

「誰說不是。管保明天就聽不見白馬寺有叫明的鷄子了。」

老五說着，隨後補了一句說：「殺完了。」

「沒住兵還好些，一住兵倒時常有路上截行李的了。」

「………」沒有話，這些他們不能明白的事多了。

夜露已經有些潮潤，風也有些涼意，呵欠在攪擾着他們的清談，老五站起來拾起烟袋，踉踉蹌蹌的從這塊瓜田向那塊瓜田去了。

× × × × ×

夜半，驀地裏阿順被喊叫的聲音驚起。

月光分外明。

阿順拉回來凉得發麻的肐膊，登上了褲子，布衫披在脊樑上的時候，鞋子已經穿上，

他揉揉眼。

兩條黑影在田隴中移動過來，越近了，看出來跑得很快。穀子的直而脆的莖子在黑影下跌倒着發着杳杳的響聲，這聲音和有人穿着釘鞋在阿順他自己的心上跑着一般使他憤怒。

他就要罵出口，但兩隻影子是迅速的又穿過田畦，向一條小土陵躍下去了。

又聽見似乎是喊阿順，最清楚的是說，「一匹野馬。」

石川淳的「普賢」，實是一幅瑣碎雜湊的風俗畫，描寫着小布爾喬亞階級的若干面貌，內容的故事，因爲他的創作手法的奇特，實無法總括其總領——因爲「普賢」的整個底手法和描寫的基調，是另碎而迸飛的。所以在勉強地欲介紹其故事的各局部起見，有先得說明他的手法的特徵的必要。

我現在把他的作品，譬如成爲畫藝術吧！那麼構成這幅畫的方法是怎樣的呢？據我看來原來石川是先用自己的眼，深凝了五六張不同的風俗畫，然後閉起眼來，那五六張不同的風俗畫，就有殘像留在眼神經裏，但這些殘像都混凝雜聚成一團，構成了一幅綜合的畫面，這畫面就是他的「作品」——普賢。

由於上面這個性質。手法的支配，「普賢」就不但是現着混亂，幷且有許多地方是非常地成爲一種「殘像」的出現。但這正是石川氏所強調的地方，如他所說：「元來故子的世界之風，是與實社會的風相格別的。」這一點即是他的創作底根本態度。

出現於「普賢」內的人物，男主角計六個，女性的重要人物計五個，靠了他們的相互的交際，甚至於肉慾的交流，使幾幅畫面閃閃地映進讀者

「……一匹野馬，裁住，阿順……」

「……一匹野馬……」

脚下發出沙沙的聲音，在穀田裏他殺過一條荒路，穀子的穗堅實的向他的胸和腹抨擊着，然後無力的倒在地上。他拿出他所有的力，向那黑影追着，遙應着喊聲。

黑影順着小溝向東了。

阿順從斜路上抄過去，路是異常不平，坎坷的田埂和鬆軟的土壤，使他脚下發虛，但最後，他是猛奔在黑影前面的一端了，喊的聲音是近了，馬蹄和人的步履響起來，阿順把束着腰的條帶解下來，迎面把條帶展開。

馬出着汗，頭上並無轡頭，它是一匹紫紅色的很可愛的小馬，它揚着頭掃着尾巴，牠大約是從那裏自己解了韁繩跑到原野，在它不羈的形像上看它似很感到原野自由空氣的生動。

阿順使牠震驚一下，牠聳了聳在頸上的長毛，想躍在陵上，但是牠的前腿只躍上半崖，後腿就滑下來，老五和阿順的兩隻粗大的手就抓住了這匹馬的鬃毛。

兩個人都大顆的出着汗。

老五的腰帶接上阿順的腰帶，一個簡單的籠頭套住了馬，人和馬都完全乏力的站着，在朦朧的月光中呆呆出神。

「老五！　這像是東村王房妮家的馬，溜了韁！」

「總踏倒我們幾畝穀。」

「老不死的總好欺負人，出門趕牲口，他情知，他的騾子馬，咱的是牛驢，長工短工也跟咱磨肩膀。」

「王房妮的馬是不借給人的，可比不得他新娶的四房，他光想閉着眼當現成的爸爸！」

「這馬送還他？」

「……」沉默。

「我們不能牽給他，他的眼皮下沒有咱！」

他們低聲說了許久，罵了許久。

「現在　，你脫下你的鞋子！」老五命令阿順。

阿順的鞋子脫了，老五鞋子也脫了，兩個人剩下兩對光脚。然後誰也不作聲的，鞋套上馬蹄，他們又抽出來的手巾，馬的眼也被勒上了。

「現在我們走吧！」

聲音很輕，三個黑影在青白的月光下移動着，繞了許多小路，然後投向一個東南的小村了。

×　×　×　×　×

又是一年了。

高粱又是伸着長而尖的葉子攔路，玉黍蜀懷着嬰兒又戴上紅絲了，蟬聲又在每一個晴天死長的聒噪着，日晚歸來的牛羊又如去年一般的拖着犁耙。後面是農夫，他們背上放着鋤，鋤上擺來擺去的掛着盛過水但是已經沒了水的瓦罐。

村頭的斜坡上，在天將晚的時候，仍然會聽見有說得煩了的「古今」和更長的歎息聲音，仍然，人忙一天，疲乏得完全如一隻牛馬。

「好年成也沒過頭啊！」

「收人啊，……長毛造反的年景！」

小孩子們捉迷藏不能成隊，他們是被大人們高聲喊着或者用棍子敲着趕回家了。跑得太歡了費鞋子還會多吃飯，孩子們白天拾柴，晚上就蹋

的腦裏。

主人公作者（自稱），是個專門的政論小作家，靠着坂上青軒（政論社社長）的垂青　，得以勉強地出售着他的政治小論文之類，他有若干友人：

A. 垂井茂市——是個道地的油嘴底職業人，住在妓院附近的小旅館裏，整日酗酒鬧市。

B. 四部彥介——本是個稍有金錢的闊人之子，因懶惰成性，并且娶了個扎嗎啡的藝妓阿組，使家道中崩，自己所有的幾間屋子，亦因滯納地租而出讓給葛原安子管理，所畜養的小鳥狗之類亦都售罄　。他本是「主人公」的房董，因此和主人公有許多交際。

C. 庵文藏——是主人公的同樓的鄰居，他們原是大學時的友人，都愛論文學，甚至都喜歡強烈的「燒酒」，他以白天當夜，除高臥即放談：他的妹妹由卡梨，是個教會學校出身的女性，是作者初期的戀愛之的，并是他現在所唯一憧憬羨戀的女性，他把她看成爲新道義之具像——因爲由卡梨和她的丈夫都潛入地下，做着危險的工作。

D. 寺甚甚作——是個傳授「謠曲」的教師，家中富有，因爲妻子久子，罹受疾病，不能使他享受她肉體

起來了。

可是啄木鳥依然啄着樹幹，各家的屋頂上淡淡的烟是仍舊的……。

但去年在這時候就提着湯罐往田裏看瓜的阿順是看不見了。

「阿順麼？」

「是！」

沒人再這樣問。換上的是在這時候上地去的阿順的媽媽，她是更佝僂些，並且頭髮更白，除了她的瓦罐子上又添了一道竹箍和罐子裏的飯又多和上兩碗粃糠之外，和去年阿順上瓜田便沒有什麼分別。

在老婆婆遠遠順着路走來的時候，她的頭彎得幾乎要觸住脚，她不抬頭不看一眼也不說一句話。人們從她沒有走到的好遠就靜默下來，一直看着她，到她被叢叢的苧麻葉掩蔽了她去遠了之後。

沒有人會說：

「老嬸嬸麼，」地發問，也沒人能再聽到往年一樣的和善的答應了。

等她去遠了之後，壓在人心上的話又被她的可憐的形像引起了，阿順又開始在許多歎息中被提起來，像說一件不…定是眞的已經半忘了的故事一樣。

「人眞說不成景，去年阿順不還提着罐子凶焰焰的走這條路麼？」

「人就是過一天少三晌！」

於是阿順鏟一匹馬的那件事又展開在他們的眼前了。爲這，王芳妮會去縣城叫許多穿藍衣裳的，說他進了他的家。馬他們半夜牽到河北只賣了三十，王芳妮却死咬着說是還有兩匹二騾，後來千說萬說，阿順給王芳妮磕頭，繩子才從阿順頸子上解下來……賠了一百塊錢了事。

「兩匹騾子，說丟了一個閨女不更利害些。」

」是誰忿忿的說了。

「唉！阿順那硬漢子會磕頭！……城裏人欺侮鄉下人眞像揑麵蛋！」

「從那一次，阿順就氣攻心了。」

「可是誰知道，爲這件事到秋天就會又出了恁樣大的事呢？」

誰會料到呢？料不到。阿順的幾畝瓜，瓜子，瓜瓤，瓜地都賣完還了王芳妮以後，大淸早來了四五個兵，鄉下人誰見得兵啊，阿順出來担水可被兵抓住衣領了。

「媽媽的，你順溝截了一匹馬？」

阿順早瘦成一把草，話那裏說得成。於是「劈」「劈」耳光放上了。

「你說，一個黃昏，有月明，軍營的馬……

……………」

村長排頭都出頭說，並且說馬價罰欵都已交給富戶王芳妮，但兵不管並且罵人。也不準人盤問他馬是什麼顏色，也不聽辯解，也不吃阿順家積着過年的白饃（最後勉强吃了些。）聲聲說要阿順到連部去。這樣誰都慌了，第一夜揭了五十塊錢揣了馬價，第二天西陵的二畝花田從阿順的手裏轉給別人的手中了。

一家人全哭，阿順的娘哭得更有淚，一家人都看得阿順不能直頭，這樣阿順在六月十一就像一隻鷄子似的把頭插在泥潭裏死了。

……………

「誰會料到的呢？」

「去年他不還兇焰焰地走這條路麼？」

「年輕人，自己搬磚砸脚面！」

「唉，鄉下人沒有出頭日子。」

「阿順的死是䞍漢，這就可破上一條命去當兵。」

「嚼舌頭的，當兵！當兵有好死的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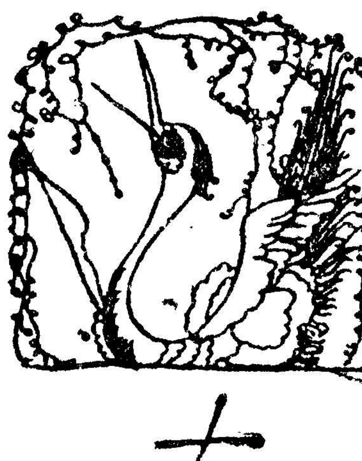
黃昏重重的蓋下來，夜色湧流在荒村於原野中，緩慢的脚步拖着他們遲滯的腦殼，散落而卑微的向他們的各人築起來的圍墻中走去。

上的所有，因此和一酒店女阿綱發生着關係，但阿綱是個强烈的肉慾的放縱者，他和主人公及垂井茂市都有着肉慾的關係，這使甚作焦燥難堪，其至拋棄二三萬元亦願攫住阿綱，他并且是個「謠曲」的改良家，想把世阿彌以來完成的「能」，加以改良發展，但常遭遇主人公的反對，認爲已達到黃金期的作品之改良，等于毀破此藝術品的格緻。

E. 葛原安子——主人公和廣文藏的二房董，是個四十左右的利害的算盤式的女人，她和一高利貸老人發生着關係——但她的提供自己肉體是站在現金躉賣的條件上的，不久因日本鐵的漲價，她想做收售鐵屑的生涯，經主人公的介紹而和坂上靑軒認識，因爲坂上的友人經營着山下飛機和製造業，有大批鐵屑的出售，靠了這機會而和坂上亦有了不淸楚的交際。

F. 阿組——田部彥介的妻，因患胃攣痙，扎着嗎啡，使彥介的生活陷入沉淪，她有個老母，亦寄食在他家裏，不久被電車撞死，田部彥介獲得了一百五十元左右的賠償金，樂得喜出望外，結果把錢都揣了酒和嗎啡，連老岳母的「骨壺」都不能入穴埋葬。

作者靠着以上的主人公們，構成了這部專描寫在沉淪中和無聊的小布



在城市裡（四十一）

張天翼

『娘你看呢？』

『我說——』大太太顯見得早就有了主意，『祇有藏到大舅舅家裏去。』

於是這兩個都閉了會兒嘴。唐啓昆很爲難地瞧瞧大太太，覺得這件事還得仔細想一想。他用手指在鬍子上擦擦，那種毛茸茸的感覺很有點舒服。隨後右手呆滯滯地放到了大腿上，彷彿拿着子十來斤的重東西似的。他這才抬起臉來點點頭：他說這個辦法很對。

眞是的。他也知道大舅舅是個好人。那位老人家祇是對他有點附會：罵他混賬，還勸大太太別相信這個兒子，硬指這個兒子將來總有一天會逼死她。不過他這個做外甥的不見怪：大舅舅太爽直，並且有許多情形還沒有曉得。這位老人家的確靠得住，總是處處替大太太打算。然而——這里唐啓昆把字音拖長着　然而大舅舅近幾年家境也不好，這就講不定會要——

『要是萬一錢不湊手，賣點個，那——那——』他舌子發了麻。『大舅舅又住在北門外，太近了。這個——給人家曉得了又是不得了。……』

『你說藏在哪塊呢？』

『我看——我看——運到省城裏去倒妥當。』

『省城裏！』

『呃，娘！』他苦痛地擺手。『你又多心，你又多心！省城裏……』

突然——大太太臉上那些皺紋全都扯動起來。她跳起來舞着手嚷着，叫人一下子不敢相信她有這麼大年紀。

『你殺掉我罷，你殺掉我罷！——你巴不得我死，免得多吃你一份飯！……反正什麼東西都是你的！我這個老太婆就活該窮死餓死！……你殺掉，殺掉我！……你殺……』

『嘖，呃！人家聽見了成什麼話……』

做母親的可嚷得更加響了些：

『我不怕！——到這個田地我還怕人家笑話啊？……你運到城裏去——就隨你擺佈！你賣的錢去嫖堂子！做娘的活該餓死！五二子也活該餓死！……我死好了，我死好了！——家裏東西都是你的！我那份養老田也不要了！我讓你殺！我讓你殺！……』

唐啓昆眼珠子幾乎要透過眼鏡突出來。忿忿地起了身，把剛拿到手裏的烟使勁一摔：

『這是算什麼嘎！……你要把我怎麼樣罷！』

爾喬亞的生活繪卷。其中如主人公和垂井茂市在阿綱處痛飲，和阿綱開旅館，田部彥介的家道沒落上，岳母的死，繼之妻的死，替寡婦妹妹當伏侍人；庵文藏的狂發議論，和主人公的夢囈般的互相獨白。沈淪在燒酒液中的痴狀……。這些醜惡的小布爾喬亞生活殘滓的故事，使我們感到莫名的憎厭，幷感人生的如何殘虛而污蔑；然而在末後部分，庵文藏因妹妹由卡梨的關係，突遭拘捕，幷被刑事（便衣警察）探知其妹妹將於翌日赴新宿車站的消息，欲加逮捕；這消息傳入了主人公的耳裏，他不能坐視自己心中的愛人之被逮，因此拋棄了生命的危險，潛入新宿，等待由卡梨來時讓她知道危險而逃逸，結果他完成了這使命，但他的愛的肉體的幻像已被撕碎，因爲由卡梨已變成老醜不堪，處女時代的美貌早被生活軋成粉碎。此後不久，庵文藏被警察毆死；而這些許多凑雜的畫面，就此結束。

上面雖然約略地介紹了它的內貌，但這題目「普賢」到底是什麽東西呢？原來「普賢」是佛敎中的普賢菩薩，是個知慧的神，作者把他看成是「理性」「知性」的具像化，他說：「當我高嚷『死吧』的時候，忽然天空飛花，地上噴香，曳搖在白象背上之衆彩莊嚴的菩薩之容貌……這時普

『你早就要把我跟五二子都餓死！——你當我不曉得，你當我不曉得！你借了華家裏一千塊——我的東西就不贖！帳也不還！好讓債主逼我們老小兩個！你拿錢去嫖！……省城裏！省城裏有你的親生娘！……』

越是這麼着——他越是不怕。她總是這麼一套。於是他橫一橫心，噴着唾沫星子叫：

『我偏要運到省城裏去！……我偏不叫外婆家的人揩我的油！』

『你敢！你敢！』她發了瘋地把站在門口的五二子拖了過來。『今個兒晚我們兩個在你面前死！在這塊——在這塊——』

她老人家大哭起來。

『皇天呀，皇天呀！……他老子死得早，我把他養到這麼大，他倒待我——待我——啊呀，呀！……我這皇個苦命！……他逼我……五二子看！我們天死給他看！死給他嗯！……我們走！……』

五二子一把拖住了她，哭喪着臉——！『太太，太太，』很平淡地喊着，彷佛這些是每天照例要辦的家務事，並且還知道馬上就得結束的。扶着太太坐下，她還悄悄地在房門口張望一下——看看外面有誰偷聽沒有。

她爹爹似乎要在她面前做點好榜樣。聲調放輭下來，先歎了一口氣。

『唉，眞是的。何必嘎，弄得一身大汗的。』

『那麼你說！你說！——你怎幹打算？』

『嘖，又來了！……祇有省城裏擺得住哎，我的親娘！』

『好，好，隨你怎麼辦罷！我不管你！我們老小也不要管！五二子你睡去，明兒個早點個起來！我帶她去招鄰訪友，拜親會戚——要他們照顧我。我要把我兒子一老一實告訴他們！——搶我的首飾去當，卡我的錢，養老田賣了稻子他也把錢勒住！……好，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叫地方上都來看看我這個孝順兒子！……』

做兒子猛地覺到一陣冷氣，全身的肌肉一縮。一記起從前在柳鎭時候的一件事：那次他吵過了就平靜了，她老人家第二天可起了個大早——一房一房跑去哭訴，祇除開五房裏。

『她眞急了，』他想。大太太就祇有這麼一椿壞處：一使起性來——就什麼面子都管不着，彷佛打算以後再也不出來露臉了似的。

『我要他們看看我這孝順兒子，唵！你看看瞧！』

嘴裏重復着，她又哭了起來。

唐啓昆跟發熱的人一樣——乾巴巴地咂了咂嘴。腦子裏有一種捉摸不定的東西在那裏梗着：似乎平常他不敢去想的，不敢提到那上面的一些什麼，現在他可非去想一下不可。可是他定了定神之後，又困惑起來：他抓不準心底裏隱藏着的到底是什麼。這彷佛是種厄運，又彷佛是一種好運道。他感到他的頭蓋骨在往下壓着，覺得腦頂上戴着了一頂好幾斤重的鐵帽子。身上可熱獖獖的，好像在裏面釀着喜氣什麼的——關不住地打汗毛孔裏流出來。

其實他近來許多事都還算如意，辦得都順當。爲什麼怕要他讓大太太來鬧彆扭，來煩他的心

賢對於我，成爲種言語」（我以爲是指的 logos），亦卽普賢是作者身心中所存在的新的道義，而這種知的道義，使主人公在沉淪生活裏有了批判的態度，向着營救由卡梨等的偉績進行。同時能把一切同流合汚的男女都無容赦地暴露抉剔出來。這地方卽是這部作品的特徵和唯一的企圖。

因爲作者是專攻法國文學的，所以有了極大的法國文學的影響和投影，如果過分的來說，則「普賢」菩薩在石川的作品中，宛如原始基督在紀得作品中的地位相彷彿。甚於此，是文體的風格，故事的取理法都非常相同於法國作品，好饒舌於無關的文詞，例如在描寫阿組之母被電車壓死一幕裏，突插進了：「這與其說是人間，毋寧說是狗般的四肢之變……爲什麼說了這些冒瀆言，我有這種權利嗎？在這裏說到了人間的死，而連想到狗之死，實是我的不幸，比這更不幸的，是我的話輕滑過生死之相的外面，我對於死體冒瀆，受了贖面之罰……」以下只有二三十句的冗長無關的多嘴。這種手法實在是覺得有洗練的必要，尤其他把主人公想寫部皮扎傳記的志望，都在故事描寫的各處出現出來，在毫無相關的地方，主人公突記起皮扎的事實，於是就寫入些皮扎事紀在上面，這種傾於動亂談者神

呢？於是他悄悄的抽了一口氣。他這件母子中間的蹩扭會打斷他的好運。他在肚子裏占着卦：

『和平解決呢——就都好。』

五二子拿一張小竹椅坐在祖母旁邊，輕輕地替她老人家搥着背。黑溜溜的眼珠子不住地往她爹爹臉子轉動着，顯得幸灾樂禍的樣子。

於是唐啓昆彎下腰去，擺着一付犯了罪的臉色，輭着嗓子勸她別生氣。老年人血氣已經有點衰了，該讓牠好好地留着，一來火就得動用了好許多。

『娘要是不康健，不那個——我活着有什麼意思呢！……』

『嗯，我老了：我血氣衰，血氣衰！』她聲音給五二子的小拳頭震得一下子粗，一下子細。『我血氣快要用光了，我快要死了：你說的一點不錯，一點不錯！』

『唉，我不過記罣你的話。我怎麼會呪你死嗄，怎麼會嗄？我不過勸勸你……』

『勸勸我，哼！……祇要少叫我作氣就是好的嘍，唉。』

『我哪里是叫你作氣呢？我是跟你商量商量的。』

他很謹愼地舔舔嘴脣，眼珠不動地釘着他娘。

『娘，你說呢？那些個——要是放在——』

『我不管，我不管！……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有我的法子！』

兒子很響地歎了一聲，重甸甸地站起來往外走。他步子跨得很慢，腦袋低着，彷彿怕那些地板出了毛病——一個不小心珠脚陷去眼下。會一子可往兩邊溜，想看看別人的臉色。

·就這麼着走出去麼？做娘的一點也不愛惜她兒子，不喊他回頭麼？憑他的經驗——他知道過會兒會打發五二子到他書房裏去叫他的 。不過——

『不過她如今肝火太旺。……』

末了——他自己打了轉身。

『唔，』他打個手勢表示這件事有了轉機，因爲他們母子向來很融洽的。『我們商量商量看：到底是大舅舅家爺好，還是——還是——還是別的地方好。』

唐啓昆站在那里，一直到大太太張了嘴——！他才坐下去。他又恢復了先前那種精細勁兒，機密地跟他母親談着。隨後他放心的樣子點點頭，行了一下深呼吸。於是他躊躇了一下，就更加秘密地湊過臉去。

這時候五二子搥着背的兩隻手吃了空。她側着臉聽了一下，悄悄地跑到房門口往外面張一張，把門關上了回到原位。

『這樣子，』二少爺小聲兒說，『那就這個樣子好了。那——那——唔，一定是大舅舅家了？……明兒個就送去？……』

他們動手得很快。唐老二一到自己房裏拿了電筒，就跟大太太開了那些鎖着的房門，翻起箱子來。五二子守在門口，衝着黑地裏東看看西看看。有時候小心得過了火，她手一張，壓着嗓子叫：

『慢慌子！』

『怎幹？』

經的手法，實使我的頭腦倦得發起攣痙。

這部作品，如果不經過這種生活的人，或不曾看到這種實生活的人，是難以理解，因爲它太風俗化了，太故事化了，我靠着自己四年左右的凌亂，浪漫生涯稍稍觀取了它的若干面貌，但已經使自己的頭，心都戰慄憎懼起來了。

這部作品，缺乏通俗性，內中如諸法國作家語錄的引用，夢藝獨白處的高深的說教的用語，都有着極大的石川氏個人的傾向，而尤其那二三行一段的長文，更不是一般所能體會的文章風格，如果想譯成外國語，則譯者須是超人間的天才不可！

總之，這部作品，固然反映了現日本小布爾喬亞的生活的若干面貌，並表現了文學者政論者的實用主義者的生活方式，夢想，和肉慾的放縱；但我覺得爲什麽這樣地與軍國主義的現日本底一切在軍備上，增稅上物價暴漲上，賄賂選舉上國體明徵上諸事件，隔膜得如此利害，而毫沒有把這些最顯著的現象，包納在作品中呢？這到底是石川氏的盲目呢？還是日本的這些可笑的姿態，與小布爾喬亞相漠然呢？如果屬於前者，則石川氏有更深深地觀察現實的必要，如果屬於後者，則成了一件極有趣味的現日本底悲喜劇。

於TAFT船上

『好像有聲音………』

裏面的人趕緊停止了動作，面對面瞧着。院子裏似乎有蟋蟀叫。什麼地方鷄啼了起來，嗓子是啞的。

『哦，沒得什麼，』五二子放了心。

到天亮五點鐘的時候，他們已經打好了包。大件的給裝進了三個篋箱子——外面看來很不値錢。大太太主張這些由她跟雷老太太送去，還帶着五二子。啓昆老二該到丁家去送侃大爺的行。這麼着不打眼些。

五二子把嘴一扁：

『嗯，雷老太太——一叫她同去就壞事！』

唐啓昆可很很地瞅了他母親一眼：要讓老年人去做這些事——沒有做兒子的照應，那他不放心。

『先把這事辦完了。丁家我下半天去。』

『小侯，小侯！』一吃了早飯他就叫。『去喊五掛車子！大舅老爺寄放在這塊的東西——今天要送去！』

第二十五章

有一個人在丁公舘門口窺頭探腦的——想法子要溜進去。

可是外面站着好多警察：

『走！』

這個人巴結地笑了笑，然後小聲兒對警察們說明着，腰板老彎着像在鞠躬。他眼睛霎呀霎的，時不時拿手背抹着嘴。他大概沒洗過臉，眼眶下面有點發黯，叫人猜他有好幾個晚上沒有睡覺。要是他沒挾着個包袱，那簡直想不到他就是丁壽松。

『我是姓丁的。我是秘書長一家人。……』

對面那大個子警察什麼也沒有表示，也沒哼一聲，祇冷冷地打量着他：從頭到脚上，又打脚上到頭上。然後盯着他那個包袱。

丁壽松不知道自己該不該說下去。把下唇縮到牙齒底下刮了幾刮，他又轉向着旁邊那位紅鼻子——比何六先生的顏色淺些，尖尖的聳在那里好像對他冷笑似的。可是他還把臉子湊過去，挺吃力的笑着：

『我跟你這位先生打個計較好不好？——我是秘書長喊我來的，還有那位姑奶奶……』

他怕大門口那些包車夫聽了去擋他面子，聲音放得很小。一發見他們有一兩個走過來了——他趕緊裝出付安閒派頭，在鼻孔裏輕巧地笑了一聲：一看就知道他是空得沒事做，跟警察朋友撩天兒消遣的。並且還把那幾個車夫瞅一眼，彷彿連他們東家都跟他是很熟的樣子，點點頭說：

『辛苦啊？……在這塊怕的要多等下了哩。……』

忽然——叮噹叮噹！三輛車子一陣暴風樣的刮到了丁公舘門口。

姓丁的趕緊一讓，差一點沒蹿一交。他希望車子上的是他的熟人：跟他使個眼色或者打個招呼。同時他又老實有點怕。他決不定自己要擺出付怎樣的姿勢。於是他很不在意地撇開臉去：似乎對自己表示這祇是個偶然動作，並不是要逃開這個難題。

那三位老爺的臉子竟看也沒看清一下——就走進去。

『我怎麼不招呼一下子呢？』他怪自己。『不管怎麼樣——總歸是丁家的客人哎。』

他顛起脚來衝着大門裏張望一下。左膀子把包袱挾緊點兒：怕在他分散注意力的當口給誰扒了去。嘴裏自言自語的：

『唔，一定是三先生跟那位仁兄。那一個就看不出。』

公舘裏閧出了話聲跟笑聲。接着聽見嘩嘩的牌響，有個女人嗓子尖叫了一句什麼。

這也許是小鳳子在取笑什麼人。可是在沒聽見太太們打哈哈，大概晚茶端了上來，她們專心吃東西去了。

爲了怕再碰釘子，丁壽松沒請警察放他進去。他祇是問：

『如今幾點鐘了？』

等不着回答。他自己回答：

『怕有三點多四點。』

手搭在額上抬起頭來看看天，咕噥了幾句。於是好像有什麼大事趕着要辦似的——很快的往巷口走去。跨了十幾步他又記起一件什麼，立刻打轉身，維持着這種忙勁兒往丁家門裏衝。

『嗨！』一隻手一攔。

『呃呃，不要！不要！……我眞的找秘書長有事……』

『滾！秘書長剛才吩咐的：不遞片子不見！』

『唉，眞是的！那——那——我找姑奶奶。』

那位警察動了火：

『你找姑奶奶就找姑奶奶！——跟我說什麼！……你找門房說話！』

丁壽松要進門找門房，可仍舊給擋住了：這時候門房不在這里，要等他出來了再說。

『這個——』丁壽松咬着牙，瞪圓了右眼，恨不得一掌劈過去。一會兒他又陪着笑，抽一口氣，喃喃的連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

隨後他索性退到路邊等着。一有什麼車子拉到——他就轉開了臉，仔細地瞧着照墻，彷彿在研究那上面那個『福』字的書法，手指在包袱上亂畫。一直到看見了老高升，他才進得了丁公館。跟溜嫂子說的頭一句就是這回事。

『哼，什麼東西子！——連自己家裏都不許進門！……閻王好見，小鬼難當，眞是！……哼，他能够叫我不姓丁啊？——媽賣屄的！』

溜嫂子今天臉上粉抹得更加厚了些。腮巴上一邊一搭胭脂——擦得圓圓的像個紅鷄蛋。她似乎正害着眼病，沒力氣睜大點兒，細瞇瞇地瞧着他。她稍爲彎下兩個嘴角，靜靜地等到他閉了嘴。

『噯唷喂，好玩哩！』她馬上接上來說，顯然這句話她早就預備好了。『你還認這個自己家裏人做什麼嗄！——老太爺糊塗，侃大爺沒得出息，祇有唐二少爺是好人哎！……』

那個不斷地霎着眼，好像對方有唾沫星子濺在他臉上。霎一下，眼睛就大一點，叫人想到他是靠眼眶子的彈力來把眼睛睜大了的。他臉色發了白，挾包袱的那條膀子顫得沒了力氣，發酸發疼起來。嘴唇抖動着什麼都說不出：感到給人老重地打了一拳。他一輩子沒吃過這樣的虧。

怎麼攪的呢？……他該怎麼辦呢……

剛才他竟不留情面地罵了那些警察一頓，還是在溜嫂子面前罵的。現在看來——大概門口那幾位副爺還是經了他這房自家人關咐的：不許放他進門！唉，眞是！他嘴太快了點：沒看準瞄頭就大模大樣的出口傷人。於是一股熱氣升到了他臉上，他竟跟一個小姑娘一樣害了臊。

可是溜嫂子算是已經交代好了。冷冷地射了他一眼，一轉身就走。

丁壽松一下子驚醒了過來，伸手去揩她袖子。他九死一生地叫：

『溜嫂子！呃！……』

女的一掙開膀子——拍！很命地劈下他一個嘴巴。

『你想怎幹！你想怎幹！』她嚷。『這個千刀萬剮的死不要臉的鄉下貨！……還了得！——你當女人個個都像你媽媽一樣隨人拖拖拉拉的啊？你睜開眼睛望望瞧！……我是什麼人！這塊是什麼地方！你看看仔細！你要撒野家去到你祖奶奶那塊撒去！……這死不要臉的鄉下貨！——在這塊倒撒他的雄狗勁：……』

打牌的客人都跑了出來。好幾個嗓子同時說着，歎着氣。於是老太太往前面伸出了兩步，公事公辦地問：

『什麼事，什麼事？』

說了就挺沉着地等着別人回話，好讓她來判決。

『我不過想找侃太爺——』丁壽松低着頭，聲音也低得聽不見，『我想請他替我找個事。……』

『哼，找事！』小鳳子下唇一披。

梁太太似乎很害怕。她緊緊地摟着她丈夫，身子往他那邊靠。他經不住似地倒了兩步，好容易才站穩。於是梁太太放了心，動手來打量那個姓丁的：

『找事？你要找什麼事呢？……你學過什麼東西，你能做什麼工作：你倒說給我聽聽瞧。』

接着她看小鳳子一下，使使眼色。

這里溜嫂了跳出來：

『梁太太你不曉得。這個傢伙啊——哼，我還不好意思說哩！』

不過她仍舊說了下去，她告訴別人——這個丁壽松在外面搗丁家的鬼，滿城裏去說他們壞話，造了許多謠。她手指差不多指到了丁壽松的鼻子上：哼，想得起來說的！……找事！她挺着肚子確定了一句：侃大爺一看見他就得把他脚鐐手梏釘起來。這里她氣得直發喘，用手摸摸胸脯，把嗓子提高了些。

『我們還想抬舉他，叫他打聽點個事，他倒——他倒——這個不識好歹的賊胚！——他兩面搗鬼！……你當祗有你有這個本事，祗有你才會打聽啊？如今才用不着你哩：你放心！你的鬼名堂我們早就曉得！……今天他還——這個瞎了眼的！靑天白日向我拉拉扯扯！……』

『啊呀眞是！』老太太歎息。『大家都姓丁，也用着這個樣子破壞我們哎！如今這個人心啊！……』

（完末）



劉建緒



劉建緒湖南醴陵人，現年四十六歲。宣統三年畢業於長沙府中學，旋入南京入伍生隊，攻習陸軍。投身革命，進隨黃克強鼓吹革命。一九一六年畢業於保定第三期砲科，回湘掌軍。民十五任團長。民十六氏統兵入豫，民國二十四年春，江西紅軍竄入湖南，氏膺命督師痛勦。同年九月國民政府特授將軍四路軍總指揮之職，至去年十月進剿至西康邊境，始班師。任閩浙贛皖邊區綏靖主任。

編輯後記

我國今日已上物質建設的途徑。近年來我國在物質上的進步，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我人的心理建設如何，却還不易作明確的答覆。閔仁先生從日內瓦寄給我們的這篇大作，用意是勸國人在努力物質建設的途中，應注意一種更重要，更基本的建設工作。

× × × ×

近年來，政府正在推進國家的統一。但是因為事實的限制，對於照顧邊遠人民的福利，時常會感到鞭長莫及之苦，我們讀了長江先生的「憶西蒙」一文，就不禁發生此感。本期札奇斯欽先生論近代蒙古政治地位的一文，可以代表蒙人對於中央的企望。我們相信在國家統一工作逐步完成中，蒙人的利益，是不應漠視的。

× × × ×

粵省洋米免稅一事，與內地諸省的農業，頗有影響，前此七省市政府及米商曾力爭此舉。周承考先生對於本問題的討論，平允切實，頗有參考價值。

× × × ×

蕭一山先生對於太平史料的研究，有獨到的造詣。自本期起，開始揭載的「戈登文書」，尤可視作一種珍異的歷史文件。

× × × ×

本報近期所載蕭張二君對於翻譯問題的討論，頗引起讀者的注意。本期刊載的水天同先生一文，可以視作一種第三者的觀點。

編者



服本品能抵禦風寒！

再版出書

當代國際名人傳

葛喬編

搜羅最豐富

勝過一部當代國際名人小辭典

敘述最詳實

讀之無異讀了一部當代世界史

二十世紀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時代也必然產生許多偉大的人物。不管這些人物之歷史的評價如何，但是，他們之成爲現代國際的名人，却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我們生活於歷史的現階段，對於這些人物之了解與認識，實是非常之重要的，我們不僅可以在某些人艱苦奮鬥的生活中去求人格上的陶養，而且，因爲這些人都是左右目前世界歷史的人，所以，我們更不能不加以注意。

本書取材，以現在生存的國際名人爲主要對象。這些人都是我們每天在報紙上所常見的人物。編者用簡潔的文字，忠實描寫，使你讀了之後，會感到和世界政治舞台上活躍的人們如處一室。

書中搜羅最豐富，舉凡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無論英美日法俄德意，以至許多的小國，都在敘述之列，總數共達一百餘人，每人皆附精美插圖，備置案頭，無異等於一本現代國際名人小辭典。凡愛讀名人傳記及留心國際問題的人，都不可不備此書。

定價一元 特價七角

上海大公報代辦部發售

福州路四三六號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 第十七期）

民國廿六年五月三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南京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北平　西交民巷大公報公館
漢口　黃陂路五十一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二號建華公司圖書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款以通用鈔幣為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為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為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稿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輯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款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雙十牌刷中五傑

雙十牌梁新記出品

（一）雪齒牙刷

（二）頭刷

（三）衣刷

（四）指刷

（五）鞋刷

本公司機器製造廠五家發行所十四家分設粵禪港滬蘇漢各地全國及南洋羣島均有出售

總發行所

地址：上海五馬路中

梁新記牙刷公司

電話：九〇八七二

